　　神童勇者的女仆都是漂亮大姊姊！？ 3

　　——————————————

　　轻之国度录入组录入

　　作者：望公太

　　插画：ぴょん吉

　　译者：杨采儒

　　图源：流星雨北斗

　　录入：晨勃子

　　轻之国度：http://www.lightnovel.cn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LK不负担任何责任

　　请尊重翻译、扫图、录入、校对的辛勤劳动

　　转载请保留完整的信息，否则往后一律禁止

　　若喜欢此轻小说，欢迎至肥王书店购买

　　——————————————

　　（插图001）

　　内容简介

　　「比起这个国家的律法，我更看重妳的想法。」

　　尽管发生了凪在夜晚形迹可疑的骚动，以及将宅邸所有人拖下水的酒席盛宴，

　　少年和四名大姊姊的生活依旧持续着。

　　席恩在武斗大会上遇见和他如出一辙的少年──诺因。

　　为了探查他的真面目，席恩开始调查他身上的枷锁，也就是魔王的诅咒。

　　雅尔榭拉等人为了购买参考文献来到镇上，

　　正好看见镇上有一部分贵族正在进行以亚人为主要拯救对象的「反奴隶运动」。

　　几天后，有个商人来到席恩的宅邸，并介绍了两名年幼的混血妖精。

　　他们正好就是身处改革漩涡当中的奴隶──

　　安稳地居住在边境的最强神童少年，和四名大姊姊相亲相爱的同居生活，

　　他们的世界即将开始转动的第三弹！

　　作者简介

　　望公太

　　日本的小说作家。福岛县出身。横滨国立大学毕业。笔名由来是太公望。

　　于第5回ノベルジャパン大赏以《仆はやっぱり気付かない》一作荣获金赏。

　　于第3回GA文库大赏以《Happy Death Day》一作荣获优秀赏。

　　作品有《极恶侦探》《日常生活中的异能战斗》

　　《虽然稍微比我年长一点, 但可以当我女友吗?》

　　《漆黑英雄的一击无双》《我果然还是浑然不觉》《专业轻小说作家！》等。

　　画师简介

　　ぴょん吉

　　日本的漫画家、插画家。漫画主要为十八禁作品。

　　（插图002）

　　（插图003）

　　（插图004）

　　（插图005）

　　（插图006）

　　CONTENTS

　　序章

　　第一章　前任勇者与男性象征

　　第二章　前任勇者不会喝酒

　　第三章　前任勇者邂逅奴隶

　　第四章　前任勇者与闇森精

　　第五章　前任勇者与贵族

　　第六章　前任勇者超越神祇

　　尾声

　　序章

　　罗格纳王国西方，艾尔特地方。

　　在远离人居的森林深处，有一幢偌大的宅邸。

　　席恩•塔列斯克──过去拯救世界，却因为某些苦衷而无法与人群居的前任勇者，现在就住在这个边境之地。

　　和少年一同居住的人，是四名女仆。

　　雅尔榭拉。

　　菲伊娜。

　　伊布莉丝。

　　凪。

　　这四名外貌姣好的女仆们──其实也有各式各样的苦衷，她们失去故乡和家人，如今委身席恩。

　　他们是前任勇者，以及四名女仆。

　　他们都是拥有悲痛过去，无法活在光明世界的人。

　　他们失去所有容身之处，只能在远离人居的森林深处，互舔伤口般的互相依靠，度过每一天。

　　这些受到世界厌恶的人们，如今──

　　「啊哈哈！看招，小席大人！看我的，看我的！」

　　「哇！噗……别……别闹了，菲伊娜！别再对我泼水了！」

　　──正快乐地享受冷水浴。

　　这里是离宅邸不远的森中湖泊。

　　平常是他们捕鱼的地方，今天席恩和女仆们却是全体总动员，来这里玩水。

　　灿烂的阳光照着大地。

　　菲伊娜率先步入湖水中，对着站在岸边的席恩猛力泼水。

　　「好了，小席大人你也快点过来嘛！很舒服喔！」

　　「……不了，我就……」

　　席恩忍不住别开视线。

　　菲伊娜身上穿的泳衣，是布料较少的比基尼款式。泳衣凸显出她丰满的胸部和健康的肢体，对一个年幼的少年来说，不管怎么面对她，都会感到紧张。

　　「嘿嘿嘿，你这样抗拒，反而让我很兴奋耶。我看就让大姊姊抱紧你，硬是把你拖下水吧～」

　　「什……别、别闹！不要摆出那种跃跃欲试的手势靠近我！」

　　「够了，菲伊娜。」

　　雅尔榭拉以冷静的声音出言制止。

　　「妳没看到席恩大人很不情愿吗？」

　　说完，雅尔榭拉牵起席恩的手，领着他来到铺有垫子的地方。

　　「来吧，席恩大人。我们先来涂防晒油吧。要是您如玉般的肌肤晒伤，那可就糟了。」

　　（插图007）

　　「好……好啊，妳说得对。」

　　「那么请您躺下。」

　　「……不对，慢着。」

　　「怎么了吗？」

　　「…………为什么妳开始脱起衣服来了？」

　　雅尔榭拉的泳衣也是非常暴露的款式。那对丰满的胸部彷佛随时会从罩杯溢出，臀部也几乎裸露在外。

　　她的打扮原本就近乎全裸状态，现在却又褪下了一件衣物。

　　「这个嘛，因为我也想涂防晒油。」

　　「噢，原来如此，我懂──」

　　「然后等我擦完，我再用自己的身体帮您涂抹。」

　　「不对，我没搞懂！」

　　「为了节省防晒油，只能这么做了！」

　　「妳绝对是在骗我！」

　　「来吧，席恩大人，请您过来这里……快……快把您那双耀眼的大腿……！」

　　「妳把自己的心声全讲出来了啦！」

　　「慢着慢着！雅尔榭拉，妳干嘛啦！」

　　眼看席恩的大腿陷入危机，菲伊娜飞快跑来。

　　「妳一个人独占这么好玩的事，太狡猾了！要擦防晒油的话，我来擦！」

　　「什……快……快还来，菲伊娜！」

　　双方开始互抢装有防晒油的瓶子，席恩于是趁隙悄悄逃离现场。

　　「……受不了，她们还真有精神。」

　　伊布莉丝一个人躺在吊床上，远远看着他们三个人。

　　「啊……这样好舒服。马上就能睡着……」

　　「都来到这里了，妳还要午睡吗？妳到底想睡多久啊？」

　　「……没差吧？我又没有给人添麻烦──呃……」

　　伊布莉丝以半入睡的脸庞说着，却在看见身旁的凪的打扮后，整个人瞠目结舌。

　　「妳、妳……又穿着这种变态似的衣服了。」

　　「什……！我、我才不是变态！这是『束胸』和『兜裆裤』！」

　　凪红着一张脸发出怒吼。

　　而她的打扮──距离全裸只差一步之遥。

　　仅以两条白布，缠住胸部与胯下。

　　下半身暴露在外的程度尤其剧烈。一条纵横胯下缠起的白布，紧紧卡入股沟内，强调着臀部线条。

　　「我不是解释过，这是我国流传的正统内衣吗！」

　　「噢，有吗？」

　　「『兜裆裤』不只能当作内裤，也能充当冲凉时的衣物，是非常棒的东西。在我国，甚至有一群只穿着兜裆裤就潜入海底抓虾采贝的『海女』存在呢。」

　　「……你们是变态国家吗？」

　　「才不是！」

　　见伊布莉丝在脑中想象着一群穿着兜裆裤的女人而皱起脸，凪愤怒不已。

　　就在这个时候──

　　「啊！发现小席大人了！」

　　「请您止步，席恩大人！」

　　「……唔，惨了。再这样下去──什！」

　　「咦？」

　　「呃……咦咦！」

　　席恩拚死逃离手里拿着防晒油追赶自己的两名女仆，就这么往伊布莉丝和凪的所在之处冲刺。

　　却因为没看清前方，直接撞上她们两人。

　　紧接着，雅尔榭拉和菲伊娜也从后方追撞。

　　防晒油在强大的撞击力道之下，自瓶中溅出，四散在半空中，随后洒在他们五人身上。

　　四个打扮几近全裸的女性紧黏着自己，同时全身上下沾满了防晒油，这样又黏又滑的可怕状况，瞬间袭向席恩。

　　「呜耶，这是怎样啦……嗯嗯！呃……喂，凪，妳别乱摸啊！」

　　「什……我、我没有，是太滑……啊嗯！唔耶……菲伊娜，妳摸哪里啊！」

　　「不是不是，我不是故意的！因为这个实在太滑了……呀嗯！呜呜……我怎么觉得身体……雅……雅尔榭拉，这个真的只是防晒油吗……？」

　　「……是……是啊，那当然。」

　　「喂，臭女人！妳为什么要别开视线！妳混了什么进来？妳绝对加了什么不妙的药对吧！」

　　四名女仆全身沾满防晒油，不断吵闹着。

　　席恩被她们团团围住，全身湿黏黏的，更不断受到挤压。这让他──

　　「……我说妳们，玩弄我也该有个限度啊啊啊！」

　　发出这句约定俗成的吼声。

　　他们是背负着沉痛过去，并且被世界厌恶的人们。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今日依旧过得非常开心。

　　第一章　前任勇者与男性象征

　　这里是席恩的宅邸。

　　「…………」

　　就在所有人都安睡的静谧深夜──

　　唰、唰、唰。

　　一道宛如摩擦某种东西的声音，响彻宅邸里的其中一间房间。

　　那是凪的房间。

　　席恩因为某些内情，一个人睡不着觉，因此每晚都拜托一名女仆陪他睡觉。

　　当班的女仆将会和主人同床共枕一夜。至于不当班的其他三个人，当然就是各自在自己的寝室度过。

　　今天不是轮到凪，所以她像平常那样，在自己的房间就寝。她素日便留心规律的作息，不是轮到她陪睡的日子，总是比宅邸中的任何人还早就寝──本来应该是这样。

　　但这几天──

　　她每天都熬夜制作「某件物品」。

　　「……很好，终于有样子出来了。」

　　凪满意地呢喃着。

　　而她手里正握着──一根木棒。

　　那是个将干操的木头削成圆柱状的物品，长度约二十公分，直径则有五公分。其中一端削出一条凹槽，感觉宛如圆柱顶端盛装着一个球体。

　　凪就这样拿着那根形状独特的棒状物，用手里的砂纸仔细打磨。

　　「呵呵，真不错……这触感真棒。」

　　凪以热情的视线盯着木棒，怜爱般的上下抚弄。当她享受完那份触感后，又继续拿起砂纸打磨。

　　唰、唰、唰、唰。

　　凪专心在手头的作业上──因此并未发现。

　　雅尔榭拉正透过那道她粗心忘记关闭的房门间隙窥探内部。

　　（插图008）

　　「……呃！」

　　看到凪专心致志地打磨那根棒状物品，雅尔榭拉脸色羞红的同时却又有些发青，流露出非常复杂的神色。

　　隔天午后──

　　「席恩大人……方便占用您一些时间吗？」

　　正当席恩在宅邸某个房间内品尝红茶时，雅尔榭拉表情严峻地前来攀谈。

　　「雅尔榭拉，妳怎么啦？脸色这么难看。」

　　「其实……我想跟您商量凪的事。」

　　「嗯？」

　　席恩不解地歪头。

　　「什么什么？好玩的事？好笑的事？离谱的事？」

　　「凪怎么了吗？」

　　位在不远处的菲伊娜和伊布莉丝听了也跟着靠近。而凪这位话题主角，正好出门采买物品了。

　　（……她看准了凪外出，所以才来找我吗？）

　　莫非是在本人面前不好开口的事？

　　「雅尔榭拉，凪发生什么事了吗？」

　　「是的……」

　　雅尔榭拉非常难以启齿地开口说道：

　　「昨天半夜……因为我怎样都无法入睡，便在宅邸内散步，结果看到凪的房门开着一道小缝……还传出奇妙的声响。」

　　「奇妙的声响？」

　　「像是摩擦某种物品的声音，咻、咻、咻的。我止不住好奇心，于是往里头窥探……就看到了。」

　　「看到了？看到什么？」

　　「……就是那个。」

　　雅尔榭拉说着。

　　然而众人依旧无法理解。

　　「嗯？呃？妳……妳到底看到什么了？」

　　「就是……那个啊。」

　　「……？」

　　「呃……我是说那东西就是那个，那个啊……」

　　「什么？」

　　「我的意思是……呜呜～……」

　　雅尔榭拉一副为羞耻所苦的样貌，最后似乎下定了决心，拉开嗓门──

　　「凪她──在做假阳具啦！」

　　喊出这句话。

　　席恩……却听不太懂。

　　「假……假阳具……？那是什么？」

　　「什……！居……居然没听懂……！」

　　雅尔榭拉受到了打击。

　　她求助般的将视线转向菲伊娜和伊布莉丝。但……

　　「假阳？」

　　「具？」

　　看来她们也没听懂雅尔榭拉说出的词汇。

　　「连……连妳们也不懂……妳……妳们过来一下！」

　　雅尔榭拉将她们两人叫过来，接着移动到房间角落，以羞耻和愤慨交织的表情，对她们两人说着悄悄话。

　　尽管她以极低的音量开口阐述……

　　「凪在做老二！」

　　「手工老二！」

　　接受到这个讯息的菲伊娜和伊布莉丝却做出极大的反应。

　　「等……等等，妳们太大声了啦！」

　　「……这是怎么回事，雅尔榭拉？」

　　席恩也听得一清二楚，因此再度询问。

　　询问那个不禁让人蹙眉的猥亵单字意义。

　　「妳说凪在做老……咳咳！我是说，做男性的性器，是什么意思？」

　　「是……呃，这该怎么说呢？」

　　雅尔榭拉思索言语，往下说着：

　　「所谓的假阳具，换句话说……就是女性自慰时，使用的仿造男性性器……昨晚，我看见凪就在做这样东西。咻咻地削着像这种形状的木棒……」

　　「这……这样啊……」

　　雅尔榭拉红着脸，策动握拳的双手做出削物品的动作。席恩也红着脸，点了点头。

　　（仿造男性性器……自慰……）

　　这对一个十二岁的少年来说，是难度有点高的话题。

　　虽说席恩是个洁白无瑕的少年，却也有基本的知识。

　　他当然知道小孩子是透过何种行为诞生的。

　　不过反过来说，他也就真的只有最低限度的知识──一个成年女性的自慰行为，完全在他的理解范围之外。

　　（那……那要怎么用啊……？）

　　正当席恩怀着浅薄的知识，陷入苦思当中时──

　　「欸，雅尔榭拉，妳说的是真的吗？」

　　菲伊娜以不解的神情问道：

　　「我不太能想象凪做了那种东西啊，如果是妳倒还可以理解。」

　　「……我总觉得妳好像说了什么很失礼的话，但就先不计较了──妳说得没错，可是我绝对没看错。我原先也不太相信，所以认真看了好几次确认……那东西毫无疑问就是男性的性器。」

　　雅尔榭拉忍着内心的羞怯，继续往下说：

　　「形状……就是那个东西喔……细长的棒状，而且只有前端做出完美的头型……那东西只可能是男性的性器。凪还神情恍惚地用心替那东西打磨呢……」

　　「咦……真的假的……？」

　　菲伊娜无言以对，只流露出一脸困惑。

　　「……假设啊……」

　　伊布莉丝也以九成尴尬、一成难为情的表情开口：

　　「退个一百步，凪她真的……就是……做了那种东西自己取乐好了……雅尔榭拉，妳为什么要在这里……把这件事说破？该怎么说……视而不见才是一种礼貌吧？」

　　的确──席恩也表示同意。

　　就算凪私底下做了什么东西──做了难以启齿的东西，说得极端一点，那也是个人自由。

　　雅尔榭拉根本没有特地向席恩报告的义务。

　　这分明是每个人的隐私问题。

　　「妳现在特地向少爷打小报告……如果这是真的，妳教我们以后要怎么跟凪来往啊？」

　　「……其实我本来也没有密告的意思。不管凪有什么不能见人的嗜好，我都打算视而不见。同样身为女人，我认为这才是一种体贴。可是……我做不到啊。看到……看到那种东西，我实在是……」

　　雅尔榭拉忍着眼眶中的泪水，继续说着：

　　「因为……凪做的假阳具──尺寸非常巨大耶！」

　　「…………」

　　现场气氛越变越诡谲了。

　　只有雅尔榭拉一人在这诡谲的气氛中拚死解释：

　　「大……大概这样……不对，还要更大……我想大概有这么大。妳懂吗，伊布莉丝？很大吧？」

　　「好啦……这样可能真的很大。可是又怎样啊？这是凪的自由吧？」

　　「……妳还不懂吗？」

　　雅尔榭拉一脸意外地说着，并认真看着两名女仆。

　　「伊布莉丝，菲伊娜……我们的主人是谁？」

　　「小席大人。」

　　「少爷。」

　　「没错……席恩大人正是我们要永远侍奉的唯一主人……他聪慧、才气洋溢……是一位尽管年幼，却比任何人强悍、聪明，而且尊贵的人……虽然他如此稚嫩、纤细、娇小、惹人怜爱，但又如此高尚……」

　　换言之──雅尔榭拉继续开口。

　　始终没什么重点的谈话，终于来到核心。

　　「身为献身给席恩大人的女仆──断不可使用巨大又英挺的假阳具自慰呀！」

　　「妳在说什么傻话啊！」

　　席恩忍不住吐槽。

　　但雅尔榭拉失控的情绪已经无法停止。

　　「这是……无法饶恕的背信行为。侍奉着像席恩大人这样纯洁的少年，却做出那种巨大的东西……这种行为，简直就是在羞辱席恩大人……！」

　　「……我倒觉得妳才是以现在进行式在羞辱我耶……？」

　　「噢，席恩大人，请您放心！我完全不执着于巨大的那话儿！虽然我还没有那种经验……不过如果以后我要自己做假阳具，我一定会仔细思量符合您的尺寸──」

　　「妳到底在说些什么啦！」

　　面对雅尔榭拉失速的失控，席恩完全跟不上她。

　　「呵呵，原～来如此啊。也是啦，做那么大的东西，的确很像在针对少爷。」

　　伊布莉丝一边以嘲笑的语调开口，一边将视线转移到席恩身上。

　　「毕竟少爷还是个小孩子嘛。」

　　「……妳想说什么？」

　　「不不不，没什么。」

　　「──妳们都先等一下！」

　　这时候，菲伊娜突然大叫：

　　「雅尔榭拉和伊布莉丝，妳们说得好像已经认定小席大人就是符合年龄的尺寸──可是搞不好小席大人出乎妳们的意料，是很惊人的尺寸喔！」

　　「「──呃！」」

　　菲伊娜一脸得意地提出纠正，让雅尔榭拉和伊布莉丝双双露出惊愕的神情。

　　「说不定凪在一次机缘下，知道了小席大人的尺寸。搞不好她只是照着尺寸做，结果就是跌破眼镜地巨大……」

　　「妳……妳在说什么啊，菲伊娜？席恩大人……怎么可能……会是……是巨大尺寸呢？席恩大人的那话儿，一定是像这样，跟身材成正比地可爱，就像纯洁又无瑕的花蕾……」

　　「不不不，这只是雅尔榭拉妳自己认定的吧？小席大人跟路上随处可见的小孩子可不一样，他是个超级天才，还是最强的前任勇者。我倒觉得就算那边超出常理，也完全不奇怪。」

　　「怎么……会……！没……没想到席恩大人……在可爱的外表下，竟有着巨大的那话儿……呜呜……等等，不过……这样好像也……嗯……」

　　菲伊娜只顾着自说自话。雅尔榭拉则是令人费解地懊恼着。

　　「真是够了，再扯下去根本没完没了。」

　　这时候，连伊布莉丝也参战了。

　　「妳们猜来猜去也没用啦。我看现在──干脆来对答案吧。」

　　此话一出，三名女仆同时往席恩看去。

　　再说得具体一点──是他的胯下附近。

　　「……等等，我可不会给妳们看喔！」

　　席恩反射性发出大叫。被三个女人以肉食野兽般的眼神盯着看，他的背脊窜出一阵凉意。

　　「没差吧？又不会少块肉。」

　　「噗～小席大人是小气鬼。」

　　「我……我当然无意要求席恩大人在这种地方暴露您的私密部位喔！是真的喔！」

　　「……我说妳们，玩弄我也该有个限度啊。」

　　席恩厌烦到极点地说着，并从椅子上站起。

　　「这件事到此结束。同时禁止妳们去探究凪的隐私。」

　　他毅然决然抛下这句话，随即背对她们三人走出房间。

　　（受不了，大白天就开始那种没品的谈话……）

　　席恩一个人板着脸走在宅邸的走廊上。

　　尽管刚才因为那三个人的捉弄，脑袋堆满了耻辱与愤怒，冷静却随着时间慢慢回归，让他因此兴起另一个悬念。

　　（……那……那是真的吗？凪真的在做假阳具吗？）

　　虽然席恩要求女仆们「禁止探究」，他自己却同样感到挂心。

　　其他三个人就算了，凪是女仆中最有矜持、最具贞操观念的人。对席恩来说，凪热衷那种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大冲击。

　　尽管席恩精通魔术和武术，甚至擅长各种学问──但这样的少年，至今依然未曾抱过女人。

　　对于女性的生态或性欲，他可以说是完全无法理解。

　　（……不行，这样不太好。嗯，不太好。就算只是在心里想，也是对凪的一种冒犯。还是别再去想──）

　　「──主公？」

　　「呜哇啊啊啊啊！」

　　席恩惊叫出声。

　　正当他一边埋头苦思，一边往前走，凪不知何时便出现在眼前了。

　　「是……是凪……啊？妳回来啦？」

　　「是的。属下正好刚回到宅邸。」

　　「这……这样啊……」

　　「主公，您怎么了吗？属下看您神情复杂，似乎专心想着什么事。」

　　「……没什么。」

　　「毕竟主公相当聪慧，属下猜想，那想必是些高尚而且玄妙的问题吧。」

　　「算……算是吧……」

　　席恩怎样也说不出自己想的问题极其低俗。

　　「唔，您的脸好像很红……」

　　「我没有！」

　　席恩大叫着，死命否认。

　　然而当他看见凪的脸……不管怎么努力，刚才的谈话就是会掠过脑海，让他的思绪往下流的方向偏去。

　　（……不对，先等一下。刚才那些话又还没确定就是真的。雅尔榭拉可能只是看错了什么……）

　　「凪……凪……」

　　席恩下定决心，抛出话题。

　　「什么事？」

　　「那个，该怎么说……妳最近怎么样？」

　　「……什么？」

　　由于这疑问实在过于抽象，凪顿时愣在原地。

　　即使如此，当然也不能直接询问。

　　「就是……我是说那个……妳……妳晚上有好好睡觉吗？」

　　席恩以自己的方式，极力做出迂回的用词。

　　「噢……睡眠方面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就好……可是，那个……妳有时候不是会熬夜吗？在半夜工作之类的……」

　　「工作……？」

　　凪一开始还听不懂席恩在说些什么，但不一会儿便像是想到了什么，发出「啊」的一声。

　　「难道──主公说的是属下半夜做的那个吗？」

　　「咳咳！」

　　（她……她要承认了？）

　　见凪意外干脆地承认，席恩发出了怪声。

　　「妳……你说的那个，是……是木制的……」

　　「是的。」

　　「形状……是像这样，然后尺寸是这样，这边是一颗头的感觉……」

　　「正如您所说。」

　　席恩比手划脚，照着从雅尔榭拉那边听来的形状阐述。凪听完，干脆地点头承认。

　　（原……原来是真的啊……凪真的做了假阳具……）

　　席恩一阵错愕。

　　然而与之形成对比，凪极为正常地开始诉说：

　　「其实属下最近半夜一直在做那个……因为之前一点一点做出来的东西，最近终于成形了。」

　　凪说得有些难为情，却又有些骄傲。

　　「一想到马上就能完成，便不由得开始热衷起来，一直做到深夜……啊，难道弄得很吵吗？属下自以为有注意音量了……」

　　「没有，声……声音没什么问题……」

　　「那就好。」

　　「不过妳……妳还真是认真在做这件事耶。」

　　「是啊……说来真不好意思。」

　　凪有些害羞地说着：

　　「其实属下自幼就喜欢做那个东西。」

　　「从……从小就开始！」

　　「属下甚至会替它取名。」

　　「那……那是需要取名的东西吗？」

　　「您果然……觉得属下不适合吧。像属下这种女人，一点也不适合拥有这种可爱的兴趣。」

　　「……不，没……没有这种事啦……」

　　见凪自嘲地说着，席恩实在不知该怎么回答她。

　　说实话，他吓傻了。

　　吓得退避三舍。

　　「那个，主公……如果您不嫌弃，属下下次可以做您的份吗？」

　　「我、我的份！」

　　「是的。属下想把自己做的东西献给您。」

　　凪认真地提出请求，她的样子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在开玩笑。

　　这让席恩脑中的混乱来到最高点。

　　（……咦？什么？给……给我？要把男人的那个，给身为男人的我……咦？我该拿那玩意儿怎么办才好……？那玩意儿要怎么用啊？）

　　以十二岁有的性知识来说，实在无法处理这个情报，席恩的脑袋已经快要当机了。

　　「主公……？」

　　「没事，呃……我……我很高兴妳有这份心……可是那种东西对我来说还太早……而且如果可以，其实我这辈子都不太想用……」

　　「……说得……也是。真是非常抱歉。属下自己做出来的破东西，怎么可能适合主公使用嘛……」

　　「啊啊……不、不是啦！我真的很高兴妳有这份心。可是……我……我觉得我一个男人，应该用不上那个东西吧……？」

　　「什么……？属下认为那东西无关男女，都能用呀。」

　　「无关！所以妳的意思是，那东西……男人也能用……？」

　　「是啊……不过它除了拿来当房间的摆饰，应该也没有其他用途了。」

　　「如……如果男人要用，是不是只能用在那──咦？」

　　就在席恩的思绪即将越线之际，他终于发现他们的对话兜不起来。

　　「摆……摆饰……？」

　　「是的。」

　　凪稀松平常地说道：

　　「那是个木制人偶，当作摆饰很正常吧？」

　　「…………」

　　人偶？

　　「妳……妳们几个……！实在恬不知耻！」

　　一道愤怒的吼声响彻室内。

　　只见凪竖起柳眉，喷出如烈火般的愤怒。

　　然而她的脸庞却是一片通红，泛着浓厚的羞耻色彩。

　　「居然灌输主公错误的知识……！说什么我在大半夜做仿造的木制阳……阳……阳具……！妳们不知羞耻也得有个限度啊！」

　　凪以大字型的站姿激动地说着。三名女仆就在她的面前。

　　所有人都是跪坐。

　　「噗～我没有错喔。先提起这件事的人是雅尔榭拉啊。」

　　「对啊对啊，这一切都是雅尔榭拉不好。」

　　心有不服的菲伊娜和伊布莉丝瞪着跪在旁边的雅尔榭拉。

　　「我……我只是有了那么一点点误会嘛。因为……那东西不管怎么看都是阳──」

　　「妳……妳说这是什么话！那不管怎么看，都是可爱的『木芥子』吧！」

　　凪一边死命大吼，一边亮出拿在手上的人偶。

　　那东西似乎称作「木芥子」。

　　据凪所说，那是她的祖国流传下来的传统工艺品。

　　（……对了，凪说过她喜欢木制人偶，还说她会自己雕刻。）

　　以前他们一起前往维斯提亚采购──也就是席恩送她兔子的木雕时，似乎有过这样的对话。

　　席恩坐在房间一隅，在远处静静望着女仆们，同时重新看了看凪拿在手里的人偶。

　　也就是那个将木头削过，制成的人偶。

　　圆柱形，其中一端磨圆，并削出状似脖子的凹槽。

　　（……嗯──）

　　是因为先接收到雅尔榭拉说是「那种东西」的缘故吗？

　　这不管怎么看，都是──

　　「这是小鸡鸡吧。」

　　「是老二吧。」

　　「……欸，凪，妳其实是在骗我们吧？因为这种形状下流的东西，怎么可能是传统人偶……」

　　「唔……妳们几个，竟三番两次瞧不起我国的文化……！」

　　凪发出极度不情愿的哀号。

　　「因……因为这还只是把木头削出形状，所以看起来才会像老……而已！只要上面确实画出脸──」

　　「「「要在老二上画脸！」」」

　　「这不是老二！」

　　面对未知的文化，三个女仆皆是一脸讶异，凪也发出吶喊。

　　一个人坐在远处的席恩则是──

　　（……真是一段没意义到极点的时光。）

　　他一边看着外头的风景，一边吐出深深的叹息。

　　第二章　前任勇者不会喝酒

　　巴坦镇。

　　位于罗格纳王国西方──也就是在艾尔特地方的一座城镇。

　　雅尔榭拉和伊布莉丝两个人现在正在这个城镇的入口处。

　　为了采买物品。

　　「唉──有够没力的。受不了，为什么非得特地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买东西啊……」

　　「抱怨也无济于事呀。」

　　见伊布莉丝厌烦地说着，雅尔榭拉带着谴责的语气告诫：

　　「因为上次那场骚动，让我们在维斯提亚太引人注目了。暂时别出现在那里才是上策。」

　　「是是是，您说得对。」

　　如果是平常，女仆们上街采买都会前往维斯提亚镇──但那个地方上个月发生了一起事件。

　　「零号研究室」。

　　那原本是个政府直辖的组织，但在两年前战争结束的同时，整个组织的存在便遭到隐匿，是个不能公开的研究机构。

　　当时研究室的余党企图颠覆国家，因此首先挑上维斯提亚镇，作为第一场恐怖攻击的场所。

　　至于结果──以失败告终。

　　一切都归功于席恩和女仆们的活跃。

　　席恩他们成功镇压反政府组织，过程中甚至没有任何人死亡──却因为这场行动，让他们出了点小锋头。

　　尤其是为了打倒被派遣到街上的人魔兵而行动的菲伊娜、伊布莉丝、凪，有许多人都在传，说她们是「国家秘密派遣过来的骑士团团员」。

　　过着隐居生活的席恩等人只想避免不必要的锋头。

　　因此他们决定在风声过去之前，不要靠近维斯提亚镇，采买等要事就到其他邻近的城镇解决。

　　「……哦，这里跟维斯提亚的印象很不一样嘛。每个人都一副很有品的样子。」

　　两人走在铺设整齐的石板路上，伊布莉丝环伺周围这么说道。

　　往来街道的人们，不论大人或小孩，皆身穿着漂亮衣服。而且街上不见任何一个奴隶或流浪汉，就连巷弄内都保持整洁。是个富有清洁感和高级感的城镇。

　　「妳是第一次来这座城镇吧？」

　　走在前头的雅尔榭拉开口：

　　「维斯提亚镇是邻近西边国境的商业都市……有大量的人和货物进出，是个受到商业团体影响相当大的城镇。反观这个巴坦镇是个和中央关系深厚的城镇。简单来说，就是贵族的城镇。」

　　「哈，难怪我觉得这里很安静。」

　　「听说城镇中心只有贵族可以进入喔。我们这种外地人能涉足的地方，只有最外围的这个商业地区了。」

　　「啧，人类这种生物还是老样子，最爱歧视和区隔了。」

　　伊布莉丝讽刺地笑道：

　　「我才不管是不是贵族。但不靠能力，只靠出生就决定一切，这种世界我实在无法理解。」

　　「……是啊。」

　　（插图009）

　　雅尔榭拉语重心长地点头，接着又说了一句：「可是──」

　　「生来就决定一切──这点我们也一样吧？」

　　「……呵呵，一点也没错。」

　　伊布莉丝依旧带着讽刺的笑。

　　就在这个时候──

　　吵杂的群聚突然现身在原本安静的街道上。

　　那是个成年男女混杂，大约十来人的集团。

　　他们举着旗子和布条，高声叫着：

　　「亚人也要人权！」

　　「奴隶制度是旧时代的陋习！」

　　「现在正是我们罗格纳王国国民取回骄傲的时候！」

　　「我们罗格纳王国是大陆最优秀的国家！所以更应该站在引导其他国家的立场！」

　　「废除奴隶制度！亚人也是我们人类的同伴！」

　　集团的人们接连开口大喊。

　　高举过头的旗子和布条上写着「废除奴隶制度！」和「给亚人人权！」等字眼。

　　「……那是啥？」

　　「是反奴隶运动吧。最近似乎很活跃。」

　　见伊布莉丝歪头不解，雅尔榭拉继续解说：

　　「报纸上也有写喔。最近在一部分贵族之间兴起废止奴隶制度的活动，好像是骑士团的某个部队长担任先驱发起的。」

　　「是喔。」

　　伊布莉丝歪着头。

　　「真是莫名其妙。如果是奴隶们举旗反对，我还可以理解。为什么是贵族为了奴隶在行动啊？」

　　「我想应该有很多内情……不过一言以蔽之，就是『因为和平』吧。」

　　雅尔榭拉交杂着叹息，继续往下说：

　　「魔王这个明确的威胁消失后，所有人期盼已久的和平世界终于到来。而且罗格纳王国是拥有『勇者』列维乌斯这个战争首功者的大国，现在处于非常安稳的状态。没有战争，经济稳定……长此以往，不愁吃穿的贵族便会开始追求美容、嗜好……还有品格吧。」

　　「品格？」

　　「想成为一个更美好的人……不对，应该是想自负『我是一个好人』吧。」

　　「哈，简单来说，就是贵族的心血来潮吧。」

　　「我想应该也是真的有出自好心和正义感行动的人……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建立在国家安稳之上的运动。」

　　魔王还在世的时候──也就是国家纷乱之时，根本不可能会有这种运动。每个贵族都拥有奴隶，并且残酷地使唤他们。

　　因为他们是便宜的劳力。

　　有时也是抵挡危机的佣兵。

　　另外──更是守护主人的盾牌。

　　用过就丢的奴隶有着很高的市场需求。

　　然而一旦世界获得和平，人们便会开始说些冠冕堂皇的话，做出圣人君子般的行径。

　　「听说这个国家以前也有类似的运动。不过这次尤其重视的是──亚人奴隶。」

　　「…………」

　　伊布莉丝的神情有一瞬间显得僵硬。

　　「如妳所知，这个国家基本上禁止亚人拥有居住权。国家唯一认可亚人的是──成为人类的奴隶，在这里生活。」

　　雅尔榭拉轻描淡写地说着。

　　亚人。

　　这个名词是用来统称那些虽然是人，却混杂非人血统的人。

　　兽人、精灵、矮人、魔族混血儿……等等。

　　生来拥有非人的外表和能力者，俗称亚人。

　　绝大多数亚人拥有自己的国家，并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过活──但也有一些亚人在各种苦衷之下，漂泊到人类国家来。

　　亚人在人类社会受到的待遇，会因国家不同而出现极大差异。

　　在某些国家，亚人能正常生活在人类的圈子内──但在罗格纳王国里，亚人的地位非常低。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和魔族持续了多年的战争。

　　国内许多人将亚人和魔族划上等号，亚人经常是被厌恶、被憎恨的对象。

　　这样的亚人要在这个国家生存的唯一方式──

　　就是成为人类的奴隶。

　　如果是奴隶──并非以「人」的身分，而是「物品」，亚人就能获准在这个国家生存。

　　「世上不存在能明确划分亚人和魔族的基准，所以歧视亚人、隔离亚人的国家不在少数……然而只要大陆最大的罗格纳王国改变，今后亚人在人类之间的地位或许就会慢慢改变了。」

　　「……管他的。」

　　伊布莉丝以有些自暴自弃的口吻说道：

　　「不管亚人会变怎样，都跟我没关系。」

　　她以强烈的语气抛出这句话。

　　就像是要说给自己听的一样。

　　「雅尔榭拉，我们快点把事情办一办吧。」

　　伊布莉丝背对大声高喊解放奴隶的集团，就这么迈出步伐。雅尔榭拉见状也跟上她。

　　「总之──要把书店全都逛一逛吗？」

　　「也对。」

　　雅尔榭拉点头。

　　今天她们受命要完成的工作，是采买日用品──以及找书。

　　「放在图书馆的那种千篇一律的书籍，席恩大人过去已经全看过了……这次他拜托我们找的是，童话或民间故事这种能期待内容从民族学观点切入的书籍喔──我们就地毯式搜索，找找和圣剑有关的童话和预言吧。」

　　「呃……我有种很像在追查一条细到不行的蜘蛛丝的感觉。」

　　「这也没办法啊。」

　　雅尔榭拉轻轻地耸了耸肩。

　　「圣剑的情报、魔王的真面目，还有那个名为『诺因』的谜样少年……这种事情又不会写在一般正常的书里面。」

　　上个月──

　　维斯提亚镇举办了一场武斗大会。

　　为了探查「零号研究室」的动向，席恩参加了那场大会──却在大会上遇见身分不明的人们。

　　一名自称诺因的少年。

　　以及──两年前打倒的魔王。

　　席恩和理应被自己打倒的魔王重逢，同时得知她原本是个人类的事实。

　　她为了众人，与魔族战斗，被人称作「勇者」──这就是魔王的真面目。

　　拯救了世界的勇者末路。

　　这就是──被席恩打倒的魔王。

　　在遥远的从前，她也在打倒了魔王之后，得到和席恩一样的诅咒，成为只是存在于此，就会侵蚀周遭生命的怪物。被过去信任的同伴背叛，被自己拯救的人民冷待、责怪、轻蔑、鄙视……因此她诅咒了世界。

　　那一瞬间，她的身心便已堕入魔道。

　　堕落成为和自己打倒的魔王同样的存在──

　　这就是席恩在上个月的邂逅中得知的──魔王的故事。

　　席恩把这件事情告诉四名女仆了。

　　他觉得隐瞒毫无意义。而且如果可以，他希望能共享情报，并详加调查。

　　他也想过她们可能不会相信这么光怪陆离的事──但所有女仆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席恩所说的话。

　　这份信赖确实令人欣慰。然而──

　　对她们来说，魔王的真面目和诺因的存在，无疑是个极具冲击的新事实。她们没有人发现魔王原本是人类，对诺因这名少年更是毫无头绪。

　　「……呼……」

　　这里是宅邸的书库。

　　席恩自书页间抬起头，大大吐出一口气后，伸手揉了揉眉间。

　　（就算我再厉害，还是有点累了。）

　　现在是雅尔榭拉和伊布莉丝外出采买的时候。

　　席恩埋首书库之中，调查着某件事。

　　吃完午餐后，他前前后后也已经专心看书四个小时了。书桌侧边堆着他已经看完的十几本书。

　　「主公，您要不要稍微休息一下？」

　　当席恩举起双手伸展身体时，凪正好端着红茶前来。

　　「谢谢妳，凪。也对，就稍微休息一下吧。」

　　席恩道了声谢，接过茶杯，啜饮红茶。

　　「有查到什么有帮助的情报吗？」

　　「……很可惜，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新发现。不是一些已经知道的知识，就是毫无根据的臆测和妄想。」

　　席恩一边叹气，一边看着那堆书山。

　　那些都是──关于圣剑的书。

　　圣剑。

　　神圣之剑。

　　神赐予人类对抗魔族，具有极大威力的武器。

　　那是据说在远古以前，众神怜悯人类的脆弱，所以为了人类制作的武器。

　　这种武器的使用条件──就是身为人类。

　　条件仅只如此。

　　圣剑只有纯粹的人类能使用。换句话说，只要是人，谁都能发动这种武器。

　　「我把『梅尔托尔』吸收到体内，身上的诅咒因此有了些微的弱化。魔王的诅咒和圣剑一定有某种因果关系。所以我才试着看遍所有有关圣剑的书籍……事情却没有那么顺利。」

　　「……这真是个难解的问题呢。」

　　凪遗憾地说着。

　　这时席恩缓缓地举起右手。

　　在那只施加了封印术式的黑色手套之下──有着一抹不祥的刻印。

　　看起来像是利爪尖牙造成的伤痕，让人看了觉得不忍的刻印。

　　席恩受到的诅咒，就在给了魔王最后一击的右手上。

　　从席恩接受了这个咒印的那天起──他就被诅咒了。

　　能量掠夺。

　　只是存在于此，就会吞噬周遭生命的怪物。

　　尽管可以凭着自己的意志达到某种程度的压制，却不可能完全控制住。

　　然而──

　　这个曾经无计可施的诅咒，最近有了一个变化。

　　那是大约两个月前──席恩在一个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将过去的爱剑──「梅尔托尔」吸收到体内的事件。

　　只有人类才能使用的圣剑──他强制改写这个特性，将剑纳为己有。

　　也就是把圣剑变成了魔剑。

　　结果席恩身上的诅咒有了变化。

　　诅咒──产生了非常细微的弱化。

　　过去无论使用什么手段，都莫可奈何的诅咒，竟有了些许的弱化。

　　就因为将圣剑纳入体内──

　　（……从书上找线索可能还是有极限吧。）

　　自从他着眼在圣剑和诅咒之间的关联后，就托女仆们去寻找和圣剑有关的书籍。但至今依然没有任何亮眼的成果。

　　或许在市场流通的书籍，并没有他想要的情报。

　　「到头来……还是只能调查实物了吧。」

　　「您说的实物，是指其他圣剑吗？」

　　席恩点了点头。

　　「说到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国家除了被我吸收的『梅尔托尔』，还有另外两把圣剑。」

　　「您是说『萨格勒』和『利特』吧。」

　　罗格纳王国代代流传着三把圣剑。

　　啃食质量的「萨格勒」。

　　掌管流向的「利特」。

　　以及──掌握距离的「梅尔托尔」。

　　「这个国家的圣剑全都由王族管理……规定只有王室认可的人才能使用。『梅尔托尔』表面上是列维乌斯持有，王室却不许他携出王都。」

　　话又说回来，其实现在保管在王都宝物库里的那把「梅尔托尔」，是席恩制作的赝品。

　　只具备相同的外观和最基本的性能，若是列维乌斯以外的人使用，马上就会明白那是假货。所幸现在尚未被识破。

　　「剩下的两把，也就是『萨格勒』和『利特』──持有人是骑士团的团长和副团长。」

　　席恩说着。

　　说到这里，凪的神情变得有些难解。

　　「……罗格纳王国骑士团的团长和副团长……属下虽然没有直接和他们对战过，却有听过他们的传言。在魔王军之中，这两个圣剑持有者都被视为特别战力，因此备受警戒。」

　　「我想也是。」

　　「当然了，我们最害怕的是席恩•塔列斯克这个威名。」

　　「……妳……妳不用特地捧我啦。」

　　席恩不禁吐槽。

　　「骑士团的团长和副团长是王室绝对信赖的战士，他们持有的圣剑对国家而言，也是无可取代的至宝。」

　　如果要论国民拥戴的程度，（在认知上）打倒魔王的列维乌斯应该胜过他们。

　　但对知晓战争实情的王室来说，列维乌斯不过是个傀儡勇者。

　　目前执掌国家的人最信赖的战力，依旧是位于骑士团顶端的两名圣剑持有人。

　　「简单来说，这两把圣剑都在国家严密的管理之下。不管我这个被放逐出王都的人再怎么低头求情，也不可能拿到圣剑。」

　　「……但如果是您，手段要多少有多少吧？」

　　「嗯，的确──我并不是没有办法。如果是强硬又肮脏的手法，我倒是可以想到几个。但要是真的那么做，就等于是与整个国家为敌。」

　　「…………」

　　「我没有不惜搅乱国家，也想恢复原本身体的想法。」

　　席恩说道。

　　斩钉截铁地断定。

　　他在过去的战争中，早已感触良多。

　　当国家动乱，受害最深的人往往是地位低下的弱者。所以他无法不惜牺牲那些人的人生，自私地苟活。

　　虽然他早已失去勇者这一称号──

　　但至少心志上，他依然想当个勇者。

　　「主公，您真的非常温柔。」

　　「……才没有这回事。这很普通，很正常。」

　　席恩羞怯地回答稳重地看着自己微笑的凪。

　　「总之──直接调查圣剑的这个办法不实际。现在的作业可能很繁琐，但也只能一个一个调查有关圣剑的著作和传言了。」

　　「属下明白了。为了早日解开您的诅咒，我们也会尽力帮忙。」

　　「谢谢妳，凪。妳说得对，得早日解开这个诅咒──」

　　话还没说完，席恩便陷入沉思。

　　（……诅咒……吗？）

　　自从席恩吸收圣剑，让诅咒有了些许弱化之后，就有个想法始终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手上这个是否真的是诅咒──这一根本的疑问。

　　他在吸收「梅尔托尔」后，能量掠夺有了些微的弱化。但更正确地说──应该是变得更能控制比较贴切。

　　尽管无时无刻发动的能量掠夺弱化了──一旦解放它的力量，强度却没有任何衰退。

　　因此这并非弱化──而是获得控制的范围增加了。

　　与其说是圣剑的力量中和了诅咒──

　　更像是一分为二的东西，再度结合了一样──

　　（诅咒……我一直理所当然地使用诅咒这个名词。）

　　但追根究柢，这真的是诅咒吗？

　　这会不会不是诅咒，而是某种──

　　（……对了。我那时候和魔王的对话──）

　　「主……主公，您怎么了吗？」

　　「……嗯？啊啊，没事。只是想到一件在意的事。」

　　席恩一边搜寻着记忆，一边回答：

　　「上个月的武斗大会时……我有告诉过妳们，我跟魔王说过话吧？」

　　「是……是的……」

　　在一个空无一物的空间，和魔王对峙──

　　席恩和还是人类时的魔王──和人称勇者时的她对话。

　　「虽然时间很短，我们还是说了很多。关于魔王的过去、历史，还有……我的诅咒。」

　　可是──席恩继续说道：

　　「现在仔细想想──魔王那时候从没用过『诅咒』两个字。」

　　魔王的过去和席恩有异曲同工之妙。

　　她打倒当时的魔王，被诅咒之后──坠入魔道。

　　尽管她和席恩有着相同的境遇，却从没用过「诅咒」这个词。对印在右手上的咒印，她也只用「刻印」形容。

　　「我和那个魔王邂逅……都是诺因这个少年设计好的。所以我很犹豫，关于所有到手的情报，我不知道该相信到什么地步……」

　　可是──

　　他觉得唯有魔王说的那些话，应该值得信任。

　　从诺因嘴里说出的话全都很虚假，他的存在甚至暧昧不明。与之相比，席恩在漆黑的世界里重逢的魔王……却是难以状拟地虚无。

　　她没有诚意和热情；相对的，也没有任何算计和阴谋。

　　席恩从那对宛如死人般毫无感情的眼眸中，完全感觉不到她存有想陷害自己的思绪。

　　「若是受到诅咒，那只要寻找解咒的方法就行了……但这玩意儿或许不是这么单纯的东西。」

　　当席恩吐出深深的气息──

　　「诅咒……圣剑……」

　　凪也露出沉思的面容。

　　「妳怎么了，凪？」

　　「没有……这可能不是什么大事……」

　　凪说着，问了一句「能否借属下一用？」后，拿起桌上的笔，接着在纸上振笔疾书。

　　白纸上写着这个字：

　　呪。

　　这对席恩来说，是个陌生的记号。

　　「这是……」

　　「这是我国的文字。」

　　这个有着陌生棱角的记号，似乎是东方岛国的文字。

　　「这个字代表『下咒』、『诅咒』。另外……」

　　凪继续动笔书写。

　　在「呪」的旁边写下这个字：

　　祝。

　　「这个字是『祝贺』、『祝福』之意。」

　　「『祝福』……」

　　「很相似对吧？」

　　席恩点头响应凪的问题。

　　这两个文字非常相似。

　　「呪」与「祝」。

　　两个意义完全相反的文字，却极为相似──

　　「这两个文字相似的理由──据说是因为『诅咒』和『祝福』的本质相同。」

　　「本质相同……？」

　　「就从理法之外降临人身的这点来看，双方都一样。若是对自己有益的影响，这些无法以常识解释的现象，我国自古以来都称为『祝福』，并且欣然接受。反之，若对自己有负面影响，则称之『诅咒』，并且厌恶……」

　　「…………」

　　「诅咒」和「祝福」。

　　意义完全相反，照理来说，是无法兼容的两种现象。

　　然而东方的岛国却找出两者的共通点，认为双方本质相同，所以表现出来的文字才会如此相似。

　　（就像……雨也是这样吗？）

　　降雨是一种自然现象。

　　倘若雨水下在日照持续、因水资源不足而苦的地区，那就是「恩惠之雨」。但反过来说，降水过度的豪雨却会化为另一种灾害，折磨着人们。

　　一样都是雨，依地区和状况，也会拥有完全相反的意义。

　　尽管如此，雨就是雨，不会是其他东西。

　　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人们对其解释的方式。

　　取决于对自己有益，或者有害。

　　「呪」和「祝」。

　　「魔王的咒印」和「圣剑」──

　　「呃，非常抱歉。属下只是想说，我国流传着这种说法……」

　　凪似乎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些什么，满脸歉意地表示。

　　「……不会。谢谢妳，凪。我学到了很多。」

　　「哪里，别这么说……能帮上您，是属下的荣幸。」

　　面对席恩低头道谢，凪不断左右挥舞着双手。

　　就在这个时候──

　　「叩叩！」

　　菲伊娜以出声代替敲门，就这么走了进来。

　　「小席大人，凪，饭煮好喽。雅尔榭拉和伊布莉丝也回来了，差不多该吃饭喽。」

　　今天负责煮饭的人是菲伊娜。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她的料理，那就是野性。

　　今天的菜色是将在森林捕获的野兽大胆切成等分，以香草、盐巴还有胡椒重口味调味，然后烤熟。另外再将没了肉的骨头熬成汤。

　　尽管份量偏多，而且和餐厅的风格完全搭不起来算是美中不足的两点，不过料理本身的完成度却无可挑剔。

　　席恩他们五个人就这么坐在以肉类餐点为主的餐桌前──

　　「嘿嘿嘿，其实我带了一个绝佳的伴手礼回来喔。」

　　伊布莉丝一边开心地说着，一边拿出一个瓶子。那是个用软木塞封着瓶口的透明容器，里头装着茶褐色的液体。

　　「那是什么？」

　　「是蒸馏酒（白兰地）。其实我也不是很懂，不过好像是高级货喔。」

　　伊布莉丝心情大好地说着。

　　光看外表，席恩就知道那是蒸馏酒了。他真正想知道的是，伊布莉丝取得那玩意儿的过程──关于席恩在意的这部分……

　　「其实我们在巴坦镇碰巧遇上抢劫。」

　　雅尔榭拉开始替席恩解释：

　　「想说视而不见也不太好，我们就把犯人抓住，并交给宪兵。受到我们帮助的人是一对贵族老夫妻，他们无论如何都想谢谢我们……所以我们便收下那瓶蒸馏酒了。」

　　「嗯，原来是这样啊。」

　　巴坦镇是贵族城镇。

　　治安和维斯提亚那种地方相比要好上不少，却也有许多过于相信治安的居民。

　　在劫匪眼中，贵族出入人多手乱的商业地区，想必是一头肥羊吧。

　　「嘻嘻嘻，我不知道多久没喝酒了。」

　　「咦……好好喔。只有伊布莉丝能喝，太诈了。」

　　「我没有一个人霸占的意思喔。因为对方还送了五、六瓶给我们。大家一起享受吧。」

　　「真的吗！好耶！那我去拿烟熏肉和干酪过来！」

　　伊布莉丝和菲伊娜开心地准备起下酒菜。然而──

　　「妳们两个都慢着。不行哟，不可以喝酒。」

　　雅尔榭拉却抛出这句无情的话语：

　　「女仆在主人面前喝酒，这种事怎么可能可以？」

　　「雅尔榭拉说得对。」

　　凪也附和道：

　　「不管主公为人有多温柔，心胸有多宽大，妳们还是太放纵了。妳们应该搞清楚身为家臣的本分。」

　　「「咦……」」

　　受到教训的两个人心有不服地嘟起嘴巴。

　　「我不介意喔。」

　　却在席恩这么一说后，双眼一口气发亮。

　　「真的吗，小席大人！」

　　「难得人家送了礼物给我们，不喝就浪费掉了。」

　　「好耶，我最爱小席大人了！」

　　「不愧是少爷，就是懂人情世故。」

　　菲伊娜和伊布莉丝两个人发出欢呼，继续准备酒席的开设。

　　「……席恩大人，这样真的好吗？」

　　「无所谓。妳和凪也不必顾虑我，想喝就喝吧。」

　　「可是……您不喝对吧？」

　　「嗯。」

　　席恩不喜欢酒。

　　与其说他不会喝，倒不如说他没喝过多少次。

　　罗格纳王国并无限制饮酒年龄的法律，所以他并非因为年纪小不能喝。

　　他纯粹是讨厌酒的味道。

　　尽管曾经因好奇而沾过一口，依旧不觉得那东西好喝。

　　「……既然主公不喝，怎能只有我们贪杯……」

　　「我都说妳们不必顾虑我了。」

　　见凪露出不安的神情，席恩强势地说：

　　「妳们替我着想，我很高兴……可是我不想变成一个只会让妳们顾虑我，就这么剥夺妳们自由的主人。不过是喝酒，妳们就随兴喝吧。」

　　「……既然主公这么说……」

　　「……也对。」

　　原本反对喝酒的凪和雅尔榭拉对看了一眼，然后轻轻点头。说真的，她们两人或许也很想喝酒吧。

　　席恩抱着轻松的心情劝她们喝酒。

　　但──这时候他还不知道。

　　因为思虑浅薄劝酒，最后竟发生了什么事──

　　提到酒，席恩就想起从前的伙伴。

　　为了讨伐魔王而派出的勇者小队。

　　成员有身为勇者的席恩、剑士列维乌斯。

　　以及武斗家、魔术师、神官等三个伙伴。

　　不对。

　　严格来说，他们或许不算伙伴。

　　那三个人大概没把席恩当作伙伴。而且说实话，席恩自己对那三个人也没什么好感。

　　他们的小队充其量就像上头把空有实力，人格却完全有问题的人硬是塞进来一样。

　　武斗家好色，神官是个自杀惯犯。

　　此外魔术师──是个酒鬼。

　　那个人一天到晚都在喝酒，如果不在酒醉状态，他就无法好好发动任何一种魔术，完全是个重度的酒精中毒者。

　　小队里有这样的大人，也是席恩讨厌酒精的其中一个原因。味道难喝就算了，席恩更看不惯的是「喝醉酒的大人」，那实在是很难看。

　　然后──现在。

　　席恩觉得他对酒精的厌恶又多了一点。

　　「唔──耶，伊布莉丝！」

　　「……唔──耶，菲伊娜～」

　　爱喝酒的两个人一边喊着莫名的吆喝声，一边彼此碰杯。这已经不知是第几次的干杯了。

　　「啊哈哈，果然还是喝酒好啊。兴奋又爽快……啊哈哈哈！」

　　菲伊娜愉快地笑着，一口荤肉，一口黄汤轮流下肚。

　　「…………啊！不，我没睡！我没睡着！我还可以喝！」

　　看来伊布莉丝喝了酒就会想睡，尽管意识断线了一瞬间，还是甩了甩头，再度干了杯中的酒。

　　「……哼，真是吵死人了。酒就应该安安静静地喝啊。」

　　凪的口吻和平常没两样，但她的脸极为红润。

　　一旦她喝光杯中的酒，便会马上从酒瓶倒出大量的酒。这添酒的方式一点也没有她平常楚楚动人的样子，显得非常大胆。

　　「凪，妳慢一点，妳会不会喝太多啦？」

　　「唔……雅尔榭拉，妳想羞辱我吗？妳……妳想缩窝……不胜酒力吗？窝凪•主天•天草，就算喝了酒，也不会不森酒哩～……！」

　　「是是是，知道了知道了。」

　　雅尔榭拉一边敷衍着话已经说不清楚的凪，一边高雅地举杯就口。和其他三个人比起来，她的态度看起来极为沉稳──

　　「呼……总觉得身体开始变热了耶……我看衣服干脆脱掉算了？」

　　……不。

　　看来她也醉得非常厉害。

　　（这……这是什么状况啊……？）

　　席恩只能困惑。

　　都醉了。

　　她们四个人都醉了。

　　从席恩不假思索同意女仆们喝酒算起，很快就过了两个小时。

　　她们陆陆续续喝光瓶中的酒。

　　那酒的度数似乎颇高，而且她们喝的速度也颇快。当席恩回过神来，就连一开始充满顾虑的雅尔榭拉和凪，也一杯接着一杯干了。

　　（她们几个喝醉之后，就会变成这样吗……？）

　　尽管没有人性格大变闹事，却所有人都醉得有模有样。

　　脸颊红润，眼眸水嫩，模样和姿势撩人，声音也莫名娇甜──该怎么形容呢？感觉好像所有人都比平常多了三成的妩媚。

　　对一个尚且年幼的少年来说，完全是一幅不知该看哪里的光景。

　　（……算……算了，就这样吧。反正也是偶尔为之。）

　　席恩想，打扰她们偶尔放松也不太好……应该说，他有些害怕被喝醉酒的年长女性捉弄，也就不管她们，打算自己缩在角落，静待宴会结束。但──

　　「耶──！小席大人！」

　　想当然耳，这四个喝醉的大姊姊根本不可能放着席恩不管。

　　「唔──耶！小席大人，你有在兴头上吗？」

　　菲伊娜一边单手拿着酒杯，发出兴奋的声音，一边放软全身力道，靠过来抱住席恩。

　　「奇怪？你根本没在喝嘛。」

　　「……我……我不是说过我不喝了吗？」

　　「啊～有吗？算了，无所谓啦。我们一起兴奋到最高点吧！」

　　「呃……喂……妳别一直黏着我啦！」

　　「啊哈哈，有什么关系嘛。这是酒席啊。」

　　「不要把喝酒当成借口。追根究柢，妳平常不都是这样……」

　　「唔……既然你这么说，我干脆比平常还夸张好了。看我的看我的～」

　　菲伊娜不怀好意地笑着，同时把手绕在席恩的脖子上，将自己的胸部往席恩脸上塞。席恩感受到脸颊传来一股丰满的柔软触感，不禁盲目地摆动双手。

　　（插图010）

　　「傻、傻瓜！别闹了！」

　　「啊哈哈，小席大人，你好可爱～害羞成这样～」

　　「唔……！放……放开我！」

　　席恩想尽办法，好不容易逃离比平常增添了三成力道的肢体接触。

　　然而就算他想快速远离现场──

　　「──哦啊！」

　　却踢到了地板上的某个东西，跌倒在地。

　　「嗯啊啊啊？少爷……？」

　　「伊布莉丝……？」

　　看来他的脚卡到的东西，是不知何时睡在地板上的伊布莉丝。

　　「……啊！我……我没睡！我没睡着喔！我还可以继续喝！」

　　「好……好啦，我知道了啦……」

　　「我没在睡，所以没睡着，所以……就是……呜……啊……呼噜……」

　　「什……！慢着……呜……呜哇啊啊啊！」

　　尽管伊布莉丝拚命强调自己没睡觉，说着说着身体却开始摇晃，最后终于往席恩身上倒去，直接睡着。

　　他们两个人就这样纠缠在一起，双双倒在地板上。

　　「呃……喂！伊布莉丝！别睡！」

　　「啊……好舒服喔，这个抱枕……」

　　「我才不是抱……呜呜！别、别摸奇怪的地方啦！」

　　「嗯哦？这个软软的东西是什么……？好像很好吃……」

　　「噫呀！别、别闹了！不……不要舔我的耳朵，也不要咬！」

　　睡昏头的伊布莉丝完全把席恩当成玩具了。被一个褐色美女纠缠，席恩完全动弹不得。这时候──

　　「……妳给我适可而止。」

　　凪压低了声音，抛出这句话，同时使力拉扯伊布莉丝的脚，硬是把人从席恩身上拉开，往别处扔。

　　伊布莉丝狼狈地在地板上滚动，随后便直接睡着了。

　　「哼，这女人还是老样子，一点也不懂收敛。」

　　「……谢……谢谢妳，凪。得救──」

　　席恩开口道谢，却马上发现一股异样感。

　　凪的眼睛──整个发直。

　　看似盯着一个点，其实根本没有对焦，是一对空虚的眼神。

　　她的样貌很明显和平常不一样。

　　「受不了……每个人都这样，完全没有身为女轮的去质……嗝。呜呜……唔咕嘟，咕嘟，咕嘟。」

　　凪一边以不清不楚的口吻说着，一边拿起手上的酒瓶，不假思索地就口灌进嘴里。

　　完全是一点气质也没有的喝法。

　　「咕嘟，咕嘟……噗哈！」

　　凪喝完酒瓶里的酒后，将空瓶随意扔在一旁。

　　接着由上往下，笔直睥睨席恩。

　　被那双和平常不同的空虚眼神盯着，席恩不禁感觉到一股无法言喻的战栗。

　　「主公。」

　　「干……干嘛……？」

　　「……主……主……主公啊啊啊啊！」

　　没有任何前兆，就这么唐突地──凪整个人抱住席恩。

　　双手环绕到席恩背后，用力地抱着。

　　「咦？咦？什么？」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席恩一脸莫名。

　　（凪……凪她抱着我……？）

　　被凪而不是被别人抱着，让席恩完全藏不住心中的讶异。

　　他和其他三个人平常早已有着频繁的肢体接触，不管是被抱住还是对方主动把身体贴上来，总之已有好几次经验。但凪这般抱着自己，还是第一次。

　　凪有着坚定的贞操观念，非必要不会主动碰触席恩。

　　因此当其他三个人捉弄席恩时，率先跳出来阻止，便成了凪的任务。

　　这样的她，现在却用力抱着自己。

　　对席恩来说，这实在是一件新鲜事，同时也是一道冲击。

　　「主公……请您……请您原谅……」

　　「凪……」

　　「啊啊，这……这就是……主公抱起来的触感……！」

　　凪以感激涕零的声调继续说：

　　「……其……其实，属下也一直很想这么做。属下好想把娇小可爱的主公抱在怀里……！属下虽然会责骂雅尔榭拉和菲伊娜『不知羞耻』、『大不敬』……其实属下也……很想随心所欲对待主公……！」

　　「是……是喔……」

　　席恩完全不知该怎么应对。凪能说出藏在自己心中的感情，他是觉得很开心，眼下却是一个苦于应对的话题。

　　「呜呜……主公，凪……凪是个没用的女人！虽然平常拚命摆架子，其实是个没用的人。说什么气质、品格，其实凪就是一只内在装满了欲望的母猪！呜哇啊啊啊！」

　　这次开始放声大哭了。

　　（她……她的情绪也太不稳定了……）

　　正当席恩跟不上凪情绪的落差，困惑到极点时──

　　「席恩大人，请到这里来。」

　　雅尔榭拉牵着席恩的手，将他从凪身上拉走。只顾着自己激动的凪，根本没发现席恩已经离开，持续哇哇大哭。

　　「您还好吗，席恩大人？」

　　「噢……噢，我没……可能不能说没事。」

　　醉醺醺的女仆们做出的重度攻击，以及充满整间房间的酒味。

　　这些都让席恩的精神逐渐逼近极限。

　　「没想到喝酒会酿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大家很久没喝了，所以才会忍不住这么放纵吧。」

　　「……那妳没醉吗？」

　　「我不会过度沉溺酒精。为了随时尽到女仆的本分，我喝得很节制。」

　　席恩顶着戒心发问，雅尔榭拉却平淡地回答。

　　这让席恩松了一口气。

　　（该说真不愧是女仆长吗？）

　　她的自制心和责任感似乎比其他三个人还强。

　　「席恩大人，您被迫陪她们乱闹，一定累了吧？请喝水。」

　　「啊……也对。谢谢妳。」

　　「您是不是也流汗了？我想衣服也沾上酒味了，还是脱下来比较好。」

　　「也好，就这么办。」

　　「您处理不习惯的事，想必也累了吧？我已经准备好就寝的床铺了，请一起到我的房间待到天亮……」

　　「嗯，好啊。就在妳的房间待到早──不不不，慢着慢着！」

　　脱下外套后，接着连衬衫也被褪下，正当雅尔榭拉将手伸向短裤时，席恩这才急忙吐槽。

　　「这是什么走向啦！而且为什么连妳也开始脱衣服啊？」

　　雅尔榭拉褪去席恩的上衣后，自己也开始熟练地解开女仆衣。此刻她已脱下一半的上衣，丰满的乳房彷佛下一秒就会弹出来一样。

　　「这个嘛，呃……因为我的身体不小心开始发烫了？」

　　「为什么是疑问句……？」

　　「所以我认为必须快点跟席恩大人互靠身体取暖……」

　　「明明很烫，为什么还要取暖？」

　　「……啊啊，席恩大人～我不小心喝醉了耶。」

　　「一瞬间就换了个随便到不行的理由！」

　　席恩惊慌失措地闪避一边脱着女仆衣，一边逼近的雅尔榭拉。

　　（是我笨，刚才还佩服她！）

　　席恩深深后悔刚才还佩服雅尔榭拉不愧是女仆长这件事。

　　「啊嗯……您为什么要跑？」

　　「普通人都会跑吧……雅尔榭拉，结果妳也醉了吗？」

　　「呵呵呵，您说呢？其实我并没有喝到酩酊大醉……不过我只要喝了酒，该怎么说呢……身体就会发烫，激情的开关也会被打开哟。」

　　雅尔榭拉维持着衣服脱到一半的模样，以煽情的眼神盯着席恩。不知是不是因为喝了酒，脸颊变红的关系，她看起来比平常还要有姿色。

　　「其实……我的理性好像下一秒就会飞走一样呢。」

　　「那不是很不妙吗！」

　　席恩迅速吐槽。

　　要是雅尔榭拉的理性飞走……席恩隐约感觉得到，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事。

　　「来吧，席恩大人……！」

　　「蠢……蠢材，妳给我适可而止啊！」

　　见雅尔榭拉开始散发出一股不寻常的妖艳气息，席恩慌慌张张逃离。

　　「……真是够了，每个人都同一副德性。」

　　他深深吐出一口气。开始往莫名方向失控的女仆们，以及充满整间房间的浓厚酒味，各种要素都慢慢侵蚀着席恩的精神。

　　（总觉得头开始晕了……）

　　为了转换心情，席恩伸手拿起放在桌上的玻璃杯。

　　然后──一饮而尽。

　　「……啊，席、席恩大人！」

　　雅尔榭拉发出慌乱的声音：

　　「那是我刚才喝的蒸馏酒！」

　　「……什么？呜呜……咕呜……」

　　席恩以为是水而拿起的玻璃杯，似乎是雅尔榭拉喝过的酒。她没想到自己掺了水，一点一点啜饮的酒，会被席恩一口气灌下肚子。

　　「……呜……呜呜……」

　　高度数的酒精灼烧喉咙，然后流向胃部的独特感觉，正折磨着席恩。

　　他原本就已经处在被酒味醺得难受的状态。

　　现在竟给了自己最后一击，摄取大量的酒精。

　　席恩的记忆──就在这里中断了。

　　「您……您还好吗，席恩大人？」

　　雅尔榭拉急忙赶到身体摇摇晃晃的主人身边。

　　尽管喝醉了，还是斟酌酒量，保持着紧急情况时采取适当行动的理性。

　　这都是为了在主人陷入危机时能够及时反应。

　　其他三个人似乎也是如此。

　　「天哪，小席大人，你还好吧？」

　　「搞什么？少爷怎么啦？」

　　「主公似乎喝酒了。」

　　一察觉主人的异变，菲伊娜、伊布莉丝、凪三个人都来到席恩身边。

　　「席恩大人……这该怎么办？总之先喝点水……」

　　「……我……我没事。」

　　席恩以无力的的声音回答不知如何是好的雅尔榭拉。

　　「我没怎样……」

　　「真……真的吗？啊啊，太好了。」

　　「何止……没问题，我甚至……」

　　席恩说着。

　　以红透的脸庞，和满面的笑容说着：

　　「非常快活啊。啊哈哈……啊哈哈哈……」

　　那是毫无力道，而且放荡的笑声。

　　对重视品行方正，平常老是板着一张脸的席恩来说，根本不可能会有这种笑声。

　　「呵呵……啊哈哈，啊哈哈。」

　　「呃……请……请问……席恩大人？您……您真的不要紧吗？」

　　「什么？我没事啊，当然没事。我都说没事了，就一定没事啊。」

　　「可……可是……」

　　「嗯，这就是酒精引起的酩酊啊？原来如此，实在很有趣。身体发烫，情绪高昂，思考却会变钝，脑的活动会渐渐变差！啊哈哈，原来如此，所以大人们才要喝酒啊！原来是希望像这样，变成一个笨蛋，逃离世间的苦楚啊！啊哈哈！原来如此，这就是酒精啊！真不错！呜哇哈哈哈哈！」

　　「…………」

　　席恩晃着身子，彷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大笑，并头头是地道高谈阔论。

　　雅尔榭拉已经哑口无言。

　　其他三个人也一样。

　　她们只能以无言以对的表情，默默地守候这名情绪高昂到前所未见的少年。

　　「……哎呀，小席大人完全喝醉了耶。」

　　「毕竟主公从没喝过酒啊。我想应该完全没有抵抗力吧。真可怜……」

　　「唉……那这该怎么办啊？」

　　女仆们各个不知如何应对。

　　喝醉的席恩就这么无视她们几个人的担忧，独自暴走。

　　「呣……妳们几个是怎样？怎么露出这种抗拒的眼神？」

　　席恩双眼发直看着女仆们，开始找碴：

　　「我知道了，妳们是瞧不起我吧？」

　　「不，席恩大人……我们并没有──」

　　「不对，妳们就是瞧不起我！绝对是这样！妳们都给我坐好！」

　　席恩不顾雅尔榭拉的反驳，直接叫女仆们坐在椅子上。

　　「追根究柢，妳们几个老是过分玩弄我。总是把我当成小孩子捉弄……对了，之前也是这样……」

　　面对滔滔不绝开始说教的席恩，女仆们依旧一脸无语。尤其是菲伊娜和伊布莉丝，她们已经表现出露骨的厌烦了。

　　「……天哪，小席大人是醉了之后，就会说教的那种人？」

　　「……真是麻烦到极点了。我就假装有在听，然后睡觉吧。菲伊娜，拜托妳从后面撑着我的身体。」

　　「什么！等一下，伊布莉丝，妳太诈了！」

　　菲伊娜反射性地大声斥责。

　　「──嗯？」

　　却被席恩盯上。

　　「呜哇，惨了……」

　　「喂，菲伊娜，妳有确实听进去吗？」

　　「我……我有，有啦。」

　　「受不了……妳这个人就是爱胡闹。不认真听我说话，随便抱我，还对我的耳朵吹气……妳为什么老爱捉弄我啊？」

　　「没有啦……我想应该是因为你的反应很好玩吧？」

　　「呣……」

　　「呵呵，小席大人，你说了这么多，其实也觉得很高兴吧？能被我捉弄，其实你很开心吧？」

　　菲伊娜以平常的调调开始捉弄席恩。

　　如果是平常──

　　『蠢、蠢材！我才没有高兴！』

　　席恩就会激动地反驳，话题也会跟着结束。

　　这已经算是既定桥段了。

　　然而──

　　「……是啊。」

　　现在的席恩以无人料想到的反应回答：

　　「没错，妳说得很对。」

　　「咦？」

　　「我就是──很开心啦！菲伊娜，只要妳一捉弄我……尽管我明明觉得很丢脸，很不甘心……心里却觉得很开心啦！」

　　「……呃？什么！」

　　席恩大声吼出一句不得了的话语，现在换成菲伊娜满脸通红了。

　　「你……你说这什么奇怪的话啊，小席大人……？」

　　「奇怪……？菲伊娜……我也是个男人喔，被妳这么美丽的女性碰触、拥抱……会觉得有点开心很正常吧？」

　　「美……美丽的女性……啊……啊哈哈。这……这样啊，原来如此。原来小席大人会对我脸红心跳啊？原来你有把我当成一个女人啊？」

　　菲伊娜死命地、死命地把持住平时的调调。但……

　　「对，我会对妳脸红心跳。」

　　席恩却没有停止。

　　他笔直看着对方，接二连三说出光听就让人觉得害羞的撩妹话语：

　　「我当然有把妳当成一个女人啊。像妳这么漂亮又可爱的人，怎么可能不把妳当女人看待啊？」

　　「什……什……」

　　「妳的身材也很棒。修长的脚没有多余的赘肉，真的很漂亮。腰部的曲线到大腿的线条……我没有别的意思，我觉得简直像艺术那样，拥有完全成形的美感。」

　　「不是，你等……等、等一下……」

　　「还有，我最喜欢妳的笑容了。妳那天真的笑容，光看就会让我打起精神。若隐若现的虎牙也非常迷人……」

　　「……够、够了，别说了啦，小席大人……不……不行啦……你这样直盯着我，还夸我，我会受不了……」

　　菲伊娜双手遮住自己的脸，就这么低下头。那张从指间可稍微窥见的脸已经一片通红，但个中理由不同于酒精引起的红润。

　　如此直接而且连续的夸赞，似乎让她的羞耻心来到极限了。

　　「席……席恩大人！」

　　这时雅尔榭拉开始针对席恩这一连串不像他的称赞必杀技。

　　「为什么只有菲伊娜一个人可以得到这么多令人羡慕的赞词……难道席恩大人您对菲伊娜有着特别的感情──」

　　「说这是什么傻话！妳也很棒啊，雅尔榭拉！」

　　面对不安的雅尔榭拉，席恩用尽全力抛出这句话。

　　但他的眼神依旧无神，身体依旧摇摆不已。

　　唯有声音却是那么真挚。

　　「雅尔榭拉……妳根本就不懂。不懂自己是多么棒的女人……也不懂妳的姿色有多么诱人……」

　　「呃……咦咦！」

　　「妳的表情、一举一动、肉体、香味……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有魅力，而且性感。我知道自己不能这样，但就是很兴奋……可是……」

　　「可……可是什么？」

　　「我虽然很兴奋……却又很神奇地有种安详的感觉。听起来很矛盾，可是雅尔榭拉，我只要和妳在一起，就觉得兴奋却又安详……我不太会形容，该怎么说呢……总之就是很幸福。」

　　「……唔！」

　　「妳的美丽、高贵、坚毅……还有……就是……性……性感的部分……全都会带给我幸福。」

　　「～～唔！不……不行。席恩大人……您对我说出这么宝贵的话语，我会……」

　　雅尔榭拉全身瘫软，整个人倒在地板上。

　　（插图011）

　　尽管她没有因为酒精酩酊大醉，却像个黄花闺女一样，羞怯得整张脸一片通红。

　　「……这下子事情难办了。」

　　「嗯……嗯。」

　　其余两个人──伊布莉丝和凪面面相觑。

　　「看来我们家的少爷──是醉了之后，会变得超级坦率的类型。」

　　「……换句话说，主公只是喝醉趁势说出真心话。但……这……这该怎么说呢……」

　　「没错……他的真心话实在太纯洁了……根本就是一种毒药。」

　　双方都露出无言以对的表情。那是一种彷佛害羞和尴尬混杂在一起，非常复杂的表情。

　　席恩•塔列斯克。

　　原来他一喝醉──就会说出真心话。

　　但他的真心话并非肮脏、丑恶的话语。别说肮脏丑恶了，简直是过度美丽而且纯净。

　　平常藏在顽固、傲气，以及假装成熟的童心中的真心话──如今因为酒精的力量，已经赤裸裸地展现出来。

　　「……看来我们也先做好心理建设比较妥当。」

　　凪咬紧牙关，首先酝酿出坚毅的态度。

　　这时候，席恩以无神的视线盯着她。

　　「凪……」

　　「……唔……我……我才不会输……！我绝不会屈服于主公的赞美！」

　　「妳那头黑发真的非常美丽。」

　　「……讨厌啦。」

　　「妳未免也太弱了吧！」

　　见凪一瞬间便被拢络，伊布莉丝用尽全力吐槽。

　　「喂……喂，妳振作一点啊，凪……」

　　「呜呜，伊布莉丝……我被夸奖了。主公夸奖我的头发了。」

　　「……不过就是头发被夸奖而已，这有什么好高兴的啊？」

　　「妳……妳这个愚蠢之人！头发就是女人的一切吧！我的祖国甚至有句话叫做『头发是女人的生命』啊！头发被人夸奖，等同一切存在都被肯定了……换言之，主公对我的心意是……嘿嘿嘿。嘿嘿嘿～」

　　「……妳的酒根本还没醒吧？」

　　凪露出幸福到极点的笑容，然后倒卧在地板上。

　　「这下不妙了……」

　　留到最后的伊布莉丝感受到一股恐惧带来的压力，试图马上逃离这个充满酒气的空间──但她实在太慢采取行动了。

　　「呣……伊布莉丝，妳想去哪里？」

　　在其他三个人都倒地的情况下还要逃走，举动实在太过明显，她因此被席恩盯上。

　　「呃……这个嘛，我……」

　　「受不了……伊布莉丝，妳这个人一天到晚偷懒，老是跷掉工作……妳做事能不能再有点良知啊？」

　　「……噢，什么嘛，太好了。我是跟平常一样的说教──」

　　听见是与平常无异的说教，伊布莉丝拍了拍胸口，松了口气。但……

　　「可是就算妳是这种人，我还是知道妳充满魅力。」

　　「──嗯咕唔！」

　　才暂时放下心来，马上就惨遭伏击。

　　「妳的确是爱偷懒，工作也常常敷衍了事……然而唯有真正重要的工作，妳会做得很认真。只要妳有那个意愿，什么事情妳都做得来。」

　　「没有啦，那个……」

　　「虽然我觉得妳不看地点就随意午睡不好……可是说实话，我不讨厌看妳的睡脸。因为妳的睡脸很可爱。」

　　「嗯什！那……那个……请你别说我可爱啦……」

　　「嗯？为什么？说可爱的东西可爱，有什么不对吗？」

　　「……等……我说了……」

　　「妳总是慵懒、装坏、粗鲁……可是我都知道，真正的伊布莉丝是个心地善良、坦率的女人，而且还非常可爱。」

　　「…………真……真的请你放过我吧。」

　　伊布莉丝也惨遭击坠了。她遮住脸孔，就地蹲下。

　　死尸遍野──

　　因酒精孕育而生，名为「超坦率席恩」的怪物，顷刻之间就把四名女仆收得服服贴贴。

　　可怕的是，怪物本人对自己有多暴虐、杀伤力有多强，完全没有自觉。

　　「唔……妳们是怎样啊……我这个主人还在说话，为什么睡着了？我的话还没说完耶。」

　　怪物心有不服地环伺周遭。

　　「我根本还没说够啊……不对，应该说不管说了多少话，都无法传达我胸中的心意。妳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多么有魅力的女人，也不知道我觉得妳们有多棒……」

　　这是一席让人心神荡漾的甜言蜜语。已被击坠的女仆们因此受到追击的折磨，痛苦不已。尽管如此，怪物还是没有停止。

　　「其实我啊……只要和妳们在一起，每天都过得很快乐！而且非常幸福！其实我……最喜欢妳们了啦啊啊啊啊啊！」

　　当席恩吼完这句宛如灵魂的吶喊后，意识就像断了线一样，停止活动。他就这么倒在地板上，发出平稳的呼吸，进入梦乡。

　　「…………」

　　四名女仆各个一语不发，同时无言以对。她们只能因羞耻红透了脸，就这么趴倒在地。

　　原本酒味四溢的空间，此刻充满了某种比酒精更让人心醉的甜美事物。

　　隔天早上──

　　席恩在自己的房间醒来。

　　「……嗯？唔──」

　　「早安，席恩大人。」

　　见席恩从床上坐起，雅尔榭拉靠了过来。

　　不只她，其他三个人也在房里。

　　（……嗯？总觉得脑袋不太清楚。）

　　虽然还不到头痛的程度，脑袋里却有种异样感，身体也有些慵懒。

　　「可以的话，请您先喝杯水吧。」

　　「啊……好。谢谢妳……」

　　席恩接过雅尔榭拉递上来的水，然后一饮而尽。

　　「话说回来，妳们是怎么了？四个人都在这里……」

　　「我们是担心小席大人你，所以才会过来看看情况啦。谁教你昨天就那样睡了。」

　　「那样……？」

　　听了菲伊娜的话后，席恩开始思索昨晚的记忆。

　　然而──

　　（我……我想不起来……奇怪？我最后是怎么了？）

　　他还记得被四个喝醉的女仆纠缠玩弄，搞得他很疲累，但之后的事情他就完全不记得了。

　　他的记忆在途中断得一干二净。

　　「席恩大人，您把我喝过的酒错当成水喝下去了……难道之后的事，您都不记得了吗？」

　　「对……对啊。」

　　席恩点头回答雅尔榭拉的疑问。

　　「我是隐隐约约记得我搞错，喝到酒，但就没有之后的记忆了。嗯，是那个吧……人家常说的，喝醉之后失忆，是吗？」

　　「确实……是如此。」

　　雅尔榭拉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嗯……）

　　席恩一下子觉得难为情，一下子又觉得没出息，心情非常复杂。他原以为喝醉失忆这种事，一辈子都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有说什么奇怪的话吗？」

　　那段空白的记忆实在令人介意，席恩因此开口询问。

　　「……呃。」

　　没想到四名女仆竟一齐别过脸。

　　她们的脸颊带着些许红晕，感觉非常尴尬。

　　「呃？咦？妳……妳们这是什么反应……？」

　　「不……这是……」

　　「嗯……对啊……」

　　「没事……嗯……」

　　「嗯……嗯……」

　　雅尔榭拉、菲伊娜、伊布莉丝、凪──她们四个人都表现出笨拙的微妙反应。复杂的神色掺杂着害羞与尴尬，嘴角也若有似无地上扬。

　　感觉就像拚死压抑着忍不住傻笑的脸庞──

　　「妳……妳们说啊！喝醉的我到底干了什么好事啊？」

　　「不……没什么……」

　　「嗯……也不是什么大事啦。」

　　「对啊……没那么严重。」

　　「嗯……嗯……」

　　见她们反复释出暧昧而且不上不下的反应，席恩心中的不安与混乱持续加速。

　　（我……我到底做了什么啊……！）

　　席恩在心中吶喊着。

　　之后无论席恩如何拜托她们，四名女仆也绝口不提昨晚的真相。

　　第三章　前任勇者邂逅奴隶

　　罗格纳王国──王都洛迪亚。

　　与王宫相连的骑士团本部。

　　两名身着团服的男女走过整洁的走廊。

　　男人──是个符合眉清目秀这个词语的美青年。

　　列维乌斯•贝塔•瑟盖因。

　　他是名门瑟盖因家的嫡子，也是两年前以勇者小队一员的身分，前往讨伐魔王的其中一名英雄。

　　此外──

　　更是被塑造成──打倒魔王的勇者的男人。

　　女人名为布罗雅•罗斯。

　　她是侍奉瑟盖因家的一名仆人，自小就负责照顾列维乌斯的起居。现在列维乌斯担任部队长，她则是他的副官，负责辅佐他的工作。

　　「嗯──维斯提亚那件事总算告一个段落了。啊──累死了。」

　　列维乌斯一边高举双手伸懒腰，一边发牢骚。

　　他在民众面前是个既清廉洁白、又公允无私的青年──总是扮演着民众心目中的「理想勇者」。然而当他面对布罗雅这个旧识，态度却会变得很随兴。

　　「列维乌斯大人，您辛苦了。」

　　布罗雅见状，恭敬地道出慰劳。

　　大约两周前，地方都市维斯提亚发生了一场由前「零号研究室」掀起的恐怖攻击事件。

　　这个研究机构被人称为战时的负面遗产。他们为了推翻国王和贵族们，谋划了这场恐怖行动。

　　而他们两人最近则是为了善后，双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也是世界很和平的证据吗？不管做什么事，都要申请、许可，麻烦死了。就连结束后，也要补做一堆繁杂的手续。」

　　「这也无可奈何。毕竟只要走错一步，这次引发的事件或许会变成让一个城镇毁灭的大事件。」

　　「也是啦。多亏有那个正牌的勇者小弟。」

　　「是啊。这是列维乌斯大人完美引导那名少年的功劳。」

　　面对列维乌斯自嘲的说法，布罗雅却回以坚定的言语。这让列维乌斯发出讽刺的笑声，轻轻耸了耸肩。

　　在席恩•塔列斯克的活跃下，「零号研究室」掀起的恐怖攻击瞬间沉寂，并获得解决。

　　但台面上，解决事件的人是列维乌斯。

　　讨伐魔王的英雄又多了一笔丰功伟业──这就是大众的认知，对王室来说，也是个方便的事实。

　　为此，他们必须从各个面相伪装合理的事实，例如捏造骑士团的纪录和操作大众的情报等等。这使得原本就繁琐的后续处理，某些部分更是弄得越来越复杂。

　　「不管怎么说，明天是我久违的休假。我看今晚就尽情去游廓吧？」

　　「不……不可以！您要是上街，会引发一阵混乱的！请您再更有身为勇者的自觉！」

　　「就算是勇者，也会喝酒、玩女人吧？」

　　「不可以！您要喝酒的话……小的陪您喝。玩、玩女人也是……」

　　「嗯？」

　　「没……没什么。」

　　「呵呵，好啦，知道了啦。我今晚会乖乖的。我就在房间喝酒，妳来陪我一下吧。」

　　「好的！我知道了。」

　　「不过，玩女人的服务就免了。」

　　「什……！您……您明明有听见嘛！而且……免了是什么意思啊！」

　　被捉弄的布罗雅满脸通红，列维乌斯则是开心地笑着。

　　他们两人就这么走在走廊上。当他们转过转角，随即遇上一名男人。

　　「哦，这不是列维乌斯吗？」

　　对方是个身穿团服，金发圆脸的男人，年纪大概三十五岁左右，身材和身高都属中等，不过有些小腹。那并非肌肉，而是用赘肉撑起来的中年体型。

　　他随和地笑着，熟稔地向列维乌斯攀谈：

　　「好久不见了。怎样？最近好吗？」

　　「好久不见，耶尔丹部队长。嗯，我过得还算好喔。」

　　列维乌斯露出讨喜的假面具，面露微笑地低头致意。站在他身边的布罗雅则是端正姿势，深深低头行礼。

　　卡密尔•巴拉•耶尔丹。

　　这名男人出身贵族，现在担任骑士团的部队长一职。

　　「我经常就会听见你活跃的消息喔。上个月维斯提亚那件事，你不也大干了一场吗？」

　　「那只是碰巧啦。」

　　「喂，列维乌斯，下次你可以帮忙看看我队上的人练习吗？不然就凭我，根本教不出什么象样的东西，只会让队伍一直弱化。」

　　「啊哈哈。」

　　听了中年男子这一席笑不出来的笑话，列维乌斯还是笑得不失礼数。

　　他刚才说的话并非谦逊或有其他用意──而是事实。

　　卡密尔在骑士团担任部队长，是个地位、权力都不算低的男人──但他并非靠着战斗能力或武勋获得现在这个地位。

　　而是仰赖关系和政治手腕。

　　这个人只凭着这两者，便攀上骑士团部队长之位。

　　（……在这和平的两年内，骑士团也慢慢改变了。）

　　列维乌斯在心中发出叹息。

　　从前在战时，实力比任何能力都备受重视。

　　说到率领部队的队长，战斗能力自然不在话下，若没有优秀的统率能力和指导能力，根本不可能担任。

　　但最近就连骑士团内部也充满了政治色彩。

　　撇除实力──举凡出身、学历、王室的印象，这些要素变得能左右升迁。他们追求的不是强者，只要是能讨上头欢心的人，就能获得高位。这样的倾向已经越渐强烈。

　　卡密尔说白了，就是典型的这类人。

　　剑术和魔术都只有普通程度。

　　就算放宽标准，也不会比二流好。

　　他原本只是一个单纯的士兵──但这两年，他将自己的贵族关系运用到了极致。以大量金钱贿赂王室有权者，再用他天生擅长的话术，死命讨好上头──

　　多亏他做了这些努力，尽管他的实力平庸，还是爬上了部队长这个职位。

　　（在这个大叔底下做事的人也真可怜。）

　　想当然耳，卡密尔没有实力，只靠关系当上部队长，在骑士团内的评价可说是糟糕透顶。

　　不过看本人的表现，感觉倒是不在意这件事。

　　「耶尔丹布队长才是，最近大显身手了吧？我常会听见你的名字。」

　　「哇哈哈，那没什么，比不过你啦。」

　　「我记得那是──『奴隶解放运动』对吧？」

　　列维乌斯说道。

　　卡密尔一副「就等你提起」的表情，点了点头。

　　「奴隶解放运动」。

　　那是最近在部分贵族间蓬勃发展，要求撤除奴隶制度的运动。

　　身在这个运动中心点的主导人，不是别人，就是卡密尔。

　　「是啊，没错。我现在当起了领头羊，致力于贵族的意识改革。」

　　卡密尔用力地点头。

　　明明身在骑士团当中，却总是在政治色彩强烈的活动中打滚。他在骑士团的业务几乎假手他人，只顾着对这种政务出力。

　　（是有八卦说，他的目标是当大臣啦……）

　　对卡密尔来说，骑士团部队长的地位顶多只是为了出人头地的垫脚石，所以不管招来底下的人多少厌恶，在他看来都无足轻重。

　　「列维乌斯，奴隶制度已经过时了。人凌虐人，使之服从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那些奴隶和我们一样都是人。」

　　卡密尔得意地笑着，然后继续阐述：

　　「我们贵族必须站在领导人民的地位。我们必须胸怀崇高的理想，以及高尚的志向。没错……正因如此，崇高的我们更不能歧视别人。我们要以慈悲的心，对待亚人和弱者，不能有任何歧视。他们也是有生命的人类，是无可取代、独一无二的存在。」

　　（……嗯──这高高在上的态度总觉得很明显耶。）

　　而且本人并未发现自己高高在上，是真真正正的高高在上。

　　与其说他对歧视制度产生疑问，更像是沉醉在提出废除歧视制度的行为当中。

　　（当他说什么心怀慈悲的时候，就已经是歧视了。）

　　那代表着自己站在施舍的立场。

　　完全不认为对方和自己地位相等。

　　（不过应该有很多贵族喜欢这种好听的善行吧。）

　　即使列维乌斯有许多无法释怀的地方，还是选择不再深究。

　　「列维乌斯，如果你对我的活动有兴趣，要不要来参加一次看看？如果是你，那我非常欢迎。和我一起四处提倡慈悲与博爱精神吧。」

　　「实在很抱歉，我最近积了许多工作。」

　　其实列维乌斯从明天开始就放假了，但他还是摆出满脸的愧疚，低头致歉。

　　「这样啊，真是可惜。不过等你有时间，麻烦你务必赏脸。我从明天开始，有好一阵子会待在巴坦镇。我预计会在那里举办誓师大会，还要演讲。」

　　「好的。等我有时间，一定去拜访。」

　　双方结束这个话题后，卡密尔便离开了。

　　「……要是有时间，您就会过去吗？」

　　「怎么可能。」

　　「我想也是。」

　　列维乌斯耸了耸肩，布罗雅则是一脸苦笑。

　　「不过……『奴隶解放运动』啊？又出现一个奇怪的运动了。」

　　「感觉应该跟瑟盖因家无缘。」

　　「因为我们家没有奴隶嘛。」

　　列维乌斯生长的瑟盖因家在罗格纳王国中，是名门中的名门。

　　在宅邸工作的人，都是身分确实的佣人。

　　他们不会使用奴隶。而是以相应的酬劳雇用受过正规教育，懂得礼仪规范的人。

　　说到这个国家会持有奴隶的人，通常都是一夜致富的富豪、低阶官吏，还有中阶以下的贵族。

　　「贵族这种生物真是看了就讨厌。一恢复了和平，就抢着做一些多余的事。」

　　「但我们也不能以偏概全，说他们全是恶人啊。毕竟其他国家时不时就会呼吁我国正视奴隶制度，以及歧视亚人的问题。」

　　布罗雅说着：

　　「至于耶尔丹部队长……说实话我对他的印象不是很好，不过我认为这个活动本身并没有错。即使动机和理念多少有些扭曲，倘若结果能促使国家更美好……」

　　「难说喔。布罗雅，妳最好记住这一件事。」

　　列维乌斯以严肃的表情开口：

　　「没有任何事物比富裕之人提倡的『平等』更虚假了。」

　　列维乌斯以极为讽刺的口吻说完，再度举步往前。

　　「……唔。喂，伊布莉丝。」

　　宅邸的某个房间内──

　　席恩以不悦的低沉声调说着──其实声调还是很高，但这已经是他用尽全力的低嗓了。

　　他的视线前方，是躺在沙发上的伊布莉丝。

　　她正舒适地发出平稳的气息。

　　「快起来。妳睡这是什么地方啊？」

　　「……呼噜。」

　　「我叫妳起来！」

　　「……嗯啊？」

　　席恩发出大吼后，伊布莉丝这才一脸麻烦地起身。

　　「少爷，你干嘛啊？难得我睡得这么舒服……」

　　「妳还问。妳老是随便找个地方说睡就睡……难道不觉得这样很没出息吗？」

　　「嗯……可是没办法啊。吃过午餐后，就是会想睡觉嘛。」

　　「……那就订好一个时间，睡在自己房间的床上。这么一来，下午的工作也会比较有效率。如果只小睡一个小时，我不会发牢骚的。」

　　「可是我总觉得那又不一样了啊。为了睡觉而睡觉就不是午睡了嘛。如果是稍微休息的时候，觉得有点困，就这样直接睡得不省人事，那才是理想的午睡吧？」

　　「一堆歪理……」

　　席恩大大叹了一口气。

　　「受不了……妳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自甘堕落、偷懒魔人……如果妳想休息，先有效率地把工作做完就行了吧？把麻烦的事往后推，最后辛苦的还是妳自己，妳为什么就是不懂这一点？」

　　「……啊──对对对。少爷果然就该这样……要是像上次那样夸我，我还真是浑身不对劲。」

　　「嗯？什……什么意思？」

　　「没、没事没事！我在自言自语。」

　　尽管惨遭说教，伊布莉丝却一脸满足。

　　「总之，妳给我回去工作。要是我默许妳偷懒，在其他人面前就没办法树立规矩了。」

　　「是是是，我知道了。」

　　「……对了，雅尔榭拉她人呢？」

　　雅尔榭拉身为女仆长，会这么长时间放任伊布莉丝午睡，可说是很稀奇。

　　如果是平常，不用席恩出面劝戒，雅尔榭拉就会把人打醒，逼她工作了。

　　「啊──她好像说她要出门一下。」

　　「出门？去哪里？」

　　「她说要去见莉莉伊拉。」

　　「莉莉伊拉……？」

　　「……哎呀？我可以说出这件事吗？她好像有叫我别说……」

　　伊布莉丝这个懊恼显得有点迟。

　　莉莉伊拉。

　　她是前一阵子出现在这附近的魅魔。

　　那个人让人不知该如何形容，光提起就觉得很忌讳……总之，是个完全体现魅魔这个名词的魅魔。

　　她和同样身为魅魔的雅尔榭拉是旧识。

　　当时席恩认为她有危害人类的可能，于是将她捉住。但事后马上发现她只是代罪羔羊，也就放了她。

　　「没想到她还在这附近啊。我还以为她已经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这就代表莉莉伊拉那家伙到头来根本无处可去吧？」

　　伊布莉丝以自暴自弃的口吻说着。

　　她的眼里闪烁着寂寥的色彩。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听说魅魔一族在魔界的地位也跌到很低的位置了。」

　　「…………」

　　住在魔界，只有女性的高阶魔族──魅魔。

　　她们过去支配着许多种族，跨入魔王军门后，也确立了稳固的地位──但现在，她们的势力走向了衰退一途。

　　这是当然的。

　　因为重要的雅尔榭拉──

　　负责带领魅魔，并产下下一代魅魔的「大淫妇」──

　　已经离开她们了。

　　魅魔没了女王，如今只是一个等待灭亡的种族──

　　「虽然莉莉伊拉离开族人，随兴地过活……就算这样，也不代表她有个安定的居所啊。」

　　「…………」

　　「雅尔榭拉和她一样，从魔界逃了出来，所以或许只有雅尔榭拉才是能让她敞开心房的同族吧。雅尔榭拉也有自己的考虑……毕竟她的立场很复杂。」

　　「……我不打算插嘴。不过原来雅尔榭拉也很在意其他魅魔的状况啊。」

　　席恩回想起──

　　前一阵子放走抓回来的莉莉伊拉时──雅尔榭拉亲自为她送行。

　　（或许她们有很多话想说吧。）

　　她们之间可能会有不能在这幢宅邸谈论的话题。

　　雅尔榭拉舍弃「大淫妇」的地位和职责，决定作为席恩的女仆，在这幢宅邸生活。

　　事到如今，她也没有回去魔界的打算──尽管如此，面对被自己抛弃的同胞，想必她不可能无动于衷。

　　「魅魔她们可能事到如今才开始后悔当初把雅尔榭拉赶走吧。看不惯背叛魔王的『四天女王』或许是理所当然，可是说到底，魅魔这个种族依旧不能没有女王。」

　　伊布莉丝说着。

　　两年前──魔王和勇者顶峰决战时。

　　本该是魔王亲信的「四天女王」在最后关头背叛了魔王，投靠勇者。

　　说得极端一点。

　　她们四个人的反叛，正是促成战败的主因。

　　后来她们被究责，被整个魔界追杀。魔王军的余党义愤填膺地抨击她们，有时性命受到威胁，有时被逼着自尽。

　　雅尔榭拉同样受到同胞强烈的斥责，被逼到了绝境。

　　无法原谅背叛了自己的女王，因而迫害女王的族人们──她们现在是怎么看待被自己扫地出门的女王呢？

　　「哎，但我是不太了解这种关系啦。什么族人、家人的。」

　　伊布莉丝自嘲地说着。

　　「……是啊。我也不太了解。」

　　席恩暧昧地点头。

　　住在这幢宅邸的人们──都是一群和血亲、族人牵绊无缘的人。

　　席恩是个孤儿，根本没见过双亲的脸孔。

　　菲伊娜经由特殊仪式获得生命，一出生就是孤零零一个人。

　　凪因为族人政变失败，全族惨遭灭门。

　　伊布莉丝出生的故乡，是位于大陆北部的精灵村里──但那里已经毁灭。

　　五人中有四个人没有血亲、族人。

　　但是──

　　（……只有雅尔榭拉一个人，虽说断绝了关系，还是存在着许多同胞。）

　　正因如此，她和莉莉伊拉接触，或许有些层面会顾虑到其他人。

　　她可能会因为只有自己拥有和过去有关的人事物，心生愧疚。

　　（人心真难……）

　　席恩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叫人别介意的问题。既然雅尔榭拉不想让他们知道，也许装作不知道比较好。

　　正当席恩思考着这些事时──

　　「……嗯……」

　　「怎么啦，少爷？」

　　「有访客。」

　　席恩张设在宅邸周边森林里的结界有了入侵者的反应。

　　「是喔，真稀奇。是谁啊？要我去解决掉吗？击退入侵者也是女仆的工作嘛。」

　　「妳就只会得意忘形……妳只是想跷掉其他工作吧？」

　　席恩叹了一口气候，继续说：

　　「不必击退对方。看样子──他真的是访客。」

　　张设在森林里的结界，具有让不会魔术的普通人迷路的效果。

　　没注意到结界存在的人，不管在森林里走了多久，都不可能抵达宅邸。

　　简单来说，这是为了保护周遭的人不被席恩的能量掠夺所害。若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误闯森林，方向感便会失常，然后马上走出森林。

　　但反过来说──

　　如果是知道这幢宅邸存在于此而前来拜访的人，便会不断进出森林。

　　这次的访客──似乎就是这一种人。

　　（……对方没有魔力波长，武器也只带着护身用的刀子。）

　　只要席恩集中精神，就能在某种程度知晓结界内部的状况。

　　现在在森林入口处，有个体格丰润的男人就坐在一辆附有货厢的马车上。

　　「从他的模样和装备来看，应该是商人吧。」

　　「商人？为什么商人会跑来这里？」

　　「不知道。」

　　商人特地跑来这里卖东西，这种事以前从未发生过。

　　（为什么要来这个宅邸……唉，算了。）

　　席恩解除部分结界，决定让访客进入宅邸。

　　反正从对方的装备和打扮来判断，应该没有危险性。而且席恩也好奇对方特地造访这幢宅邸的理由。

　　「伊布莉丝，对方是久违的访客。要慎重地招待。」

　　「咦耶？为什么要我招待？」

　　「因为妳看起来最闲。」

　　「……唉，知道了啦。反正一定是强迫推销的人，随便款待就行了吧？」

　　「不要因为对方的身分，改变自己的态度，这样太没格调了。既然是我的女仆，不管对方是谁，都要真诚以待──」

　　席恩开始一如往常的说教，途中他的表情却突然扭曲。

　　他的眼眸浮现的情绪，是惊愕和迷惘。

　　因为他感应到在森林里行进的马车──藏于货厢里的东西。

　　「伊……伊布莉丝，我看还是……」

　　「咦？」

　　「……不，没事。麻烦妳准备接待访客。」

　　在片刻的挣扎后，席恩吞下就快脱口而出的言语。

　　前来拜访的男客人果然是一名商人，他自称多姆鲁。

　　「唔呵呵。哦哦，这是高级红茶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哦哦，这个饼干也是绝品。好吃好吃。」

　　他是个矮小臃肿的男人。

　　一坐在沙发上，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一颗球。

　　他的颈项和脸部一带有着很显眼的赘肉，嘴里满溢着不要脸的笑声。就算是客套话，也绝对说不出他容貌良好。不过蓄着浓密胡子的嘴角，倒是有着符合商人的笑容，稍稍缓和了他难看的面貌。

　　「不过……真是令我惊讶。没想到这幢宅邸竟然易主了。我这么孤陋寡闻，真是非常抱歉。」

　　多姆鲁喝光红茶后，看着坐在对面的席恩说道。他的口吻和态度跟他给人的印象不同，非常地谦逊。

　　以商人而言，这或许是理所当然的事吧。

　　「难道您是赫诺卿的公子？」

　　「不，我和你说的人没有关系。也没见过面。」

　　赫诺卿是席恩他们居住的这幢宅邸原本的主人。席恩从留在书库里的文件等物，只能得知宅邸主人的名字。

　　「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这幢宅邸最后是我接手了。」

　　其实席恩他们只是擅自改装这幢被弃置在这里、形同废墟的房子，然后擅自住下来而已。但特地说明实在太过麻烦，他也就随便敷衍过去了。

　　「这样啊。不过我们商会和赫诺卿有生意上的往来，也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看来多姆鲁是看了留在商会的纪录，才会知晓这幢宅邸的存在。

　　赫诺卿这位原本的主人，似乎在三十年前和多姆鲁所属的商会做过生意。

　　「呃……恕我失礼了，请问怎么称呼您？」

　　「我是席•塔克斯。」

　　席恩随便捏造了个假名。

　　既然他现在过着隐居生活，还是小心驶得万年船。

　　「那么我可以叫您塔克斯卿吗？」

　　「随你高兴怎么叫。要直接叫我的名字也无妨。」

　　「不不不，那可不行。」

　　多姆鲁惊慌失措地挥着手。

　　「……唔呵呵。哎呀哎呀，您可真是厉害呢，塔克斯卿。这么年轻就主宰一国一城，我想您一定生在家世显赫的家族吧？」

　　「你说呢？」

　　面对这么明显的客套话，席恩只是随便响应了一句。

　　看样子对方是把席恩当成客人了。只要能把商品卖掉，他大概不会管对方的身分吧。

　　只要对方看起来有钱，是谁都无所谓。

　　「这真的是一幢气派的屋子。精心打理过的庭院、宅邸的装潢、有品味的家具……我能从这些东西当中感受到塔克斯卿的高贵和品格。」

　　「宅邸之所以受到精心打理，是因为女仆们很优秀。」

　　「但这也是因为塔克斯卿人望很好吧。正所谓主人优秀，仆人们才会勤奋工作。」

　　「…………」

　　「哎呀哎呀，塔克斯卿真是一位谦逊之人。如此年轻，却非常优秀。我多姆鲁实在佩服。」

　　「……客套话差不多可以免了。」

　　席恩在有些厌烦的同时说道：

　　「可以麻烦你进入主题吗？」

　　「哦哦，这样啊。唔呵，我明白了。唔呵唔呵。」

　　多姆鲁发出厚颜无耻的笑声，同时将视线横移。

　　他的视线前方──站着两名少女。

　　她们没有坐在沙发上，只是默默站着。

　　「这就是敝商会目前首推的商品。」

　　多姆鲁说着。

　　他虽是个商人──却是奴隶商人。

　　「…………」

　　席恩不发一语，移动视线看向少女们。尽管胸口不断涌出一股近似厌恶的感情，他仍旧拚死压抑，让自己面无表情。

　　那是两名有些消瘦的少女。

　　发色是金发，露出发丝之间的耳朵又长又尖。

　　一眼就能看出来。

　　她们两个人──是精灵。

　　「唔呵呵！如何啊，塔克斯卿？我这里有两只精灵奴隶！怎么样？很美吧？」

　　多姆鲁一边以尖锐的声音笑着，一边站起，然后故作亲昵地伸手勾着两名少女的肩膀。

　　少女们没有反应。

　　她们以感情已死去的眼神，看着空气。

　　感觉像是被人调教成这样──

　　套在她们纤细颈项上的东西，是牢固又粗糙的项圈。

　　（插图012）

　　那是证明她们的确是奴隶的项圈。项圈以特殊的魔术精制而成，具有将戴上的人的魔力压制到极限的效果。

　　在罗格纳王国内，亚人要戴上这种项圈，将身分贬至奴隶，才能获准拥有居所。

　　没有项圈的亚人，就算当场被杀也不能有怨言。

　　（……伊布莉丝。）

　　席恩斜眼一瞥站在旁边的伊布莉丝。

　　她没有任何异常的举动。

　　只是挺直了身子，有模有样地站着。就连多姆鲁喝完了杯中红茶，她也会立刻拿起茶壶帮忙续杯。

　　对一个款待访客的女仆来说，她的态度无可挑剔。

　　正因如此──席恩才更清楚。

　　看她比平常更一丝不苟的站姿，席恩就是不禁萌生一股异样感。

　　那简直──

　　就像拚死不被别人看穿她内心的动摇，演出谨小慎微的态度──

　　（我果然应该让其他人代替她接客吗？）

　　多姆鲁一路拉过来的马车货厢。

　　当席恩感应到里面载着精灵奴隶时，他犹豫了。

　　「四天女王」的其中一人。

　　「闇森精」──伊布莉丝。

　　她和精灵一族有着匪浅的因缘。

　　因此席恩原本想，还是别让他们见面会比较好──但他总觉得这种体贴方式，又显得失礼。

　　结果伊布莉丝就这样见到精灵奴隶了。这样究竟好不好呢──

　　尽管席恩内心烦恼不已，多姆鲁却丝毫没有感受到他的挣扎，径自继续解说商品：

　　「我想你也知道，精灵奴隶现在非常珍贵喔，因为他们的村里已经灭亡，数量有限。而且活下来的精灵也在慢慢减少当中。如何？要不要趁这次机会，买个几只？」

　　多姆鲁一脸得意地说着：

　　「这两只是我们商会当中尤其优良的商品，摆着欣赏完全无可挑剔吧？我们还教导了一定程度的人语和文字，要当成劳力活用也没问题喔。」

　　他接着继续说道：

　　「噢，如果你喜欢再幼齿一点的，我也可以再拿别只过来喔。货厢上还有其他库存。」

　　不只如此──

　　「对了，我给你一个专属的特别服务吧。现在买的话，我可以优惠喔。只要你买下这两只，我再送一只──」

　　砰！

　　一道用力捶打桌子的声音响彻室内。

　　捶桌的人──是席恩。

　　「……塔……塔克斯卿？」

　　「噢，抱歉。好像有虫子。」

　　席恩若无其事地吐出这句话。他并不是──一时情绪激动。

　　他只是想让对方闭嘴。

　　他只是不想再让伊布莉丝听见任何一句把精灵当作物品的言语。

　　「叫什么名字？」

　　「……咦？」

　　「我是问她们叫什么名字？」

　　「噢……我姑且是称呼短发的叫作亚儿，长发的叫奥儿。」

　　他的脸上彷佛写着「买下来再决定奴隶的名字不就好了？」的不解情绪。

　　「这样啊。」

　　席恩重新看向她们两人。

　　「我看亚儿和奥儿──好像不是纯粹的精灵。」

　　席恩一点出这个问题，多姆鲁的身子便紧绷地抖动了一下。

　　「不……没有这回事，她们……」

　　「纯血精灵会有一头醒目的金发，和深邃的湛蓝色眼瞳。但她们眼睛的颜色完全不对，亚儿偏向绿色，奥儿更是红褐色。发色要说金色的确是金色，却还是掺了点红色。」

　　席恩平淡地继续说：

　　「我猜她们应该是所谓的混血精灵吧？」

　　「……你……你真是见多识广。当……当然了，就算你没提，我也打算接下来要说明喔。绝对没有诓骗你的想法……」

　　多姆鲁结结巴巴地找借口。

　　混血精灵。

　　简单地说，就是精灵和其他种族混合的结果。

　　精灵们是一种极为封闭的种族，他们住在森林深处，完全不会和其他种族交流。因为他们生态如此，过去极少出现混有他族血脉的混血精灵──然而……

　　精灵村里毁灭，生还的精灵四散，使得大陆各地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

　　接下来这些事更是让人不忍知晓……席恩曾经听过，某个地方的某个贵族买下纯血精灵当奴隶，然后不断让她生下混血精灵，再把那些混血精灵当成奴隶大量出售。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只是听说根据奴隶的行情，纯血精灵和混血精灵的价钱差了非常多。」

　　「是……是啊。大概……差了五倍、十倍吧。」

　　多姆鲁有口难言地阐述。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他是来清仓的。）

　　席恩感觉到自己的心越来越凉。

　　奴隶这种存在，供他们吃住也需要花钱。

　　囤积得越多，商会的财政就越是受到压迫。

　　虽说精灵的村里消灭之后，纯血精灵的稀有价值提高，市价也水涨船高。但另一方面，混血精灵的数量增加，价格也相对下跌。

　　卖不出去的奴隶对商人来说，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所以他才会顺着三十年前的因缘，上门来推销吧。

　　想尽一切办法，都是为了清仓。

　　「……唔呵呵，我这样听起来或许会像抱怨。不过现在混血精灵奴隶实在是卖不出去的商品。」

　　多姆鲁那不要脸的笑声中，夹杂着一丝悲痛，继续往下说。

　　或许是因为混血精灵被看穿，这回他似乎改采取煽动同情心的策略。

　　「他们的市价原本就因为数量太多惨跌了。最近这个国家的贵族们又多管闲事……」

　　「你是说『奴隶解放运动』吗？」

　　「没错！就是这个！」

　　多姆鲁用力点着头，将不满倾泄而出。

　　关于「奴隶解放运动」，席恩也透过报纸得知了消息。

　　以骑士团部队长──卡密尔为中心，贵族们正在要求王国废除奴隶制度。

　　「真是的……贵族们的心血来潮真是找人麻烦。多亏他们，我们商会全停摆了。毕竟从前奉为上宾的贵族和富豪，都互相说好不再买奴隶了。」

　　这很正常。

　　参与活动的贵族们不可能再添购新的奴隶。而且一旦活动影响范围扩大，就能在其他人之间制造难以购买的气氛。

　　因此现在的奴隶市场，正因为贵族的心血来潮，受到巨大的冲击。

　　「现在奴隶商人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大危机，所以我才会透过这点淡薄的关系，跑来这里贩卖商品。」

　　「原来如此。原委我都清楚了。看来你很辛苦。」

　　「是啊。所以塔克斯卿……就请你帮帮忙吧。」

　　多姆鲁说完，深深低头恳求。他看起来很认真、很真挚。如果这是博人同情的演技，那实在是很精湛。

　　「抱歉了──我没有购买奴隶的兴趣。」

　　但席恩斩钉截铁地抛出这句话。

　　然后举手伸向出口。

　　「你请回吧。」

　　多姆鲁带着精灵奴隶离开后，待客间──

　　「……伊布莉丝。」

　　「少爷，请你不要露出这么难看的表情啦。」

　　伊布莉丝一边收拾访客用的茶杯，一边平淡地说着。

　　「我看你好像莫名顾虑我，但我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

　　「…………」

　　伊布莉丝似乎是看穿席恩径自体贴她的行径了。之所以会被看穿，大概是因为席恩察觉货厢上的东西是精灵奴隶后，在判断游移不定之际，采取了暧昧的态度吧。

　　（……我真是没用。）

　　陷入迷惘而采取不完整的行动，这让席恩感到非常愧疚。

　　（插图013）

　　「她们与我无关。」

　　伊布莉丝说道。

　　感觉就像是说给自己听。

　　「其实……我早就听过风声。我知道村里消灭之后，生还的精灵分散各地，都遇到什么样的惨事；也知道他们的孩子大多数都成了奴隶……」

　　「…………」

　　「可是──就算这样又如何？就立场来说，我已经和精灵无关了。反过来说，被我当成同伴对待，他们一定也觉得很烦吧。」

　　「…………」

　　「不过若说我没有罪恶感，那是骗人的。」

　　伊布莉丝倾出一丝自虐的语气，最后说道：

　　「毕竟摧毁精灵村里的不是别人──就是我啊。」

　　席恩──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那是距今将近百年前的事了。

　　精灵村里──遭到毁灭。

　　毁灭得体无完肤。

　　统治村里的当权者全数死亡，只有一小部分生还者逃出来，四散在大陆各地苟延残喘。

　　群木茂密生长的偌大森林化为终年暴风雪的极寒冻土。

　　毁灭的原因并非天灾，也不是被其他种族侵略。

　　而是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

　　她单枪匹马。

　　降生村里的「闇森精」──一个被蔑称为「禁忌之子」的孩子，将村里的一切全数冻结了。

　　第四章　前任勇者与闇森精

　　那里──是大陆的某处。

　　不对，或许不是。这里或许不是大陆，而是一个越过海洋，与大陆完全不同的场所。

　　在一座高耸的山上──不对，也有可能是非常、非常深邃的海底；又或者是在云层之上。

　　抑或根本就在魔界。

　　在超越次元的其他世界也说不定。

　　到头来──其实不管哪里都无所谓。

　　对「他」来说，自己身处何处，都只是一种无关紧要的概念。

　　「……呵呵，故事总算往前了一点。」

　　他的嘴角勾出一抹微笑，开口这么说着。

　　那是个一头白发，有着稳重面容的少年。

　　他的外表随处可见，并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特征。

　　「妳也来看看吧，爱特娜。看看妳的继承人这次会有什么活跃表现。」

　　须臾之间──

　　就在少年对着空无一物的空气说话的瞬间，一道人影随之浮现，彷佛一开始就存在于那里一样。

　　那是个面容一丝不苟的女人。

　　有着一头金色飘逸的长发，身上挂着白银铠甲。

　　看上去是个散发勇猛气质的美女──但唯有那双眼睛，眼神已经死去。

　　一双没有留下丝毫生气的空虚眼眸。

　　「继承人吗……你话说得可真好听。」

　　女人淡淡地说着。

　　「可是我没说错吧？他现在──就走在爱特娜妳的轨迹之上。」

　　「拜托别用那个名字叫我。那是很久以前就舍弃的名字。」

　　女人面无表情，却有些厌恶地告知。

　　「你说得对。妳舍弃了人类的名字，成为『魔王』，直到最后，都没用过『魔王』以外的称号。」

　　「…………」

　　「就算只有一点点，妳是否还眷恋着『勇者爱特娜』这个称号呢？尽管堕入魔道，还是不想玷污过去的荣耀？呵呵，没想到妳也有这么像人类的地方。」

　　面对少年了如指掌的语气，女人只是忽视。

　　她的名字是──爱特娜。

　　过去人们称她为「勇者」，是讨伐魔王、拯救世界的女人──同时也是后来变成魔王，企图毁灭世界的女人。

　　既是勇者，也是魔王的女人。

　　而讨伐化为魔王的她的──正是名为席恩•塔列斯克的少年。

　　「说来讽刺，以我个人来说，我倒觉得妳变成『魔王』之后，行动变得更像人类了。还是人类时的妳，心如止水，面无表情，有种超越常人的感觉。对『四天女王』而言──」

　　「……你够了。」

　　爱特娜厌烦地开口：

　　「如果你叫我出来，是为了这种没意义的谈话，拜托你饶了我吧，诺因。」

　　「嗯？诺因？」

　　「你对席恩•塔列斯克是这么自报姓名的吧？」

　　「噢，对耶，妳不说我都忘了，忘得一干二净。我的确要他叫我诺因。」

　　「你少忘记自己做过的恶作剧。」

　　爱特娜面无表情地说着。而诺因──却是一脸愉悦。

　　「我想想……我们刚刚说到别为了没意义的谈话叫妳出来是吧？呵呵，妳就陪我嘛。我偶尔也会想找个人聊天啊，自言自语总是会腻的。」

　　「为了这点小事就召唤死者，你真是个自私的家伙。」

　　说完这句毫无感情的言语后──

　　「所以呢？」

　　爱特娜继续说道：

　　「席恩•塔列斯克──进展到哪了？」

　　「才一个。」

　　「这样啊。进度可真慢。像他这么聪明，差不多也该发现了──杀死魔王而染上的能量掠夺……可以借着吸收圣剑获得改善。」

　　「他应该不是没发现。只是……他实在是人太好了。没有不惜搅乱国家，也要收集圣剑的打算。」

　　「哦。」

　　「妳当时拿到了几把圣剑？」

　　「七把。」

　　爱特娜说着。

　　然而明明开口问了，诺因却没什么兴趣地点头响应：

　　「噢，是喔。算是收集了不少嘛。」

　　「我在你的煽风点火之下，开始收集圣剑。等到我拿到第七把时──」

　　「啊啊，原来如此。大概也是在那个时候，妳就对世界绝望，变成魔王了。」

　　「别说得事不关己。那不就是你的计划吗？」

　　「抱歉啦。谁教我对已经结束的故事不感兴趣。」

　　诺因笑着说道，一点歉意也没有。

　　「不过……这可伤脑筋了，我没想到他居然对收集圣剑这件事消极成这样。亏我还很高兴，觉得他是个比想象中聪明的少年呢……没想到他的温柔大大凌驾了聪慧。我猜，如果只凭一己之私收集圣剑，八成会让他产生罪恶感吧。」

　　「嗯？那还真是出乎意料。比起解除诅咒，他更想选择世界的安宁吗？这样何止是温柔……根本是自我惩罚了。」

　　无法掌控的能量掠夺。

　　光是存在于此，就会吞噬周遭生命的怪物。

　　被全世界的人疏远、轻视、迫害，同时被迫接受永远的孤独。

　　在这样的地狱之中，倘若看见身体能恢复原状的光明──

　　就算那是必须不择手段的光明──也一定会巴着不放吧。

　　「哎，毕竟他和妳所处的状况不太一样。和身在真正的孤独中的妳不同，纵使受到诅咒，他现在仍然有同伴互相照顾，活得意外快活。」

　　「…………」

　　「不过……诅咒是吗？呵呵，以前的妳确实也说过这种话。把自己的症状称作『诅咒』，刻在右手上的纹章则是『咒印』。」

　　诺因备感滑稽而失笑。

　　「我觉得人类实在很有趣。对自己好的东西就是『神圣』，不好的东西就是『诅咒』，到底有多自我中心啊？到底有多以为神明是以人类为主而活的啊？」

　　诺因不断呵呵笑道。

　　让人不禁怀疑有什么好笑地独自笑着。

　　等到他笑够了之后──

　　「好了。」

　　他重新调整心情。

　　「反正不管怎么说，再这样下去就不妙了。即使我的标准再宽──这种进度还是太慢了。」

　　「你又要出手干涉了吗？」

　　「是啊。帮他打一针催化剂好了。」

　　诺因微微瞇起眼睛。

　　那双眼眸当中，有着非人的怪异光芒。

　　「自远古时代反复至今的『勇者』与『魔王』的故事……可不能断在这个地方。」

　　就让我稍微帮忙施点力吧。

　　就这样。

　　诺因说完──

　　往某个不知名的方向开始移动。

　　精灵。

　　他们是住在大陆北方的森林民族。

　　住在能够阻断外敌的深邃森林，使他们鲜少跟其他种族产生交流。

　　会出现在人类村里的精灵，顶多只有违背村里的戒律而被放逐的精灵。像那种被放逐的精灵，通常马上就会被人类抓住。纯血精灵非常稀有，他们能当作观赏用奴隶，以高价卖出。

　　精灵如果落单，就没有多大的能耐──但在悠久的历史当中，他们却不曾遭到其他种族侵犯。

　　因为──

　　只要在森林里，精灵就是最强的种族。

　　他们生在森林，受到森林喜爱──因此具有操纵林中植物的能力。

　　包围在精灵村里周边的森林本身就是一座坚固的城池，同时也是凶恶的攻击手段。盯上村里而踏入森林的侵略者，都会被森林抓住、被吞噬，无一幸免。就连住在魔界的高阶魔族，也不会靠近精灵的村里。

　　他们不会掠夺他人；相对的，也彻底拒绝他人的掠夺。

　　生活的一切都在森林当中开始与结束。

　　精灵这个种族就是这么封闭的民族。

　　圈在攻防一体的森林当中，不必畏惧外来的威胁──然而……

　　对他们而言，威胁反倒是从内部产生的。

　　「闇森精」。

　　那是数百年一次，会在精灵之间突然降生的变异存在。

　　相较于金发雪白肤色的精灵，「闇森精」的特征是与生俱来的褐色肌肤，以及灰白色的头发。

　　「闇森精」──与生俱来就拥有操纵冷空气的魔力。

　　他拥有夺取生物的体温、冻结大气、终止所有扎根大地的生物生命──对与森林共存的精灵而言，「闇森精」的力量是「杀死森林的力量」，受到恐惧、忌讳。

　　因此──

　　「闇森精」被称为「禁忌之子」，按照习俗，一生下来就必须马上杀死。

　　要在婴孩尚未开眼时，保持无名无姓的状态，用烈火烧个精光。只有将孩子的一切化为灰，毁灭一族的恶魔才算死绝，族人也能受到净化。

　　精灵们──如此坚信着。

　　这就是村里的戒律，也是常识。

　　一切都是为了守护森林，为了一族存续，极其正常的习惯。

　　他们全都出生在这样封闭的环境，以及这样的陋习中。

　　然而──

　　距今大约百年前──

　　有个女人生下「闇森精」女儿，却瞒着周遭不说。

　　这孩子原本一出生就注定要被杀死──女人却死命藏着她，企图保护这个为了被杀而降生的孩子。

　　大概是深深的母爱促使她这么做的吧。

　　可是到头来──

　　几年之后，精灵便发现了她的女儿。

　　母亲打破村里的戒律而遭到处刑。至于女儿则仿效过去的历史，要以净化之炎焚烧。

　　村里深处的祭坛──

　　女儿和婴孩不同，已经成长到能自己走路，于是他们将她的手脚绑住，关进一个狭小的木箱。

　　就这样──神圣的仪式开始了。

　　以长老和祭司们为中心，村中许多精灵聚集在场。他们脸上完全不见一丝罪恶感，有的只有安心的神色。

　　感觉就像能趁着偷偷住在村里的恶魔闹事之前处分掉，真是松了一口气那样──

　　当祭祀的祝祷词咏唱完毕，他们便一把火点燃放在木箱周遭的柴薪。

　　火舌一口气延烧，装着女孩的木箱转眼间就被业火包围。

　　过没多久──里头传出尖叫。

　　那是年幼女孩彷佛被千刀万剐的尖叫。

　　既是惨叫，也是求饶，更是恳求。

　　女孩一边体验自己的身体被业火焚烧那种宛如地狱的痛苦，一边不断叫着。她不断请求帮助，不断谢罪。

　　但所有精灵当中，没有人响应女孩的叫喊。

　　火焰就这么持续燃烧。

　　若是婴孩，烧个几分钟就会彻底死亡，女孩──却不幸长大了。别说肉体，萦绕着冰冷空气的「闇森精」魔力也随着肉体成长增强。

　　因此女孩获得勉强对抗火焰的能力。她死不了，也不会晕死，全身就这么持续受到业火灼烧。

　　精灵们为了完成仪式，不断补充柴薪，以求火焰不会熄灭。

　　就这样──

　　过了三天三夜。

　　仪式──总算落幕。

　　照理来说，除非「闇森精」死亡，否则仪式不会结束。

　　这次的结束，却以意想不到的形式造访。

　　而且结束的不只仪式。

　　有冷风。

　　阵阵彷佛灵魂深处已寒凉的慑人冷风从木箱当中窜出。

　　当木箱从内侧爆开──有个全身皮肤都被烧伤的女孩现出身形。女孩的样子让人看了揪心。她就这么对着天际吼叫。

　　用那副已经烧毁的喉咙，发出不成声的吼叫。

　　她的叫声像是咆哮，同时也像恸哭。

　　她的眼里流出漆黑的眼泪，看起来就像黑炭溶入泪水当中。

　　剎那间──

　　暴风雪以女孩为中心向上翻腾。

　　夹带着极寒之冷风的狂风不停吹拂，围在周遭的精灵们转瞬就被冰冻，下一秒随即化为冰尘消失。

　　即使如此，风雪仍旧没有消停。

　　狂风的范围越来越大，别说村庄了，甚至覆盖住整座森林。

　　连魔族都不会靠近的深邃树海──就在顷刻之间化为众生命都丧失了的永冻土。

　　所有的一切都化为冰尘，成为一片雪白的世界──

　　女孩只是独自一人流着黑色的泪水。

　　就这样──精灵的村里灭亡。

　　「闇森精」会杀死森林。

　　结果正如传说所言，讽刺地、残酷地成真。

　　精灵的村里就这么毁在一名少女的手上。

　　照理来说，「闇森精」会在无名之时走入鬼籍。被母亲藏起的她，却有母亲赐予的名字。

　　少女名为──伊布莉丝。

　　「…………」

　　现在是深夜。

　　伊布莉丝趁着其他人安睡时，一个人展开行动。

　　她整理好装备，悄无声息地从自己的房间往玄关移动。就在她将手放在门上，准备离开宅邸──之际。

　　「──妳想去哪？」

　　有声音。

　　一道已经听惯的声音自黑暗中传出。

　　「……少爷。」

　　伊布莉丝无力地呢喃。倚着梁柱站立的席恩缓缓往她面前走去。

　　「少爷怎么会在这里？」

　　「这是我要问的。」

　　「…………」

　　「妳想去哪里？」

　　「……啊──真是的。」

　　伊布莉丝发出怨叹，仰头并伸手盖住脸庞。

　　「你看穿了我的想法，然后埋伏在这里吗？少爷的洞察力真的是好到让人讨厌。」

　　「…………」

　　「唉──我真是逊毙了……耍帅耍成那样，结果根本全被看穿了。」

　　「……妳想……」

　　席恩说道：

　　「妳想去帮那些──变成奴隶的精灵们吗？」

　　「……是啊。你说对了。」

　　伊布莉丝状似投降地回答道。

　　席恩听了，稍微瞇起眼睛。

　　「奴隶──在这个国家是合法的。虽然现在正在推行奇怪的运动，但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拥有奴隶、买卖奴隶都没有罪。」

　　「…………」

　　「相反的，擅自帮助所属他人的奴隶逃跑，会构成和强盗、窃盗同等的罪名。」

　　「……这点小事我都知道。」

　　「──妳不是说『和我无关』吗？」

　　席恩说着：

　　「这是妳自己说的话吧？妳说事到如今，妳和精灵已经没有瓜葛，也无意摆伙伴的架子。」

　　「…………没错，少爷说得都对，我们是毫无瓜葛。事到如今，不管生还的精灵还有他们的孩子落到什么下场，都跟我无关。跟我无关……我一直……是这么想的。我一直……逼自己这么想……」

　　伊布莉丝的声音和表情增添了些许悲痛。

　　「可是像今天这样……亲眼看见被当成物品对待的混血精灵……我就觉得好像被迫重新体认到世上还是有很多被我害得没了亲人，又无家可归的精灵……」

　　「伊布莉丝……」

　　「……哈。你也觉得我事到如今到底有什么脸这么想对吧？明明消灭了村里的不是别人，就是我啊。」

　　伊布莉丝这声讽刺笑得着实让人心痛。

　　感觉就像用尽了办法，要将悲痛一笑置之。

　　「……伊布莉丝，我稍微知道妳的过去。封闭的民族特有的荒唐风俗才是万恶根源，妳所做的事──」

　　「啊……没关系啦，不用开导我。」

　　伊布莉丝盖过席恩的话，继续开口：

　　「其实──我没有后悔。虽然如果说我没有罪恶感，那肯定是骗人的……可是倘若时间倒流，无论做几次选择，我一定会重复做出一样的事。」

　　伊布莉丝的眼眸慢慢黯淡无光。

　　那是连悲伤和愤怒都能覆盖的深邃黑暗。

　　「杀了我的母亲，甚至还想杀我的家伙，都是死有余辜的邪魔歪道。没发现自己是邪魔歪道的家伙，是最恶质的……毁了那种恶心的村里，我一点也不后悔。」

　　然而──伊布莉丝接着说。

　　那双暗淡的眼眸，浮现了一丝迷惘和挣扎。

　　「……村里也有什么都不知道的精灵……他们……还有他们的孩子，被灭村之后，没了居所，然后沦为奴隶……一想到这件事，我就坐立难安。」

　　「…………」

　　「我知道我说这些都只想到自己。事到如今，我也没想过要求得他们的原谅，更不觉得我该赎罪。我现在只是在自我满足，这件事我清楚到令人生厌。可是……既然看到了，既然他们在我伸手可及的范围，那我想做点什么。我忍不住……有这种想法。」

　　「……所以呢？」

　　面对满脸苦涩吐露心境的伊布莉丝，席恩开口发问：

　　「所以妳想怎么做？」

　　「咦？」

　　「妳想帮助变成奴隶的精灵们……可是妳知道多姆鲁他们人在哪里吗？」

　　「这……这个……我会……嗯，就努力找吧……」

　　「唉，受不了。就算妳再怎么瞻前不顾后，也该有个限度吧。」

　　席恩一副早知如此地叹了口气，随后将手放进口袋里。

　　他从口袋里拿出的是──

　　「这是……老二？」

　　「不是！」

　　「噢，我说错了。不是老二，是假阳具。」

　　「对，是假阳具，模拟男性性器的……不对不对！这也不是假阳具！」

　　席恩一边吐槽，一边要对方仔细看清楚自己手上的东西。

　　「是『木芥子』！『木芥子』！凪不是说过了吗！」

　　「啊──对对对。是叫这个名字的玩偶。」

　　「木芥子」。

　　那是在凪的祖国流传已久的传统人偶。

　　席恩现在手里拿着的东西，就是前几天引发一场小骚动的木制人偶。虽然那时候只是将木头削整过的原始状态，现在却用颜料涂出衣服和头发，脸也确实画出来了。和之前相比，确实更有人偶的样子。

　　「那次骚动后，凪给了我好几个。」

　　「哦，是噢。所以……少爷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拿出来？你该不会是想用下流的笑话，减轻沉重的气氛吧……？」

　　「不是！我有我的用意！」

　　席恩大吼之后，开始解释：

　　「难得凪送我人偶，我想说除了当成摆饰，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用途，现在正在多方尝试。」

　　「…………」

　　「我……我可不是讨厌把它当成饰品喔！我才不觉得半夜看到这副眼睛一点笑意也没有的笑容很可怕喔！」

　　席恩这完全是自掘坟墓。

　　「咳咳！呃……总之我试过很多做法──然后想到可以拿来当发信器。」

　　「发信器……」

　　「若要保留魔力，『人偶』这种形状的东西会相对顺利。只要把非常微量的魔力附着在上面，就能变成只有我可以感应到的专属发信器。」

　　「……少爷该不会……」

　　「没错。多姆鲁来的时候，我事先拜托过凪了，要她趁机把『木芥子』发信器装在马车上。」

　　「…………」

　　「这个现在还只是试作品，性能很阳春，附着在上头的魔力，最多只能维持六个小时。所以我们没时间慢慢来了。」

　　「…………」

　　伊布莉丝瞠目结舌，哑口无言。

　　见她如此，席恩再度开口：

　　「我看妳好像误会了──伊布莉丝，我可不是来阻止妳的。」

　　「…………」

　　「如果妳要去救精灵，那我也会跟妳去。要是交给妳一个人，谁知道妳会闯出什么祸，我实在担心得要死。」

　　「少爷……」

　　伊布莉丝困惑地看着以桀骜不驯的口吻抛出这句话的席恩。

　　「……少爷，你真是把我看得很透彻，透彻到让人讨厌的地步。居然从你知道那个奴隶商人过来的瞬间，就做了这些布局……」

　　「我并不是全都看透了。要是妳没有采取行动，我也无意做出什么提案。」

　　席恩说道：

　　「我刚才也说过，买卖奴隶不算犯罪，在这个国家是合法行径；反倒是擅自帮助所属他人的奴隶逃跑，将会构成和窃盗、强盗同等的罪名。」

　　不过──席恩继续说：

　　「比起这个国家的律法，我更看重妳的想法。」

　　「……这样好吗，少爷？你会变成罪犯喔。」

　　「哼，我本来就是见不得光的人。事到如今，再多一、两个罪名根本无所谓。」

　　席恩耸了耸肩：

　　「不管怎样，我都不能交给妳一个人去办。毕竟要是妳像平常一样，随便交差了事，我可应付不来。我来帮妳……唉，我会帮妳巧妙处理，让事情不会闹大啦。」

　　「……噗……啊哈哈。」

　　伊布莉丝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真是的，明明是个小不点，却老爱耍帅。」

　　「什……妳……妳别捉弄我了！我是认真的──」

　　愤慨的席恩话才说到一半──

　　便感觉到一阵轻柔的触感。

　　伊布莉丝稍微蹲低了身子，轻轻地抱住席恩。

　　（插图014）

　　「呃，啊……」

　　「谢谢你，少爷。」

　　耳际传来的感谢话语拍打着鼓膜。

　　伊布莉丝平常不是会频繁和他有肢体接触的人，但还是有过好几次半开玩笑地搂住他的情况。

　　然而这是第一次。

　　被她这样轻轻包覆着，拥在怀里。

　　「呃……喂，伊布莉丝……妳想抱到什么时候啊？」

　　「……呵呵，偶尔一下下有什么关系嘛？或者你要我更进一步──」

　　「──咳咳！咳咳咳！」

　　有声音。

　　一道实在太过刻意的咳嗽声响彻玄关。

　　「──呃！」

　　伊布莉丝突然整个人从席恩身上弹开。

　　接着，雅尔榭拉、菲伊娜、凪自柱子后面走出。

　　「呃……原……原来妳们都在啊？」

　　「是呀，我们从头看到尾哟。事情我们都从席恩大人那里听说了。」

　　「……少爷，你的口风很松耶。」

　　「可……可是我觉得瞒着大家也不好……」

　　被伊布莉丝一瞪，席恩不禁结结巴巴地找借口。

　　雅尔榭拉面带冷冷微笑，往伊布莉丝凑近。

　　「呵呵呵，亏妳平时还那么看不起我们，说我们是色情狂、发情期，结果稍微跟席恩大人独处，自己却是这副德性啊，伊布莉丝？」

　　「才……才不是咧，我刚才是……是……」

　　「小席大人也不好。明知我们都看在眼里，却完全不抗拒。」

　　「我……我只是吓得无法动弹而已！」

　　「……主公……您这么讨厌把『木芥子』摆出来吗……？属下还以为您是因为喜欢，才改造成发信器的……」

　　「啊啊！不、不是啦，凪！妳的『木芥子』人偶真的很棒！真的做得很好！只是……我……我晚上跟它对到眼，实在觉得很可怕……」

　　众人像平常一样开始吵闹。

　　等骚动告一个段落──

　　「妳们……都不阻止我吗？」

　　伊布莉丝看着其他女仆说道：

　　「我们明明已经决定要舍弃过去的一切，以少爷的女仆在这个地方生活了……我却做出这种留恋过去的事……」

　　「……我不会阻止妳喔。」

　　答出这句话的人，是雅尔榭拉。

　　「既然席恩大人已经同意，那我们也没有道理阻止。毕竟席恩大人的命令不容置喙。」

　　而且──雅尔榭拉继续说着。

　　嘴角隐约浮现一抹微笑。

　　「妳会回来对吧？」

　　「……是啊。」

　　伊布莉丝点了点头。雅尔榭拉见状，也满意地颔首。

　　「既然这样，那就去吧。」

　　「我有同感。」

　　「我和她们一样。」

　　菲伊娜和凪也用力地点头认可。

　　「妳们……真受不了，妳们这些人未免也太好讲话了吧。」

　　伊布莉丝低下头，用力说出这句话。感觉她似乎想尽办法要口出恶言，但就是压抑不了上扬的嘴角。

　　「那么──我们走吧。」

　　「……是。」

　　在三名女仆的目送下，席恩和伊布莉丝离开了宅邸。

　　几个小时后──

　　等他们两人抵达多姆鲁的所在地时，已经是清晨时分。

　　他的隐匿处位于巴坦镇附近的一个小村落。

　　「有反应的是那一家。」

　　席恩小声说着。

　　那是一间座落在村外的老旧独栋房子。

　　房子旁边就停着多姆鲁的马车和货厢。

　　他们首先走近货厢。

　　悄悄窥探货厢内部──但里面什么也没有。

　　「……看来至少没有把奴隶整个塞在里面，然后放着不管。」

　　根据席恩在结界内感觉到的气息，多姆鲁除了带进宅邸的那两个精灵，货厢上还载着其他六个精灵。

　　如果他是恶质的奴隶商人，极有可能会让奴隶睡在屋外。不过看来多姆鲁拥有的奴隶并未受到那么恶劣的对待。

　　席恩缓缓松了口气，心中同时却也涌现疑问。

　　（真是奇怪……我还以为他跟好几个同伙一起共事。可是……）

　　这附近并没有多姆鲁所属商会的分会。席恩原本以为他伙同数名同伴，带着大量的奴隶远征至此……这个家却只有一台马车。

　　（追根究柢，把这个家拿来当据点，根本太小了……）

　　席恩一边思考，一边往货厢深处看去，随后回收放在那里的「木芥子」。

　　「少爷你还要回收那根老二啊？」

　　「这不是老二，是『木芥子』……也不能不回收吧？」

　　这是凪送的礼物，得好好珍惜。席恩一边这么告诉自己，一边把看了就让人发毛的人形发信器放入怀中。

　　「既然不在这里……就代表精灵小孩们都在家中吗？」

　　说完，两人消除气息，朝屋子走去。

　　如今已是清晨，朝阳开始升上天空。如果可以，他们也想趁夜──趁着多姆鲁睡觉的时候，把一切收拾干净。无奈受到发信器的时间和移动距离限制，只能挑这个时候了。

　　「先来确认作战计划。」

　　席恩缓缓朝屋子移动，同时小声告知：

　　「潜入家中后，我会用催眠魔术让多姆鲁昏倒。如果他有同伴，也让我来应付。」

　　「了解。」

　　「搞定之后，我们一起带着精灵们逃走。」

　　「收到。可是……这还真是个有够单纯的计划耶。」

　　「这么单纯反而比较好。」

　　多姆鲁没有战斗能力。

　　就算选择强硬一点的方法，也有办法应付。

　　「可是少爷，项圈要怎么办？我记得那玩意儿只能用专用的钥匙，否则绝对打不开吧……？倘若硬是扯开，就会启动毒针机关。」

　　「如果是我，就有办法硬拆。而且可以毫发无伤。」

　　「……你真是可靠到很离谱耶。」

　　伊布莉丝现在的心情已经跨越佩服，完全傻眼了。

　　另一方面，席恩则是感到了些许的罪恶感。

　　（……总觉得这样好像强盗，我不太喜欢。噢……不对，不是『好像』，我根本就是强盗了吧。）

　　他在内心自嘲。

　　他现在要做的事情，毫无疑问是犯罪行为。

　　席恩不会对揣测伊布莉丝的心思这件事感到迟疑……可是他跟多姆鲁并未直接结仇。尽管多姆鲁对待两个奴隶精灵的方式，让人没有好印象，却也只是做好身为奴隶商人的工作罢了。

　　所以席恩姑且带着一点聊表心意的金钱。

　　用催眠魔术让他昏倒之后，席恩打算把这些钱放入他的怀中。

　　（……但既然要这么做，还不如一开始花钱买下所有奴隶，然后再把他们放跑就好了。）

　　这是最简单，也是合法的解决方式。

　　席恩并不是没有积蓄。

　　如果是市价惨跌的混血精灵，他完全有能力买下多姆鲁带去的所有精灵。

　　可是──他就是不喜欢这样。

　　花钱买下奴隶这件事──等于承认沦为奴隶的少女们是物品。

　　尤其是在伊布莉丝面前，席恩更不想和奴隶商人交易精灵。

　　但也就是因为这个小小的坚持，现在才会非得采取这么迂回的手段。

　　「要走喽，伊布莉丝。」

　　席恩下定决心说道。

　　首先，为了确认屋里的情况，他们从窗户偷偷窥探。

　　接着──一幅超乎预期的景象映入双方眼帘。

　　「啊哈哈，等我等我，多姆鲁先生，等等我！」

　　「嘿！我揍，我揍我揍！」

　　「好痛！痛死了……喂喂，妳们手下留情一点啊。好痛！喂，别拉我的胡子……！」

　　「噫噎噎！多姆鲁先生，露科欺负我！」

　　「呀啊啊！才不是，是露卡先打人的！」

　　「啊啊……露卡、露科，别哭了。哦哦，乖乖。好痛！我……我说了，别拉我的胡子……！」

　　「够了！你们几个给我差不多一点！早餐时间到了！我从刚才开始就喊了好几次吧！」

　　「哇啊，是亚儿姊！亚儿姊生气了！」

　　「呀哈哈！快逃啊！」

　　「哎哟，真是的，你们老爱胡闹……！」

　　「好了啦，亚儿，有什么关系呢？」

　　「多姆鲁先生你也不好，生气的时候就该确实生气啊。」

　　「……唔呵呵，我就是不会生气和大吼嘛。」

　　「受不了，你就是人太好了。昨天去塔克斯卿的宅邸时也是，你对待我和奥儿应该要更粗暴才行，要展现出我们是听话、好用的奴隶也行啊……」

　　「唔呵呵……真是抱歉。我脑子里也知道应该这么做。可是……」

　　「妳就到此为止吧，亚儿。」

　　「奥儿……」

　　「正因为是多姆鲁先生这么好的人帮了我们，我们才能像这样活到今天呀。」

　　「……是这样没错。」

　　「好了，各位，来吃饭吧。不然难得煮好的汤要凉掉了。」

　　「好～」

　　「知道了，奥儿姊。」

　　「等……等等，为什么你们就只听奥儿的话啊！」

　　「「…………」」

　　从窗户窥探屋内情况的席恩和伊布莉丝不禁哑口无言。

　　他们无法相信呈现在眼前的光景。

　　（这……这是怎样啊……？）

　　欢笑。

　　那里有的──只有欢笑。

　　在屋里的人除了多姆鲁，其余全是精灵奴隶。年纪还小的小精灵们都戴着坚固又让人不舍的项圈。

　　（插图015）

　　但他们不论男女，脸上都没有奴隶那样的悲怆感。

　　别说悲怆了──他们甚至满脸洋溢着希望和幸福。

　　那两个比其他孩子稍显年长的精灵──亚儿和奥儿，也不像昨天在宅邸看到的那样，宛如人偶般面无表情。

　　亚儿的表情强势，奥儿则是有着沉着成熟的表情。

　　她们活泼的态度简直判若两人，还负责准备其他孩子的餐点。

　　以及──多姆鲁。

　　有着臃肿的身材，笑声厚脸皮的奴隶商人。那个脸上挂着逢迎拍马的下流笑容，把精灵当成商品对待的他就像一场谎言──如今的他有着一张温柔的面容。

　　他被精灵小孩们包围，发自内心笑着。

　　精灵们看起来也对他敞开了心房。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多姆鲁先生，今天要怎么办呢？」

　　早餐吃到一半，亚儿开口问道。

　　「……今天我想往北看看。听说越过北边山头之后，附近有个边境伯爵的宅邸。」

　　「我明白了。」

　　多姆鲁一脸沉痛地说完，亚儿也做好觉悟，点了点头。

　　这时候孩子们开始躁动。

　　「咦……今天还要去把姊姊们卖掉吗？」

　　「难得昨天失败了说……」

　　「……呜呜，人家受够了啦。人家想永远跟大家在一起……」

　　「你……你们……别这么任性！这也没办法啊……谁教我们已经完全没钱了……」

　　「……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都是我不好……」

　　多姆鲁圆润的脸快速扭曲，感觉随时都会哭出来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

　　「……咦？什……塔、塔克斯卿？」

　　「啊。」

　　或许是因为状况太过出乎意料，让人脑袋一片混乱，所以不禁紧黏着窗户窥探吧。

　　总之，席恩和伊布莉丝被屋里的人发现了。

　　屋子里空荡荡的。

　　几乎只有最基本的家具，他们还用木材和木箱来充当椅子。梁柱和墙壁也已经严重损伤。

　　一问之下，多姆鲁等人一个月前就住在这里了。以几乎是免费的价格，承租这间村落所有的空屋。

　　「……那么多姆鲁，你是说你早就辞掉商会的工作了是吗？」

　　「是的……」

　　席恩和伊布莉丝两人隔着一张又旧又有醒目伤痕的桌子，面对多姆鲁谈话。

　　亚儿和奥儿则是带着精灵小孩们待在屋外。

　　「……唔呵呵，说来惭愧。」

　　多姆鲁自嘲地笑道，然后开始述说。

　　在宅邸见面时，那道只会令人生厌的招牌笑声，如今却感觉非常空虚。

　　「其实战争结束之后，奴隶的需求就逐渐减少了。富裕的贵族们倾向雇用正规的佣人，而不是奴隶，商会的收益因此每况愈下……这时候压垮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那个『奴隶解放运动』。」

　　或许是世界恢复了和平，最近人民和邻国的交流比以前还要兴盛。想当然耳，他国的情报和文化也会随之输入国内。

　　周边几个国家当中，也存在着没有奴隶制度的国家。

　　甚至有国家公开承认亚人的存在，和人类和平共存。

　　一旦这方面的情报进入国内，自然会影响文化、制度，并且产生改变。

　　在这种情势的转变下，国内的奴隶市场成了黄昏产业。

　　「经营一旦恶化，上头当然……就会命令我们处理库存。」

　　此时多姆鲁瞥了一眼窗外。

　　精灵小孩们正快乐地在外头玩耍。

　　「上头要求我……处理我负责的那些孩子们。」

　　「…………」

　　要说正常的确是很正常的流程。

　　奴隶商会处分卖不出去的奴隶是很常见的事。

　　虽说是奴隶，还是有法律承认他们拥有最基本的人权。但那顶多只针对买下奴隶的主人而设。

　　法律只是防止富裕阶级的人过度虐待和体罚，至于奴隶商会私下处分奴隶，则被当成不成文规定，予以默许。只要随便交出报告，说「有传染病的嫌疑」，上头也不会深究。

　　「一开始……我本来想照着命令，杀死他们。可是……我就是办不到……唔呵呵，很可笑吧？我过去明明卖了那么多奴隶。就算这样……只有那些孩子，我就是狠不下心动手。因为他们长期卖不出去，我已经照顾他们好些年了……」

　　大概是对他们有了感情吧。

　　奴隶商管理奴隶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过度投入。看来多姆鲁是失败了。

　　一旦无法把奴隶当成「物品」看待，对奴隶商就是致命的失败。

　　「等我回过神来……我已经退出商会，还拿出我所有的资产，买下八个自己照顾的奴隶了。」

　　「…………」

　　「这话说来讽刺，多亏混血奴隶卖不出去，价格跌落了，所以以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奴隶商的存款，才勉强有办法买下。」

　　「……原来如此。」

　　事情大致上都明了了。

　　这时候──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来我们这里做生意？」

　　伊布莉丝开口问道。

　　她似乎不吐不快。

　　「既然你这么地看重他们，那么继续照顾他们不就好了？既然出手帮忙了，就负责到最后──」

　　「别说了。」

　　席恩举起手，制止话语中充斥着怒气的伊布莉丝。

　　「……如果可以，我也想继续和那些孩子们在一起啊……那些孩子的笑容，不知道给了我多少救赎……可是我已经不行了。为了买下那些孩子，我花光了自己的积蓄，所以已经不剩什么钱了。」

　　多姆鲁忍着呜咽说着：

　　「那些孩子是亚人，也是奴隶，根本不可能交给孤儿院，也没办法得到一份正经的工作……到头来，能让他们活下去的路，也只有请哪个有钱人把他们买回家了。否则的话，他们只能跟着我一起饿死……」

　　「……唔！」

　　伊布莉丝咬紧了唇瓣，或许是对情绪化而轻易开口责备对方的自己感到羞愧吧。

　　席恩笔直看着对方。

　　「她们……好像也明白你的苦衷。」

　　他的脑中浮现的是，在宅邸见到的亚儿和奥儿。

　　宛如人偶般面无表情以及态度。

　　那副──拚死扮演受到严格调教，已经是个好奴隶的样子。

　　「……说来悲伤，至少在我看来，她们已经接受自己的命运了。明白要让自己活下去的办法，就是以奴隶的身分过活……」

　　「…………」

　　「都怪我太没用了，我真是对不起他们。所以我才会这样，拚命地寻找买家，希望他们所有人至少都能待在一个好主人身边……」

　　「……情况我都了解了。」

　　席恩说道。

　　然后闭上眼睛，思索了一会儿。下一秒──

　　「嗯……我想了很多，还是觉得很可惜。」

　　接着这么说。

　　以宛如演戏般呆板的口吻说着：

　　「多姆鲁，我还是决定跟你买奴隶。」

　　「……呃……什么！」

　　多姆鲁惊叫出声，坐在席恩身旁的伊布莉丝也瞪大了眼睛。

　　「这、这是真的吗，塔克斯卿？」

　　「是啊，这不是谎言。」

　　「谢……谢谢你。那么你想要亚儿还是奥儿？又或者想要别人……」

　　「全部。」

　　「……咦？」

　　「八个人，我全买了。」

　　「…………」

　　多姆鲁已经超越吃惊，脸上写满愕然。

　　席恩接着又说：

　　「关于混血精灵──多姆鲁，如果你也没工作，要我雇用你也行喔。」

　　「呃……我、我吗？」

　　「是啊，我想拜托你──负责照顾我买下的他们。」

　　「照顾……」

　　「接下来你和他们就往邻国──阿斯托共和国去吧。」

　　阿斯托共和国。

　　那是位于罗格纳王国西南方的一个小国。

　　「阿斯托国内没有奴隶制度，是个对亚人也很宽容的国家。就算是混血精灵，也不会受到歧视。说是这么说，要你们离开故乡，去其他国家生活，想必得面对很多困境……即使如此，也总比住在这个国家好得多。」

　　「…………」

　　「你意下如何？」

　　「……呃……啊，不、不好意思，我完全跟不上你说的话……其实，我也不是没想过要去阿斯托……但还有项圈的问题。毕竟我国禁止奴隶未经许可擅自出国。」

　　「你说项圈的话，我拿得下来。」

　　席恩说道：

　　「关于出国许可，我也可以去跟上头谈。我认识一个万事通在骑士团里。只要我拜托那个人，再包个红包给关卡的官员，要出国根本轻而易举。」

　　「…………」

　　「『如果可以，我也想继续和那些孩子们在一起啊』。假使你刚才这句话发自肺腑，那我希望你可以在新的土地和他们互相扶持。希望他们能够不以奴隶的身分，而是以原原本本的他们找到活下去的路。」

　　「…………」

　　「当然了，这是我委托给你的工作，报酬我会确实给你。我马上就提供能让你们未来几年不愁吃穿的金钱。」

　　说了这么多，席恩最后看着身旁的伊布莉丝。

　　「妳觉得这个结论怎么样？」

　　「……呵呵。」

　　伊布莉丝笑了。

　　打从心底觉得好笑。

　　「这样好吗，少爷？钱会一下少了很多喔。」

　　「哼。我身上大部分的积蓄都是王室给的钱。真要说起来，多姆鲁和他们也算是这个国家制度和政策下的被害者……既然这样，拿国家的钱保证他们的生活，这很合理吧？」

　　「呵呵，你不觉得这理由很牵强吗？」

　　「才不会。」

　　伊布莉丝语出调侃，席恩则是不悦地鼓起腮帮子。

　　「……为……为什么？」

　　但多姆鲁似乎还完全无法理解状况。

　　这也难怪。

　　昨天才刚见面的陌生人，竟然愿意给他们一大笔钱。

　　「你为什么要为了素昧平生的我们，做到这个地步……？」

　　「……嗯。这个嘛，我也有我的理由。」

　　毕竟无法明言伊布莉丝的身分。

　　席恩思索着言语，不知该说些什么。

　　「该怎么说呢……其实我很喜欢。」

　　最后，他留下了这句话：

　　「我喜欢替素昧平生的人尽一份心力。」

　　之后──

　　席恩离开村庄，先回一趟宅邸。

　　为了拿下项圈，需要专用的药品和媒介，因此他必须回去宅邸拿。而且也得顺便把这段时间的生活费交给多姆鲁。

　　席恩回到宅邸后，首先向三个女仆说明这些事。

　　「是喔，真的假的？那个老伯伯其实是个好人啊？」

　　听完席恩的解释，菲伊娜发出惊讶的声音：

　　「真是不敢相信。那张脸绝对是坏人吧？他长得就像个无良商人啊。」

　　「别以貌取人。」

　　席恩姑且出言规劝……但说实话，他和菲伊娜有同样的感受。

　　「但不管怎么样，顺利解决就好。就某种意义来说，这也算是最和平的结局了吧？」

　　「是啊。」

　　多姆鲁并没有虐待身为奴隶的精灵们。别说虐待了，他甚至救了他们的性命。

　　如果按照当初的计划，他们本来打算从多姆鲁手中硬抢那些奴隶。但关于那些奴隶之后该怎么办，他们倒是从未想过。毕竟发信器有时间限制，他们没有时间想那么多。

　　幸亏多姆鲁的本性出人意料地好，精灵奴隶们往后的生活已经不必再操心了。

　　能够和平收场──真的太好了。

　　「伊布莉丝应该也会很开心吧。」

　　凪开心地说着，就像替自己感到开心一样。

　　「她一定会铭记主公的度量之大，并感激您的。」

　　「……难说噢。」

　　席恩难为情地说出模棱两可的话。

　　顺带一提，伊布莉丝现在不在宅邸里。

　　她留在村中照顾那些精灵们。

　　原本她也预定要一起回来，但在出发之际，被精灵小孩们逮个正着。

　　他们不断央求伊布莉丝陪他们玩。席恩无可奈何，只好把她留在那里。

　　「啊，对了。关于钱的事，抱歉，我先斩后奏。其实应该也要征得妳们的同意才对。」

　　「啊……算了算了啦，这也没办法啊。我是觉得有点浪费啦。因为这样感觉就像在捐钱一样。」

　　「菲伊娜，不要对主公决定的事有微词。主人要怎么用钱，不是家臣可以插嘴的。」

　　「只要是席恩大人决定的事，我们唯有服从。」

　　「嗯啊……是是是，妳们说得对，就是这样。」

　　菲伊娜受到凪和雅尔榭拉的责骂，心不甘情不愿地同意。

　　「可是席恩大人……」

　　「怎么了？」

　　「请恕我多嘴……您真的有必要做到这种地步吗？」

　　「……这不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吧？虽说和我没有直接关联，那些精灵奴隶们却和伊布莉丝的过去有关，我怎么能放着不管──」

　　「不，不是的，我不是这个意思……真是抱歉，我说得不够清楚。」

　　雅尔榭拉深深低头赔罪，继续往下说：

　　「我不是想劝谏您救助精灵们这件事──只是觉得再过不久，他们就不需要帮助了吧？」

　　「什么意思？」

　　「这个国家现在不是盛行『奴隶解放运动』吗？」

　　「…………」

　　「我听说这个运动的重点要求，就是亚人奴隶。所以席恩大人不用主动伸出援手，很快的，那些亚人奴隶所待的环境也会慢慢好转不是吗？」

　　「……关于这个运动……」

　　席恩思考了一会儿，最后开口：

　　「说实话──我抱持着非常怀疑的态度。」

　　「咦……」

　　「我知道的也不是很多，所以不太想凭猜测就评论……但我不认为那种粗糙的运动能让国家变好。」

　　席恩将手放在下巴思索着。

　　「不对，只是粗糙倒还好。然而那样子……就是会让我觉得有什么内幕。」

　　就在席恩沉浸在思绪中时──

　　戴在左手的戒指，也就是戒指型通信机有了反应。

　　是来自列维乌斯的通信。

　　其实席恩在从村子回来的路上，已经联系过列维乌斯了，但当时他似乎没空，所以没能接通。现在他响应了。

　　席恩离开座位，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才连上列维乌斯的通信。

　　『抱歉，席恩，我刚才在处理事情。』

　　「无妨。毕竟你的立场也很忙碌。」

　　『这是在挖苦我吗？』

　　「……你为什么会觉得是挖苦？跟你讲话实在很累。」

　　『哈哈，抱歉啦。我这么讲是有点针对性。』

　　双方稍微抬杠后──

　　『所以你有什么事吗，席恩？』

　　列维乌斯首先切入话题。

　　『不过你会主动联络我，我实在感觉不出会是什么好事。』

　　「别这么紧张。不是什么大事。」

　　随后，席恩简单说明了这次事情的原由始末。

　　关于多姆鲁和精灵奴隶的事。

　　以及他想让他们离开国家到阿斯托，请列维乌斯事先知会国境警备和关卡的人们。

　　『……你还是老样子，就爱做个圣人君子。』

　　听完席恩说的话，列维乌斯有些傻眼地说着。

　　『真亏你有办法为了素昧平生的人做这种事。』

　　「……因为他们也不算完全和我无关啊。」

　　『嗯？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有关的只有那个女仆──那个女「闇森精」不是吗？』

　　「和伊布莉丝有关的事，就和我有关。」

　　『……恭喜你们感情还是一样好。』

　　「少啰嗦。你别管。」

　　面对这道调侃，席恩不悦地反击。

　　『唉，行啦。我会打点好这件事啦。所幸我国最近和阿斯托交好，国境审查也没有多严格。只要我事先疏通好，他们都能顺利过关。』

　　「谢谢你了。列维乌斯。」

　　『这也不是你需要道谢的大事。』

　　列维乌斯轻松说着。然后──

　　『不过……奴隶啊？』

　　说出这句耐人寻味的话。

　　「怎么了吗？」

　　『没有……我只是在想，你说那个叫作多姆鲁的男人，原本所属的商会……是叫戴斯忒吗？』

　　「呃……对啊。」

　　『现在刚好有个关于这个商会的糟糕八卦。我刚才之所以没有响应你的通信，就是在忙这件事。』

　　「什么糟糕八卦……？」

　　面对席恩的反问，列维乌斯这么回答：

　　『就是「奴隶解放运动」──背后真正的目的，总算明了了。』

　　第五章　前任勇者与贵族

　　「……唉，累死我了。」

　　被精灵小孩们恣意捉弄的伊布莉丝，蹲在房子的阴影处，吐出一口气。

　　（小孩子为什么会那么有精神啊？）

　　她抬起头，随即看见孩子们还在屋子旁边踢球玩耍。

　　他们各个天真、鲁莽，而且无忧无虑地嬉闹着。

　　（……毕竟我平常只会面对少爷，根本不知道普通的孩子是怎样。）

　　伊布莉丝在内心苦笑。

　　席恩•塔列斯克。

　　一切都超出常理的少年。

　　实力和实绩自然不在话下，就连性格和智慧也超乎一般少年。

　　正当伊布莉丝迷迷糊糊地想着这种事时──

　　「……请问……」

　　她的背后传来一道声音。

　　伊布莉丝回过头，只见那名短发的精灵少女──亚儿就在她的身后。

　　她以不安的眼神看着伊布莉丝。

　　「妳还好吗？那些孩子有没有什么失礼的举动……」

　　「嗯？啊……没事没事。我不要紧。我只是不习惯，觉得有点累，所以休息一下。」

　　伊布莉丝随口回应，并站了起来。

　　「真的很不好意思，请妳陪孩子们玩。」

　　「我就说不用介意了啦。而且跟行为举止符合年纪的小孩子玩，还算是新鲜有趣。」

　　毕竟少爷的行为举止根本不符合他的年纪。

　　伊布莉丝在心中补充。

　　「那就好……请问……」

　　亚儿继续问道：

　　「塔克斯卿为什么要帮助我们呢？」

　　「…………」

　　「不是的，那个……当、当然了，我不是有什么不满！我真的觉得这是个不可多得的提案！我只是……很好奇他的理由。」

　　站在亚儿她们的角度──也难怪会这么觉得了。

　　毕竟这整件事就像正当他们处在绝望深渊时，一个路过的有钱人不求回报地帮了他们一样。

　　也难怪会无法相信了。

　　（可是说到理由……与其说是为了我，不如说是我害的吧？）

　　虽然席恩未曾说过半句邀功的话，但他确实是替伊布莉丝设想而行动。

　　（……其实──少爷也不是把我当成最特别的人吧。要是其他三个人遇上同样的状况，他一定也会做出同样的事。）

　　席恩•塔列斯克就是这样的人。

　　「……我家的少爷就是个烂好人啦。」

　　伊布莉丝说道。

　　虽说是模糊焦点的话语，却也是她打从心底说出的真话。

　　（他真的……是个烂好人。）

　　比任何人都要强悍，比任何人都要温柔。

　　这就是名为席恩•塔列斯克的存在。

　　「欸欸，女仆姊姊！」

　　这时有一道声音呼唤着伊布莉丝。

　　原本在不远处玩耍的孩子们，不知何时来到她们身边。

　　「继续跟我们一起玩啦！」

　　「……好好好，我知道了啦。真拿你们没辙。」

　　尽管发出懒散的声音，她的表情却显得柔和。

　　（偶尔这样也不错啊。）

　　陪孩子们玩耍也不赖。

　　就算──一想到这些孩子是被自己害得失去居所，复杂的心境就无法抹除，她还是这么觉得。

　　她总觉得有股如释重负的心情。

　　觉得自己彷佛受到了宽恕。

　　「女仆姊姊的头发是白色的，好漂亮喔。」

　　这时候，有个孩子这么说道：

　　「而且皮肤的颜色是蜂蜜色，感觉好像──『闇森精』喔。」

　　这恐怕只是一句稚子天真无邪的感想。没有恶意和揶揄，只有率直的感想。

　　伊布莉丝感到内心一阵冰凉，也只是一瞬间的事。

　　然而──

　　「不……不乖！妳在说什么啊！这样对姊姊很没礼貌耶！」

　　亚儿却立刻发出大吼，告诫孩子不可如此，

　　接着低头对伊布莉丝致歉：

　　「对不起，这孩子说了没礼貌的话……被说成是『闇森精』，一定让妳很讨厌吧……」

　　「……不会，我还好。妳也不用在意。」

　　伊布莉丝轻描淡写回答。

　　她的心冷静到连她也觉得不可思议。没有愤怒，也没有悲伤，只是把那句话当成理所当然，就这么接受了。

　　但是……

　　「妳们果然对『闇森精』怀恨在心吗？」

　　当她回过神来，这道疑问便从嘴里蹦了出来。

　　「咦？」

　　「……唉，也是啦。毕竟都是『闇森精』那个蠢货，害得妳们没了故乡。」

　　「这个……说实话，其实我也不知道。」

　　亚儿以迷惘的声音说着：

　　「我只从母亲口中听说，因为『闇森精』的关系，精灵村里才会灭亡。当她兴起暴风雪攻击村里的时候，住在村外的母亲用尽了全力，才成功逃到森林外面……之后她在人类的国家中吃了很多苦。所以……我想母亲大概痛恨着她，抱着这股怨恨而死去。」

　　「…………」

　　「可是我……没有直接见过那个人，所以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怨、怎么恨那个人……」

　　而且──亚儿继续说：

　　「如果『闇森精』没有攻击村里，我想母亲一定一辈子都不会离开村落……这么一来，她就不会认识人类的父亲，我这个混血精灵也就不会出生。如此一想……我觉得好像也不能完全否定这整件事。」

　　「…………」

　　「我想『闇森精』大概是个坏蛋……可是我对她没有太多想法……真不好意思，我回答得这么莫名其妙。」

　　「……不会，很够了。」

　　伊布莉丝说道。

　　正因为她不知道伊布莉丝的真实身分，才有办法说出这般肆无忌惮的意见吧。

　　这件事实重重地刺痛伊布莉丝的内心深处。

　　就在这个时候……

　　「──怎么这样！这是什么意思？」

　　一道困惑的声响突然传来。

　　在村子的入口附近。

　　多姆鲁──被骑士团的人们包围。

　　「你听不懂吗？我叫你──把这里所有的混血精灵全部交给我们。」

　　盛气凌人说出这句话的人，是个疑似集团部队长的男人。

　　男人有着一张圆脸，以及身材和身高都属中等的体格。

　　仔细一听，就会发现一旁的人都以「耶尔丹队长」称呼那名男人。

　　（我记得……耶尔丹是……）

　　伊布莉丝掠过脑海的情报，是前几天在巴坦镇买东西时看到的东西。

　　进行「奴隶解放运动」的团体。

　　她依稀记得那些人高举的纸张和板子上，就写着这个名字。

　　卡密尔•巴拉•耶尔丹。

　　那是这个运动代表人的名字。

　　「哎呀哎呀，没想到我在巴坦镇听到的传言是真的。」

　　卡密尔厌烦地说。

　　「传……传言……？」

　　「就是这个村落最近住着一个带了好几只混血精灵奴隶的男人。我真没想到竟然会是戴斯忒商会的商人。」

　　卡密尔以高压的口吻抛出这席话：

　　「多姆鲁啊，戴斯忒商会──应该有下达要你处分所有亚人奴隶的命令才对吧？」

　　「是……是的……但我用自己的钱将他们买下，然后退出商会了啊……」

　　「什么？你疯了吗？你该不会是对奴隶动情了吧？还是说……你有这种兴趣？呵呵……呵哈哈哈！」

　　卡密尔按捺不住情绪，放声大笑。他身旁的男人们也跟着笑了。

　　众人大声嘲笑这名对奴隶产生感情的奴隶商人。

　　「哎，算了。不管怎样──看样子这个指令没有确实传给小喽啰。真是够了，我明明吩咐过，亚人奴隶务必要做到『特别处分』啊……」

　　卡密尔喃喃自语后，对着身后的男人们做出指示：

　　「喂，全带走。一只都别落下。」

　　男人们听从卡密尔的命令，开始行动。多姆鲁却拚命挡在他们前头。

　　「请等等！你……你们打算把人带去哪里？」

　　「哼，既然你替这种肮脏的亚人护航，我劝你还是别知道的好。」

　　「怎么能……耶……耶尔丹部队长你不是『奴隶解放运动』的先锋吗？你不是承认奴隶和亚人们拥有人权，希望打造一个让他们和我们平等共处的和平世界吗……？」

　　「……噗嗤。呵……呵……呵哈哈哈哈哈哈！」

　　卡密尔经过片刻的讶异后，张嘴大笑。他的部下们也同样发出嘲笑。

　　「哈哈哈……哈哈……啊──笑死我了。原来如此，原来你的地位这么卑微啊？商会的人什么都没告诉你啊？」

　　卡密尔那张亲切的脸因丑恶扭曲，开口这么说：

　　「亚人、奴隶和我们平等？怎么可能会有那么荒唐的世界？比人类低等的垃圾居然想和我平等过活，这才是最不平等的事。」

　　他一边吐出嘲弄和侮蔑的话语，一边抬腿踢飞多姆鲁。

　　卡密尔看着倒地的多姆鲁，打从心底觉得滑稽。

　　「其实我啊，打从心底讨厌亚人的存在，就连让他们以奴隶的身分存在，都让我觉得想吐。」

　　宅邸内，席恩的房间──

　　『──席恩，想必你多少对那个「奴隶解放运动」抱持着疑惑吧？』

　　「……是啊。」

　　席恩语重心长地点头说着：

　　「他们的行动和理念全是理想，过度欠缺具体性。提倡解放奴隶跟平等是很好……但他们从未想过落实理念后的事情。」

　　解放奴隶。

　　废除歧视，让奴隶们自由翱翔世界。

　　这些话──光听是觉得很美好。

　　然而──

　　实际上只是理想论。

　　充其量是纸上谈兵的理想。

　　直到昨天为止还是奴隶的人，到了今天却突然跟他说「不用当奴隶了」──这教那个人该如何自处？

　　直到昨天为止，他只要听从命令，就有饭可吃。但从今天起，他却必须凭自己的脚去找工作。而且就算废除了奴隶制度，应该也没有经营者愿意雇用曾经当过奴隶的人吧？

　　席恩可以想见，到时候街上将会充满曾经当过奴隶的流浪汉。

　　更何况罗格纳王国本来就有保障奴隶身分的最基本法律。就算是奴隶，也不能进行非人道的虐待，或弃之不理。如果因为不给食物而饿死，或是在残酷的体罚下死亡，主人将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然而──要是奴隶制度废除了……

　　保护奴隶的法律就会消失──这么一来，能保护前奴隶的人也会消失。

　　所谓的奴隶，本来大多是在其他地方也没有容身之处，才会沦落为奴的人。

　　如果要他们不当奴隶，那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当然了，其中想必也有胸怀坚定心志，运用从枷锁当中解放的手脚开创新人生的人。

　　但是……

　　拥有那种强韧心志的人，一定非常少数。

　　奴隶制度是恶。

　　废除奴隶制度是善。

　　这并非用简单的二分法就能定论的问题──

　　「瞻前不顾后的善行是贵族的兴趣之一。我本来以为这次的事也是部分贵族的心血来潮……」

　　『实际上，参加的人大多数都是这种人吧。只是沉醉在对弱者伸出援手的自己，其实还算是一群讨喜的人。不过──发起这种运动的人们，却是黑心到令人不寒而栗。』

　　列维乌斯以充满厌恶的声调说着：

　　『这个运动的核心人物……以先锋卡密尔•巴拉•耶尔丹为首，都是一群重度的亚人歧视主义者。』

　　「亚人……歧视主义者……？」

　　『我和卡密尔都是贵族，之前好几次打过照面。那家伙从以前开始，就彻头彻尾讨厌亚人。这种人突然开始搞奴隶解放运动，我还以为他的内心发生了什么变化……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跟以前一样，依旧是个歧视主义者。』

　　「……这样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席恩稍微思考之后，吐出了然于心的言词。

　　『哦，你已经大概猜到啦？这么快就进入状况，真是帮了个大忙。』

　　「是啊，虽然是件我不愿想通的黑心事。」

　　席恩说道：

　　「这个国家的奴隶需求，原本就在战争结束后降低了。贵族们不再购买奴隶，奴隶的价值也渐渐下跌。这让奴隶商会难以经营，结果不断囤积卖不出去的奴隶。」

　　『要是此时国内发起这种「奴隶解放运动」，结果会怎样……？答案很简单。奴隶会越来越卖不出去，商会将越来越难以经营──然后开始处分库存奴隶。第一个要处分的对象，就是不受欢迎的亚人。』

　　「这就是……『奴隶解放运动』的目的吗？」

　　面对这个过于可怕的结果，席恩的胸口不禁涌现一股恶心想吐的感受。

　　「奴隶解放运动」──提倡着解放奴隶，其实目的恰恰相反。

　　他们的目标是让奴隶受到死亡处分。

　　奴隶在这个国家的权利，受到最低限度的保障。就算对方是奴隶，主人也不能任意处刑。

　　但是──唯有商会不同。

　　只有奴隶商会这一组织受到默认，可以处理库存。

　　毕竟如果不认可这件事，奴隶商会根本无法经营下去。

　　处分压迫经营的商品属于经营层面无可奈何的判断，因此受到上头的许可。

　　「怎能……怎能做这么丑恶的事……！他们把奴隶的性命当成什么了……！」

　　好想杀了憎恨之人。

　　好想杀了讨厌的人。

　　可是──不想脏了自己的手。

　　这种迂回又可怕的手法，席恩过去早已见过好几次，这是人类特有的行事风格。

　　『那帮人的目的是抹杀国内的亚人，或者流放国外，这点应该错不了。他们打从一开始就跟好几个奴隶商会串通一气了。而且好像不是单纯杀掉这么简单，他们甚至想到了一个赚钱的好办法。』

　　「……什么？」

　　『有个计划是商会在台面上做样子把奴隶杀死，其实是直接卖给国外的非法研究机构。到时候他们不再是奴隶，而是比奴隶更低等的研究材料。亚人奴隶的需求虽然降低了……如果当成人体实验的材料，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

　　『而发现能将亚人以研究材料卖到国外管道的人──就是卡密尔。那家伙想到了这个最棒的生意，既可以减少讨厌的亚人，又能赚取中介费中饱私囊──不过现在好像出了点麻烦。』

　　「麻烦……？难道──」

　　『是啊。』

　　列维乌斯开口：

　　『就是戴斯忒商会惹出的麻烦。商会代表和卡密尔勾结，计划要把还是孩子的混血精灵卖到国外──没想到一个好事的商人，却把本该处分的奴隶给买了下来。』

　　卡密尔•巴拉•耶尔丹。

　　他很讨厌奴隶。

　　其中尤其讨厌亚人奴隶。

　　没有任何理由。

　　就只是没由来地──看不顺眼。明明不是人类，却住在人类的国家内，这不禁让他满肚子火。

　　生为贵族的自己和他们是身分完全不同的存在──所以再怎么瞧不起他们，对着他们扔石头，也没有半点过错。

　　就算杀死他们，也不构成问题。

　　因为他们既丑陋又下等。

　　因为他们消失了，对这个国家更好。

　　这就是──卡密尔的价值观。

　　自从他懂事以来，他的父母和周遭的大人们就是这么教他的。

　　──我们贵族是一种高傲的存在，跟其他废物不一样。

　　──亚人是混着魔族之血的肮脏存在。

　　耶尔丹家所有人的价值观都是如此，所以卡密尔也理所当然拥有同样的价值观。

　　但他本身并没有被亚人伤害过。

　　别说伤害了，甚至没有接触过。

　　既没接触过，也没说过话。

　　但他讨厌亚人。

　　只因为他在那种环境成长，被灌输那种观念长大──

　　「……什……什……」

　　这样的卡密尔如今──表情却因为惊愕和恐惧抽搐。

　　（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会这样──）

　　不该是这样才对。

　　他在巴坦镇完成「奴隶解放运动」的演讲后，听闻这里有混血精灵存在。

　　他猜测或许是从戴斯忒商会不见的奴隶，所以来到这座村庄。结果如他所想。

　　因此他命令部下们前来回收。

　　戴斯忒商会的那些混血精灵已经谈好要交给谁了，是国外的非法研究机构，他还收了订金。事到如今，可不是一句不见了可以解决的，所以能找到真是太好了。接下来该给这个名叫多姆鲁的男人什么样的惩罚当作出气才好呢──卡密尔盘算着。

　　他的内心升起安心与愤怒，同时看着急忙上前回收的部下们。

　　然而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预料之外的事。

　　女人。

　　一名穿着女仆装的褐色肌肤女人，瞬间就让其中一个部下昏倒。她用拳头重击对方的下颚，使之失去意识。

　　其他人急忙拔剑应对──但已经太迟。

　　女仆以超乎常人的动作，打倒了一个又一个骑士团成员。

　　她看穿了对方的剑招，以最小的动作挥拳攻击人体的要害。

　　卡密尔的部下有十个人，却在不到一分钟之内，全部昏倒了。

　　「……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搞不太懂来龙去脉啦。」

　　（插图016）

　　女人轻松挥舞着拳头，慢慢靠近卡密尔。

　　她的口吻虽然平静，但确确实实掺杂着怒气。

　　「不过你是坏蛋这点应该错不了吧。」

　　「……噫……噫噫噫！」

　　被那道锐利的眼光瞪着看，令卡密尔不禁跌坐在地。

　　尽管他是骑士团的部队长，战斗能力却不高。

　　更别说最近都忙于政治活动，根本没有好好锻炼。搞不好连挂在腰间的那把剑，他都有一年没碰了。

　　这样迟钝到极点的肉体和精神，如今已被女人散发出的怒气压制住。

　　「妳……妳……妳是什么东西！」

　　卡密尔宛如要一扫心中的恐惧，大叫出声：

　　「妳……妳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卡密尔•巴拉•耶尔丹啊！既是耶尔丹家未来的当家，也是总有一天会担任国家中枢要职的男人啊！」

　　「没听过。」

　　「妳说什么……！妳居然没听过耶尔丹家！我们可是这个国家前十……不对，前……前五名的名门贵族啊！难道妳不知道我的父亲和祖父，替这个国家带来多少利益吗？」

　　「都说了，我没听过。」

　　「唔……妳这才疏学浅的垃圾！就是这样，我才讨厌没有学识的庶民和奴隶！你们对自己的愚钝完全没有自觉，无法理解我们贵族是多么高贵、多么优秀的存在！甚至不知道我们贵族过去对这个国家尽了多少贡献！你们享受我们祖上的恩惠，却不对我这个后嗣表达敬意，成何体统！真是不知羞耻！」

　　「……唉──根本没办法沟通。」

　　即使卡密尔再怎么咆哮，女人依旧毫无畏惧。

　　别说畏惧了，她甚至以看着某种无趣生物的眼神，居高临下看着卡密尔。

　　「妳……妳开什么玩笑……那是什么眼神……？」

　　「唉，算了。反正先让你睡一觉就行了吧。该怎么处置，等一下再问少爷就好了。」

　　女人满不在乎地说着，同时拉近了双方距离。

　　「咕……咕呜……！」

　　卡密尔心中塞满了对莫名女子的恐惧──不对，应该是对傲慢庶民的愤怒。

　　区区一个不是贵族的女仆，竟不肯尊敬自己。

　　别说尊敬，甚至看扁了自己。

　　对卡密尔而言，光是这样──就足以令他盛怒。

　　「……别……别……别开玩笑了啊啊啊啊啊！」

　　伴随一股激昂的情绪，卡密尔将手伸入怀中。

　　他从怀里拿出的东西──是一个六角形的柱状水晶。

　　水晶内部飘荡着某种漆黑的东西。

　　卡密尔就这样，毫不犹豫地将水晶砸在地上。

　　（那个是……封水晶吗？）

　　伊布莉丝看见卡密尔拿出的东西，不禁瞪大眼睛。

　　封水晶。

　　那是施加了封印术式的结晶体，能够将魔物封印在里面。

　　制作封水晶需要非常高度的技术，在人类社会中是价位极高的物品，以现代的技术来说，无法封印太过强悍的魔兽。

　　然而──

　　（这……这股魔力……是怎样……！）

　　一股莫名的魔力从摔碎的水晶中溢出，布满整个大气。

　　同时──还有一股激烈的腐臭味。

　　这股彷佛将腐臭河水煮烂的恶臭直冲鼻腔，引发强烈的不快。

　　「…………」

　　伊布莉丝一边掩鼻，一边定睛细瞧。

　　水晶中的某种黑色物体洒在地上，变成一滩黑色的液体。那并非纯粹的黑色，感觉就像混合了许多不纯物，结果变得一片漆黑的──

　　肮脏茶褐色泥水。

　　接着终于──那东西开始增殖。

　　爆炸般的增加质量，然后蠕动。

　　从水晶中现身的东西混杂着茶色和黑色，是大到能吞下一间屋子的巨大泥水团。

　　刚开始是类似球体的形状，现在却有无数触手从球体伸出。

　　那是个会让看见的人全吓傻的黏液状怪物。

　　「这……这是什么鬼啊……？」

　　伊布莉丝吐出惊愕的言词。

　　就连长年住在魔界的她，也从没看过这种魔兽。

　　即使如此──她还是明白。

　　以经验和本能感受到了。

　　这只泥状怪物有着非常惊人的魔力──

　　这时，咻的一声。

　　一只触手袭向伊布莉丝。

　　「──啧！」

　　伊布莉丝马上躲开。

　　并以灌注了魔力的手刀，将伸直的触手切断。

　　可是──那毫无意义。

　　被切断的触手马上又再生了。

　　紧接着，第二只、第三只触手接连袭来。

　　「可恶，真是个恶心的家伙──！」

　　伊布莉丝和刚才一样，试着闪避攻击，脚却被某种东西拉住，动弹不得。

　　刚才她切断的触手就像是有意识地不断蠕动，并圈住伊布莉丝的脚。

　　「……唔！啊啊啊！」

　　伊布莉丝的回避行动受到妨碍，结结实实承受了触手的攻击。

　　尽管她已经反射性生成魔力防御壁阻挡，那惊人的威力还是硬生生将她整个人打飞。

　　「……呵……呵哈哈哈！太棒了，棒呆了！」

　　卡密尔一边看着被打飞的伊布莉丝，一边浮现喜悦的面容。

　　「真是活该啊。一个小小的女仆还不懂分际，下场才会这么惨啦。呵呵……呵哈哈哈！」

　　他高声大笑，同时抬头仰望那个泥状生物。

　　「呵呵，我真是买到了个好东西啊。这样贵一点也有价值了。」

　　他看起来简直乐不可支。

　　「好了，上吧！再让那个女人受点教训，告诉她什么是尊卑有别！」

　　卡密尔这么命令道。

　　但是──泥状生物闻风不动。

　　触手就这样在半空中蠕动。

　　那是一种原始的动作，代表牠没有思想和智慧。

　　「……唔，喂，你在做什么？快动手！你以为我花了多少钱买你──！」

　　下一秒。

　　触手──攻击了卡密尔。

　　无数触手缠上中年男子的身体，将他抬上空中。

　　「呃……什……哇……住、住手！你、你在干嘛？不是我，不是抓我，抓那个女人……唔！嘎……噫……呀啊啊啊啊！」

　　随着卡密尔发出凄厉的惨叫，他的体内也传出低沉的声响。

　　那是他全身的骨头碎裂、内脏被压烂的声音。

　　然后怪物凭着蛮力不断对折他的身体，弄成一个小圆球后，卡密尔就这么被吸收进泥球里面。那副身躯混入肮脏的泥团中，很快就看不见了。

　　伊布莉丝注视着这幅光景。伴随着一股想吐的感觉，她也理解了一件事。

　　刚才那个──肯定是捕食行为吧。

　　不带恶意和敌意，完全是反射性的破坏行动。

　　那是一幅位于食物链上位者展现出的──单纯的用餐风貌。

　　第六章　前任勇者超越神祇

　　这是个哪里都不是的地方──

　　「把那东西交给男贵族的人，是你吗？」

　　「妳说对了。」

　　面对爱特娜的询问，诺因干脆地点头承认。

　　「我扮成商人，用高价卖给他了。」

　　「你拿人类的货币做什么？」

　　「我当然是不需要钱啦。我只是觉得有钱人真是有趣的生物，高价的东西竟然比低价的东西还好卖，因为他们总是有便宜没好货的想法。」

　　「是吗？算了，无所谓……倒是你把那东西给他，有什么意义？」

　　爱特娜说着：

　　「你准备的那东西确实是令人惊艳的存在。要是放到人界去，恐怕会毁灭一个国家。」

　　但是──她继续说：

　　「那根本不是席恩•塔列斯克的对手吧？」

　　「…………」

　　「反而可说是最适合他的对手。对现在的席恩•塔列斯克来说，没有比那东西更容易对付的对手了。不对，他不必特地出手，那也是『四天女王』可以应付的等级。」

　　「…………」

　　「以干涉来说，似乎没什么意义吧？」

　　「所以更要做啊。」

　　诺因说道。

　　嘴角浮现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

　　「好啦，妳看就对了。席恩•塔列斯克一定会如我所想地行动。」

　　说完，他──

　　就在这个哪里也不是的地方，静静看着事态发展下去。

　　「……混账王八蛋。」

　　伊布莉丝吐出脏话的同时，嘴里也吐出了鲜血。

　　她现在──正陷入苦战当中。

　　战斗开始后，大概过了三分钟。

　　泥状生物目前还是维持着原本的形状。

　　完全没受到任何损伤。

　　伊布莉丝的攻击一点效用也没有。

　　物理攻击理所当然遭到无效化。即使试着使用炎或雷属性的魔术攻击，也只是身体被切碎了一瞬间，之后马上就会再生。

　　真的是个宛如泥团的生命体。

　　另一方面──

　　对方的攻击也没有多大的威胁性。攻击速度没有快到无法看穿，并非不可能闪避。虽然刚才一时大意，被抓住了脚，但只要提高警觉，同样的手法就不管用了。而且一旦集中魔力，缠在身上的触手也有办法烧掉。

　　将各种攻击无效化的防御力确实是个威胁──但牠的战斗力并不值一提。

　　如果是过去被誉为「四天女王」的伊布莉丝，应付这种对手是绰绰有余。

　　没错。

　　如果她──是一个人的话。

　　「……喂！你们快点逃！用抓的也要把所有人抓走！」

　　伊布莉丝回过头大吼。

　　她的身后──是一群混血精灵小孩。

　　当怪物把卡密尔吃掉后，伊布莉丝就马上要求他们逃跑了，但似乎没有那么顺利。

　　年纪还小的精灵被异形怪物那股骇人的魔力震慑，纷纷嚎啕大哭，瘫坐在地上。

　　尽管多姆鲁、亚儿和奥儿拚命试着将小孩带走，却是窒碍难行。

　　结果……

　　伊布莉丝为了保护身后的他们，根本不能闪避攻击，只能持续用自己的身体阻挡。

　　（……看来这家伙没有什么智商可言。）

　　伊布莉丝一边忍着身体的疼痛，一边转动思绪。

　　（牠刚才抓了飞在天空的小鸟吃……大概是感觉到动静和体温，反射性采取行动而已。）

　　如果要比喻，怪物的动作就类似食虫植物那样。

　　没有恶意和企图，只是反射性抓住猎物啃食。

　　（这下该怎么办……？如果我的攻击完全没效，那根本没戏唱啊。）

　　即使被逼到绝境，伊布莉丝还是拚死思考着。

　　思考如何解决没有智慧的怪物。

　　而且还能保护身后之人的方法──

　　「…………」

　　不。

　　其实──她一开始就想到一个简单的方法了。

　　她只是把这个最先想到的方法驱赶到思绪之外。

　　她的攻击完全无效──其实并非如此。

　　伊布莉丝还有尚未尝试的攻击方式。

　　「闇森精」。

　　杀死森林的冻结之力。

　　只要解放伊布莉丝与生俱来的力量，极有可能对付得了眼前这只怪物。

　　能把所有攻击全部无效化的液态生物──面对这样的对手，冰的力量或许治得了牠。

　　就算不可能毁了牠，或许也能将牠冰冻，进而丧失战斗能力。

　　更何况伊布莉丝的冰结魔术──威力难以衡量。

　　她从刚才开始就一直进行炎和雷的攻击，但那些最她来说，都是不专精的力量。当伊布莉丝解放与生俱来的冰结魔术，那份力量便能停止世上所有生物的生命。

　　只要她解放力量，就有胜算。

　　可是──

　　「……唔！」

　　为了解放「闇森精」的能力，她必须变回原本的面貌。

　　也就是她最真实的样子。

　　变回那个有着长长的耳朵，全身夹带冰寒彻骨的冰之魔力的可怕冰之女王。

　　这么一来──背后的混血精灵小孩们想必也会察觉。

　　察觉伊布莉丝的真面目就是毁灭精灵村里的「闇森精」──

　　想当然耳，混血精灵们便会以畏缩、恐惧、害怕的眼神看着她。

　　多亏席恩，那些混血精灵好不容易才能活着走向未来，要是发生这种事，又会在他们心中种下过去的伤痛。

　　只有这点，伊布莉丝绝对要避免──

　　（……不。）

　　不对。

　　其实不是这样。

　　她不是为了他们。

　　会怕的人不是别人──是她自己。

　　她很害怕。

　　她害怕混血精灵小孩们以恐惧的眼神看着她。她害怕直到刚才为止，还对着自己笑的孩子们，会以看待怪物的眼神看着自己。

　　她害怕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真面目就是将他们的故乡毁于一旦的怪物──

　　「……什！」

　　虽然伊布莉丝还在苦恼，但毫无智慧的敌人可不会等待她挣扎完毕。

　　花草──

　　生长在周围花草开始逐渐枯萎。

　　（惨了……这已经不是恶臭的等级，根本就是瘴气。）

　　泥状生物散发出污水腐败的气味。

　　原本一直飘散在周遭的恶臭──慢慢转变成更可怕的东西。

　　不是单纯的腐臭，而是会腐蚀接触者的瘴气。

　　伊布莉丝从战斗开始就憋着气。她原本就有强大的魔力缠绕全身，因此不会受到瘴气侵害。

　　但是……

　　她身后的孩子们和多姆鲁不可能受得了瘴气。

　　再这样下去，孩子们会因为无法防御的大范围攻击而受到伤害。

　　弄个不好会死──

　　面对这个紧迫的状况，伊布莉丝──

　　「……呵……哈哈哈哈！」

　　她笑了。

　　张大了嘴巴，宛如要将所有事物一笑置之般的笑着。

　　「唉──真是……我实在是逊毙了。都到这种时候了──我还只顾着自己。」

　　她抛出一席挖苦自己的话语。

　　这时，她望着前方的瞳孔──已经染上了觉悟的色彩。

　　随后……

　　冰冷的魔力从伊布莉丝的身体冒出。

　　极寒的冷空气以她为中心旋转，逐渐冰冻大气。

　　接着──

　　她听见背后传来孩子说「很冷」的声音。她回头看了片刻，只见精灵小孩们都以不安的眼神看着她。

　　他们在害怕。

　　他们在发抖。

　　畏惧着极限的冷空气，以及身姿开始产生变化的伊布莉丝──

　　（……别慌。我的主人可是席恩•塔列斯克啊。）

　　她拚死提振怯弱了一瞬之间的心。

　　借着想起自己的主人。

　　（明明我一直看在眼里。那个不管被谁讨厌，被谁轻蔑，被谁恐惧，还是为了想守护的事物持续战斗的男人……！）

　　过去他们是敌人。

　　现在却是主仆。

　　她一直看着那名少年。

　　看着比谁都要温柔、剽悍，最强也最棒的勇者。

　　所以现在──伊布莉丝同样下定了决心。

　　她要和自己侍奉的主人一样，为了自己想守护的事物而战。

　　「……看我宰了你。」

　　一股几乎冰冻背脊的魔力包覆着女人。洁白的发丝刷上冻得雪白的白银光辉，锐利的眼光蕴藏着绝对零度的杀气。

　　伊布莉丝她──

　　即将完全解放「闇森精」的力量──

　　「妳不必勉强自己喔，伊布莉丝。」

　　在即将解放之际──

　　她听见一道熟悉的声音。

　　随后──无数的斩击切开大气。

　　泥状怪物就这么被切得粉碎。

　　（什……这……这是……）

　　斩击的空间跳跃。

　　这是主宰空间的圣剑「梅尔托尔」发出的超常剑技。

　　「我之前也说过了。」

　　回过神来。

　　伊布莉丝的身旁──有个空间的裂缝。

　　一名小小的勇者就这么从这道硬是切开大气的裂缝中悠然跃下。

　　（插图017）

　　「我比较喜欢妳们笑的样子。」

　　「少爷……」

　　席恩降落战场的瞬间，伊布莉丝的变化就停止了。她变回原本那副仿照人类的模样，接着吐出惊愕与安心交织的复杂声调：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以前也解释过了──我要妳们戴在身上的戒指型通信机，有感应持有者魔力的机能。所以当妳们……想使用身为魔族的力量时，我就会知道。」

　　「啊？你有说过吗？」

　　「……我确实在妳们四个人面前说明过了。不过那时候我怎么看，都觉得妳在睡觉，所以念过妳。结果妳一直坚持『哪有？我没睡啊』……」

　　「啊……啊哈哈……」

　　伊布莉丝只能干笑。

　　席恩则是叹了一口气后，继续说：

　　「我把东西准备好，要离开宅邸的时候──感觉到妳的戒指有反应。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匆匆忙忙赶过来……看来我快一点是对的。」

　　掌握距离的圣剑「梅尔托尔」。

　　现在只要席恩使用他右手里那把化为魔剑的剑，就能轻易进行一般来说需要大规模仪式的空间跳跃。

　　只要是视线范围内，无论何处，他都能瞬间飞跃。

　　即使是长距离的移动，只要有能当作坐标的魔力──这次是靠伊布莉丝的魔力──就能进行空间跳跃。

　　只不过──

　　「那……那你还好吗，少爷？我记得你说过，长距离的空间跳跃会给肉体带来非常庞大的负担……」

　　「我没事。现在──已经开始治愈了。」

　　从席恩的身体各处流出的血，正慢慢蒸发消失。虽然体内有多处脏器和骨头粉碎，却也瞬间恢复了。

　　「……这样不能说没事吧？」

　　「我才想问妳要不要紧？」

　　席恩说完，移动视线看向伊布莉丝背后的精灵们。

　　看着伊布莉丝试图守护的事物──

　　「啊……我没事啦。不是什么要紧的伤口。既不用包扎，也不用治愈魔术。」

　　「……妳保护了他们啊？如果只有妳一个人，这种程度的对手根本不在话下。」

　　「哈哈……请你别说了。我没有变成像你这样的大好人。全部……都只是自我满足而已。」

　　「自我满足也无妨。」

　　席恩以温柔的微笑说着，然后面对前方。

　　「不然妳的自我满足，就让身为主人的我继续下去吧。」

　　他们的眼前──是已经开始再生的泥团。

　　刚才明明切成碎片了，现在却彷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逐渐恢复成原本那块巨大的泥团。

　　「少爷，请你小心，无论是什么攻击，都对那家伙没效，不管怎么做，也很快就会再生。」

　　「看起来好像是。」

　　席恩一边观察泥团──

　　「那东西大概……是史莱姆吧。」

　　一边说道。

　　伊布莉丝听了一阵惊愕。

　　「史……史莱姆？那个吗？」

　　「是啊。」

　　「史莱姆应该是更……更小、更干净、更可爱的东西吧？普遍存在魔界和人界的……」

　　「现代的史莱姆的确是这样。不过据说远古时期生长在魔界、可说是史莱姆祖先的存在，就像这样是个巨大的泥团，还有无数的触手。我也只在古文献上看过……但过去称作史莱姆的黏性魔兽，似乎是一种虽然完全没有智慧，却相对拥有无穷的食欲，会把所见的生物全抓进体内啃食殆尽的可怕怪物。」

　　「那……那这种东西怎么会……」

　　「不晓得。不过好像也没时间慢慢想了。」

　　说完──

　　无数的触手袭向席恩。

　　席恩利用握在右手上的魔剑「梅尔托尔」，让斩击飞越空间。

　　在空中跃动的斩击就这么快速斩落所有触手。

　　但这样没有意义。

　　触手又立刻再生了。

　　（果然没有意义啊？而且……这股瘴气……）

　　逐渐充满整个大气的可怕瘴气。

　　其实那对席恩和伊布莉丝没有太大的影响──但要是他们背后的人碰到，可不是开玩笑的。

　　（物理攻击没有意义……那要照伊布莉丝想到的方法，冰冻牠吗？）

　　席恩在看到史莱姆的瞬间，便明白伊布利丝为什么会想解放身为魔族──也就是「闇森精」的力量了。

　　面对无论何种攻击都能无效化的怪物，她大概是想藉由冰冻这怪物，以停止牠的活动吧。

　　（……不，不行。不确定要素太多了。更何况我的冰结魔术根本比不上伊布莉丝。）

　　席恩虽能以惊异的力量任意使用各种魔术，却只有冰结魔术比不上被誉为最强用冰使者的伊布莉丝。

　　面对古老、可怕、惊骇的怪物，冰结魔术能有多大的效用还是未知数。

　　而且也没有席恩的冰结魔术一定管用的根据。

　　（再加上这股瘴气……虽然只有一点点，却感觉得到生命力。这不是普通的毒素。这是汽化后的史莱姆身体……！）

　　简单来说，就像是切断的触手。

　　液态生物史莱姆──可说是液体的肉体现在已经像水蒸气一样，布满在空气当中。

　　这样一来，就算冰冻了本体──瘴气也不会消失。

　　如果不让本体彻底死亡，和生命力连结在一起的瘴气就会持续活动。

　　（那么──方法就只有一个。）

　　席恩脱下手套，举起右手。

　　他的手背上刻着一抹不祥的刻印。

　　能量掠夺。

　　只要用右手碰触，任何生命都会完全死绝。

　　只要解放平常压抑住的能量掠夺，不管这只史莱姆有多可怕，也会死得连一块肉都不剩。

　　他有办法连着史莱姆的存在一同除去布满在周遭的瘴气。

　　「喝！」

　　席恩蹬了大地一脚。

　　没时间了。倘若不早点消灭史莱姆，后头的孩子就会被瘴气侵害。

　　席恩往史莱姆狂奔──却在途中……

　　「──唔！」

　　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异样感。

　　这个状况简直……

　　简直──就像某个人刻意诱导他使用能量掠夺一样。

　　这里哪里都不是──

　　「也就是说，一切都如你所想是吗？」

　　「是啊。」

　　爱特娜平淡地说着。诺因则是愉悦地回答。

　　「原来如此。你就是为了这个，才选了古代的魔兽。」

　　「妳说对了。为了创造出这个状况，最适合使用原始的史莱姆，大部分的攻击都无效，而且会随时释放瘴气。如果那个少年觉得应该立刻打倒那东西，避免危害周遭──他就只能使用右手。」

　　「…………」

　　「为了逼他使用能量掠夺，没有其他敌人比这个更适合了，不具智慧这点也很棒。说穿了，那东西就像依靠反射动作过活的植物，所以我们这位温柔的席恩小弟也不会觉得心痛，可以毫不留情地用右手消灭那东西。」

　　「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他使用右手吗？那么──你在史莱姆里面放了什么东西？」

　　「一把圣剑。」

　　诺因说道。

　　爱特娜闻言，抖动了其中一边的眉毛。

　　「哦，你真是用了个大胆的手段。」

　　「这叫暴力疗法。要是不做到这个地步，那个少年永远不会往前。他会一直停在现在这个舒适圈里。」

　　诺因有些厌烦地说着，然后继续往下：

　　「那把圣剑是特别的。虽然是急就章……却有五、六把一般圣剑的效力。如果吸收到体内，他就会一口气──」

　　「──更接近魔王，是吗？」

　　就像以前的我。

　　爱特娜她──

　　如此说道。

　　以毫无生气的眼神说道。

　　诺因听了，得意地笑道：

　　「这么一来，故事就会一口气向前。这段冗长又无聊的日子，即将走向终点。」

　　「但是──没问题吗？」

　　见诺因打从心底的愉悦，爱特娜问道：

　　「那个少年聪明得可怕。他也有可能会察觉你的企图吧？毕竟……你准备了那种明显就是要他用右手解决的敌人。这样就算他察觉背后是你在牵线，也完全不奇怪。」

　　「是啊，妳说得没错。如果是他，确实有可能察觉这点程度的事。他可能会感觉到一股异样感。不过──这完全没有问题。他会用的。绝对会使用右手。」

　　因为──诺因继续说：

　　「他虽然聪明到残忍的地步，却拥有更多温柔，多到令人悲伤的程度。」

　　「…………」

　　「即使感觉到有异状，他也必须使用右手，否则的话──就无法保护那些素昧平生的混血精灵小孩了。」

　　「…………」

　　「明明一个人就可以无所不能，他却绝对不会舍弃弱者。所以要操控他的行动简直易如反掌。」

　　「原来如此，你的计划想得这么深远啊？实在是有够恶劣。」

　　「那当然了。」

　　诺因轻松一笑置之。

　　「要当一个神啊，如果不恶劣一点，那可当不长久。」

　　接着说出这句话。

　　随后──

　　「哦，快看，他果然用了。」

　　他看着不在此处的战斗，脸上满是愉悦。

　　见事态一如预期，满意地笑着。

　　那场战斗正上演着诺因描绘的光景。

　　面对史莱姆这个威胁，席恩正准备使用右手的力量。

　　如此一来，事先安插在史莱姆当中的圣剑就会被吸收到少年体内。

　　一切都照着计划──

　　「──什……！」

　　然而──

　　诺因发出混乱的吼声。那张始终笑意满盈的嘴脸，如今却布满了惊愕和困惑。

　　「不、不可能……怎么会这样……」

　　他的眼里逐渐染上畏惧和恐怖的色彩。

　　「那小子……到底知道多少……？」

　　明格尔博士。

　　他是个白发消瘦的老人。

　　这男人曾经担任名为「零号研究室」这个地下研究机构的室长。

　　前阵子，他和研究室的余党企图发动恐怖攻击，却受到席恩和女仆们妨碍，宣告失败。他现在正被关押在王都的监狱中。

　　此外……

　　他也是在两年前──从头到脚仔细检验席恩那副受到魔王诅咒的肉体的男人。

　　说得极端一点，明格尔是个人格有缺陷的人。

　　他对研究以外的事物没有兴趣，只要是为了研究，他什么都做过。违法的研究也不知道做过多少次了。

　　对这样的明格尔来说，席恩是最棒的研究材料。

　　能量掠夺。

　　不死之身。

　　这个特等的素材不断将他的研究欲望刺激到最高点。

　　更别说席恩的研究──是王室直接下达的命令。那些人表示「不择手段也行，想办法处理掉这个诅咒就对了」。

　　明格尔获得官方认可后──便不再踩剎车。

　　他顺从自己的欲望，做尽所有能量掠夺和不死之身的验证。

　　其中最为可怕的──就是不死之身的验证。

　　他彻底研究了席恩受到什么样的伤害，会以什么型态再生。

　　其中有个「针对切断身体的再生」项目。

　　举例来说，如果是头被砍下──

　　意识和自我会存在于头部。身体会依照自己的意志活动三十秒左右，只要在这段时间内将头部接回，伤口就会开始再生。但若是超过三十秒，身体就会消灭，然后从头部的断面建构一副新的肉体。

　　如果是臂膀被砍下──

　　就和头一样，只要立刻复位，断肢就会接合。但若是放置三十秒，切断的部位便会消灭，然后生出新的手臂。

　　而这段时间长短──能做一定程度的控制。

　　一旦席恩想要立刻生出新的手臂，不必等待三十秒时间，就能自动生成，原本的断肢也会消灭。

　　反过来说，如果他不希望再生，短时间内就不会启动再生机能。即使如此，过了三分钟后，依旧会强制性开始再生。

　　此外。

　　这个机制套用在截断右手时──也相同。

　　就算是刻着刻印的手，截断了一样会再生。既可接合复原，也可以重新再生。

　　只不过……

　　有一点与左手不同。

　　那就是能量掠夺。

　　根据检验的结果，他们得知刻着刻印的右手自从截断一直到消灭为止的这段时间，会和截断之前一样，保有着能量掠夺的能力──

　　（……哼，看来那个男人的研究也多少派上用场了。）

　　但我一点也不感谢他。

　　席恩在心里臭骂着。

　　他的右手──手腕前端已经消失。

　　但并未开始再生。

　　席恩刻意压制住了。

　　至于截断的右手腕──则在史莱姆体内。

　　「真呼吸」。

　　能吸干各种生命力的禁忌右手力量，眼下只有被截断的右手持续发挥它的效果。

　　几分钟前。

　　席恩在碰触到史莱姆的瞬间──就用握在左手的「梅尔托尔」，将右手手腕给截断了。

　　被截断的右手因为史莱姆的反射动作，被吸收至体内。尽管只剩一只手，能量掠夺依旧持续发动。

　　和两年前检验的结果相同。

　　只要席恩刻意阻止右手再生，被截断的右手就会持续发挥效力。

　　史莱姆──就这么立刻死亡。

　　不管是盘据在地上的触手，还是布满大气的瘴气，全都消失得体无完肤。

　　当巨大液态生物完全消失无踪，原地便只剩下右手还留在那里。

　　「…………」

　　席恩开始再生右手。

　　新的右手腕立刻从断面生长出来。

　　同时，被截断的右手腕则是像一阵雾一样，逐渐消失。

　　接着──

　　「……果然是这样。」

　　右手消失的地方──留下了一把剑。

　　席恩一眼就明白了。

　　那把缠绕着神圣气息的剑，正是被称为圣剑的剑。

　　「……呃……咦？圣剑……？」

　　伊布莉丝吐出疑惑的言词。

　　「为什么史莱姆的身体里会有圣剑……？」

　　「不知道。或许──是有人放进去的吧。」

　　席恩一边回答，一边策步向前，拿起了圣剑。

　　「这是没见过的圣剑啊……是我不知道的圣剑？还是──新创造的圣剑呢？」

　　「……什么？等等，我已经搞不懂了。应该说，打从你把右手切断开始，我就已经觉得莫名其妙了。」

　　「别想太多，我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不过──只要调查这把剑，或许会知道些什么。这比起把它吸收到体内变成魔剑再检验，能得到的情报更多。」

　　这个状况简直就像某个人设计好的一样。

　　席恩感觉到一股强烈异样感，所以才会实行把右手切除的作战方式。

　　他并不是怀有什么确切的证据。

　　虽然做了某种程度的计算，最后却是靠本能下的决断。

　　至于结果──自然是中了大奖。

　　史莱姆被人动了手脚。

　　那是个要是动用右手，就会万劫不复的陷阱。

　　确实有个人在背后牵线。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企图让席恩吸收圣剑。

　　所以才会把圣剑放在史莱姆体内，计划让席恩在用右手消灭史莱姆的瞬间，一并将之吸收。

　　但是──那个人的企图以失败告终了。

　　圣剑没有被吸收，也没有变成魔剑。它保持着原貌，就这么握在席恩掌心。

　　「…………」

　　席恩移动视线看向天空。

　　（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但我不会让你称心如意的，诺因。）

　　这一天。

　　神童超越了神祇。

　　尾声

　　骚动过后──

　　多姆鲁和混血精灵孩子们按照原定计划，离开村庄。

　　席恩卸下了他们的奴隶项圈，并给予这段时间所需的生活费。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

　　不过席恩已经尽力做到自己能做的事了。

　　另一方面……

　　关于「奴隶解放运动」，在国政推行下，已经立即废止了。

　　有关隐藏在这个运动背后的不法勾当，似乎在很久之前就被人盯上。

　　无须席恩或列维乌斯出手，国家也出面制止了。

　　身为发起人的卡密尔原本就动用了自己的关系，以及贿赂高层等方式，顺利取得和揽权之人的关系。

　　也就是以给予回报的做法，请那些人视而不见。

　　而且他也握有许多高层的各种把柄──例如婚外情和借贷，因此上面的人迟迟无法对他出手。

　　但是……

　　他一死──国政便一口气开始动作。

　　一个欠缺凝聚力的团体没了首领，所有恶事就会瞬间无所遁形。

　　尽管和这个运动有关的贵族，异口同声主张他们都是被害者，是真心希望有个平等的社会。但该如何处置他们，还是得看今后的调查与审理结果吧。

　　就这样，事件落幕。

　　一如往常，席恩•塔列斯克依旧没有任何功赏──也不完全是这样。

　　这次席恩得到了一件明确的战利品。

　　「…………」

　　这里是他在宅邸的房间。

　　席恩看着挂在墙上的剑。

　　那把散发出神圣气息的剑，是在史莱姆体内发现的圣剑。

　　（这个气息毫无疑问是圣剑……却是一把我没看过的圣剑。）

　　这并非罗格纳王国流传的圣剑，也不是别国流传的圣剑。古今中外和圣剑相关的文献上，都没有这把剑的纪录。

　　是一把新发现的圣剑吗？

　　又或者──是新创造出来的圣剑呢？

　　（圣剑……是远古以前，神明怜悯人类脆弱，才赐予的剑。）

　　没错。

　　圣剑──是神明赠与的剑。

　　既然如此。

　　若说神可以再创造出新的圣剑，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诺因……这一切全是你的计划吗？）

　　席恩脑中掠过的，是他在武斗大会上邂逅的少年。

　　那名从头到脚散发着一股虚伪、非人气息的少年。

　　其实席恩也不能保证那名少年和这次的事件有关。

　　但他就是──隐隐约约这么觉得。

　　完全是一种属于本能的感觉。

　　（只要收集圣剑，然后吸收，说不定就能恢复原本的身体……我原本是这么想。但看样子事情没有这么单纯。）

　　吸收圣剑──或许并不是一条为了恢复原样的道路。

　　搞不好结果完全相反，是一条连接毁灭的道路。

　　是诺因或某个人的企图。

　　为了逼席恩吸收圣剑，才会设下这次的圈套。

　　但这次──

　　席恩棋高一着。

　　他原原本本地获得对方企图让他吸收的圣剑。

　　（新创造的圣剑……只要调查这把剑，或许就能得到某种情报。）

　　某种情报。

　　圣剑的秘密。

　　侵蚀席恩的诅咒秘密。

　　又或者──

　　是隐藏在世界之中的秘密。

　　正当席恩盯着圣剑，认真地思考着──

　　「席、席恩大人！不好了！」

　　雅尔榭拉突然闯进他的房间。

　　而且不只她一人，菲伊娜和凪也在。

　　她们三个人都非常慌张。

　　「怎么了？」

　　「伊、伊布莉丝她……」

　　雅尔榭拉以颤抖的声音回话：

　　「大……大事不妙了，伊布莉丝──」

　　「搞什么，她又搞砸了什么工作吗？还是工作偷懒，跑出去哪里鬼混？我是不知道她做了什么，但事到如今就算她搞砸什么事，也不必这么惊──」

　　「──她主动认真工作了！」

　　「……妳说什么！」

　　席恩匆匆忙忙冲出自己的房间，往玄关奔去，就这么撞见一幅难以置信的光景。

　　「这怎么……可能……」

　　只见伊布莉丝──正在宅邸的玄关前扫地。

　　她手里拿着扫帚和畚箕。

　　现在正巨细靡遗地清扫玄关，一个角落都不放过。

　　就连平常随便乱穿的女仆装，也乖乖地穿好了。

　　「……雅……雅尔榭拉，这不是妳吩咐她做的吗？」

　　「不是……我没有吩咐她，是她自己找工作做，主动开始打扫的……」

　　「真……没想到……！居然没有人吩咐她就自己找工作来做……！」

　　席恩一脸惊愕。

　　其他人的反应也一样。

　　每个人都吓得彷佛天地逆转了一样。

　　「这是梦吗……？我还在作梦吗？」

　　「真担心。她是不是发烧了……？」

　　「搞不好是撞到头了……」

　　「难道她……是冒牌货？说不定她是别人假扮的……」

　　「──啊！你们很吵耶！」

　　四个人轮番擅自猜测，惹得伊布莉丝发出怒吼。

　　虽然表情带着满满的怒气，脸颊却有些红润。

　　「什么嘛，你们每个人都这样！我认真工作有这么奇怪吗！」

　　「……嗯，这个嘛……」

　　席恩闪烁其词。

　　毕竟她平常是那个样子──席恩将这个感想放在心中，缓缓走近她身边。

　　「伊布莉丝，妳怎么了吗？发生什么事了吗？没有啦……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所以我没有怨言。可是……」

　　「……没什么。我只是想说偶尔也试着认真工作看看好了。」

　　伊布莉丝冷冷地说着。

　　这时候──

　　「啊～我知道了！」

　　菲伊娜喜形于色地发出声音：

　　「呵呵呵，伊布莉丝，妳还真是有够拐弯抹角。」

　　「什……什么啦……？」

　　「这是妳的感谢之情吧？妳这次受到小席大人很多帮助，所以这是妳感谢、的、心！」

　　「……唔！」

　　听了菲伊娜的指摘，伊布莉丝整张脸都红了。

　　「哦，是这样吗？没想到妳也有这么可爱的地方嘛。」

　　「以伊布莉丝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啊──妳们很烦耶。烦死了。」

　　雅尔榭拉和凪也一同捉弄似的嘲笑她，让伊布莉丝更是羞赧得无地自容。

　　「伊布莉丝……」

　　席恩开口：

　　「妳用不着这么介意，做这件事是我自愿的。」

　　「……我本来就觉得少爷是这么想的……但就算只是形式上，我还是想姑且做一点事。」

　　「嗯，这样啊。那么──我就尊重妳的意思吧。」

　　「咦？」

　　伊布莉丝发出困惑的语音。

　　席恩则是独自点头如捣蒜。

　　「不管理由是什么，动机是什么，如果妳今后愿意认真做事……没有任何事比这个更令人开心了！」

　　「…………」

　　「嘿嘿，感觉好像在作梦喔。我没想到居然有一天，妳会主动试着改变……好！从今天开始，我就把规律生活的美妙之处全部灌输给妳！」

　　「…………」

　　「对了对了，我还要顺便教妳整理整顿。开了就要关！收东西的时候，要考虑到拿出来时的事！啊，对了，这是个好机会。我从以前开始就很介意妳的房间，趁这个机会，也一起扫一扫吧。先把东西全拿出来──咦？奇怪？」

　　席恩回过神来，才发现伊布莉丝已经不在眼前。

　　「那……那家伙去哪儿了？」

　　席恩询问一旁的三名女仆，只见她们的视线全朝向屋外。

　　看来她是逃到外面了。

　　席恩急忙追上去。

　　「喂……喂！妳干嘛跑啊，伊布莉丝！」

　　「……没有啦，拜托请你放我一马吧。」

　　「妳不是要认真过活了吗！」

　　「…………但还是得有个限度啊。」

　　伊布莉丝逃跑，席恩追赶。

　　你追我跑就这么持续了一会儿，其他三个人也在途中凑热闹加入，弄得吵吵闹闹。结果这一天，宅邸的工作进度比平常要少了许多。

　　一起事件宣告结束，席恩也得到了一个线索。

　　虽然不知道这条线索会和什么事情有关，他却确实得到了一把往前的钥匙。

　　对未来的不安无穷无尽，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有多么残酷的命运等着。

　　即使如此，他们──今天还是幸福地过着每一天。

　　后记

　　尽管史莱姆这个存在现在算是喽啰怪兽的代表，不过我调查过史莱姆的起源，发现以前牠居然是个被画得超强、超可怕的怪兽。

　　会定型成现在这样，大概是某个国民游戏的影响吧。

　　若要举个相反的例子，那就是滑头鬼这种妖怪现在却变成妖怪的大头领，这也是受到某部国民妖怪漫画的影响。

　　即使在文明发达的现代，妖怪和怪兽这种幻想生物仍存在于我们的脑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共通的认知。但这种共通的认知，要是出现某种爆炸性流行媒介，就会一口气被改写。

　　这种感觉很像古时候在传承神话或怪谈时，形式逐渐产生改变，并受到广传一般。

　　我们活在现代所享受的游戏、漫画、小说，或许也是某种民间传承吧。

　　……这些话好像跟本篇没什么关系。

　　如此这般，我是望公太。

　　这是天才少年和女仆大姊姊们的故事第三集。

　　这一集的风格是进行轻松快乐的日常生活，同时也稍稍挖掘伊布莉丝的故事。

　　透过这篇故事，我想传递给读者的概念只有一个。

　　那就是褐色皮肤的大姊姊真是太棒了。

　　呃──

　　这一集的后记页数比较多，我却没有什么想写的事，所以就来聊聊角色名的由来吧。

　　首先是主角。

　　「席恩（Sion）•塔列斯克（Tarlesk）」。

　　我想可能已经有人发现了，这是我思考省略后，念起来像「正太（shota）」的名字。

　　本系列最后一集的最后一段文字就是──

　　就这样，被席恩•塔列斯克这名少年的魅力虏获芳心的女性们，在这块大陆上激增，被世人称作「席恩（Sion）•塔列斯克情结（Tarleskcomplex）」──简称「正太控（shotacon）」。

　　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我打算用这种感觉完结。

　　……我乱说的。不对，搞不好不是乱说，但现在还不知道会怎样，因为我完全没想过未来的事。搞不好真的会以这段文字作结，也搞不好不会。

　　接着，让我突兀地宣传一下。

　　漫画化的连载终于要开始了。

　　质量非常不得了。

　　将会在《月刊Comic Alive》开始连载。

　　未来可能也会在其他在线漫画网站上公开。

　　请大家多多支持。

　　以下开始是谢词。

　　责编大人，这次也受你照顾了。我想这次……我给你添的麻烦非常超过，但请您今后也别舍弃我。

　　插画家ぴょん吉大人，谢谢您这次也提供了这么棒的插图。大姊姊们还是一样性感又有魅力，棒透了。

　　我还要献上最大的感谢，给购买这本书的读者们。

　　那么我们有缘再见吧。

　　望公太

　　（插图018）

　　（插图019）

　　（插图020）

　　（插图021）

　　（插图022）